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三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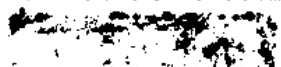
9 787533 306151 >

EB50/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6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三七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讀編二十九卷(二)

〔明〕王志堅編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 一

詩歸五十一卷(一)

〔明〕鍾惺 譚元春編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 六五三

古文讀編二十九卷(二)

〔明〕王志堅編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讀編

二十三卷》提要

古文讀編之五蘇文忠公集錄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陳之龍弟志長志慶參閱男侶偕做編輯

上富丞相書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收海源閣
書籍之章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
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
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
人一說而合至其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
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
古文讀編卷之三書東坡集錄一

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
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
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
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
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
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
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
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
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鳥爲豺狼之患

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蒸
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姓也。勇冠
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
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
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
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
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
滋味懷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

故其沒也，謚之曰肅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
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
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
之小人，所謂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
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
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
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
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
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
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蕪淥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
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
全也。原憲蕪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闔，曾子孝
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
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
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蕪而天下不以爲介，直
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彊，敦厚而不爲弱，此
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

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錄 四

敬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說時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擢擢當世，理不可化，而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閼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謂老成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錄 五

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害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

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嚮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請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縮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仰。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六

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

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讀退之千謂諸書。不覺令人起獄。此篇從轍案生色。按公中制科。在嘉祐六年。是歲居相位者曾公亮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七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八

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詞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九

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改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於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嶺

涇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太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

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宜

此上劉原父書也氣之一字長公生平受用處茲以稱原甫其美之至矣公祭原父文云昔公在朝議論絕倫挺然不回其氣以振談笑所排諷諭所及大夫士庶欽在服自公之亡未幾于茲學失本原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蔑世不謂自便曰固其理與此書意同大言云云蓋指荆公也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爲直而

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榮育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翬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

呼奔走以自顯。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

十三

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容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是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

士氣忽盈忽涸，譬如元氣有餘不足，皆病耳。以朱

事言之。熙寧元祐，病有餘者也。崇觀而後，病不足者也。長公此書，似已見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

十三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過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十四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雖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弟

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聖俞得此書以示歐公公復云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出一頭地也因出類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耳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十五

黃州上文略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疾生未久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有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十六

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酒狀知其不肖之軀未歿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久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單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思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業爲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賜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十七

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愛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蘇氏之學實本于經術他著作特其緒餘耳生平處患難之中必恹恹以易論語傳爲念今論語傳已不可得易傳雖存學者鮮克盡心然則今人之所得于蘇公者不亦淺哉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灾伏蒙聖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以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灾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熙寧饑疫之灾與新法聚歛之害平時富民殲破畧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

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誦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

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卹此小小嫌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刻奏通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二十一

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曹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跡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于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

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用恩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征淺過計事難施行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火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于月台重伏紙牒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二十一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通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口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煩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關溫秦平者皆併賊往來沂究問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三

岳先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效以劄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斐所以盡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三

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冀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驚勇如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欣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當復過於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

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威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奔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囑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賦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却亦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冬伏冀爲國自重。

梁溪游志言東坡謫居中，勇于爲義，在惠州時，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二十四

正輔爲提刑，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鄧道士，令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鹹苦。凡此等事，皆易指爲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余謂不獨此等。王介甫何人也？公與書薦少遊，章子厚何人也？公與書言程棐如此心事，可以死生利害動哉。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贊，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爲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二十五

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不可以不知也。世道衰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私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

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秦其猖狂之論。賦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賦嘗謂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二十六

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公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耶。王公大人實為之。賦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賦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

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二十七

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體。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

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名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恭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汎汎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各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禮。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三十八

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各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鄒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

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容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惟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固循鹵莽，其故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三十九

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慙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宜軾再拜。

用法好名二病，實自有宋始。迄今五百餘年，日甚而未有瘳也。治法不如治時，長公一語，極爲中的。軾談何容易，其惟聖人乎！人賢以下惡，足以濟此。

答陳師仲主簿書

軾頓首再拜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類長道筆，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下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濶，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

三十

不數篇，輒相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令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翻轉，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窮達哉？能窮人者

即知不能窮人者亦知有高於是者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曰：「命自于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起歎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

三十一

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軾頓首再拜。

陳師仲史無傳，公集有題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詩，卽書所云輒題數字，乃師仲之祖也。樂城集有與

陳師仲書略云、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塋先子于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于此也、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歛手足形還塋、此則曾子之所以墓其親也、而何病、觀此、則師仲大略具矣。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貴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東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思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白廂中、有可禁止之道、雖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推剝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

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甚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儒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三十四

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利購賞修築，敷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賣，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已既權之矣，則他日因用不足，添價賣，實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豈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三十五

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
計未也此又輒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
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
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
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
下賁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三十六

上蔡省上論放名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跡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
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
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跡不當干詭則是
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跡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
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
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鏹繫與縣官
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
償雖日徒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
水之所漂或主持根解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作
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
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
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
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
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逮
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
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
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三十七

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輒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賦以爲不決。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極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有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三六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賢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達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崇峻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旣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旣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三九

顏蠲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蠲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萊菔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旣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借亦嘗看。但閑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

也。而僕之所學。猶肉也。猶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起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本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嘗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

而已

非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也。嘗爲羅山令。元祐初。召試學士院。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皆知之。不及用。然亦墮黨籍。坎壈而終。嘗有規蘇公及司馬公二書。洪容齋取之。特爲立傳。今在宋史。容齋之力也。此書語意皆仲游而題作仲舉。疑一人兩名耳。味此書。仲游之規公在。未相知之前。公之擢仲游乃在既相知之後。古人相與真不可及。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恕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濔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爾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禮如毛。民鮮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一

集 337-21

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變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觀縷

奈少游答傅彬老書云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于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登州家優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閣二公則僕常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閣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于混沌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常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按此與坡公言相發故存之于此舛彬老之見世人大抵然耳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二

答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卽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悵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三

一起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勿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迤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族

黨酋猶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朱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朱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能如此也。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錄

四十四

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于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遣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卽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欣。以謂離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于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其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

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于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輿輓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于溪谷間依叢木白蔽，以藥箭射人，血繻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錄

四十五

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非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鉢。于公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大運之半，使募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市

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頂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番人頭川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卽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卽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六

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于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于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于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

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于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願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主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克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七

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瘟疫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關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米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視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余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

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成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于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于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畧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訪知。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八

不爲之義也。賦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詭病也。知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固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北去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阜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

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秦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神宗時嘗以戶部判官使江浙。歷梓州路轉運使。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稅之害。出知吉州。本傳言其長于吏事。而所至主于括。充爲上論。與鄒按琮之爲人如此。與蘇公雅非臭味。然嘗代爲草奏論京東盜賊。又遺此書。必以其人通敏有才。可與成事耳。書當在梓州時。所謂非公職事者。蓋琮時官轉運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十九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歟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歟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所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夫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客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五十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五十一

張安道守東都富鄭公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小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實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微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鄭公有愧色蓋鄭公亦素善安石云安道表明允而特載辨姦所謂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耶

答黃魯直書

某啓。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蓋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爲然否。

晁伯宇字載之。少作憫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坡答云：云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政和以後。花石寢盛。伯宇有詩曰：森森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五十一

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

上韓魏公乞董傳書

近得泰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臥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于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五十二

爲幾。來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于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許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觸。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于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于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于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夾不能。莖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

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矣、公、若、
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塋、傳、者、足、矣、陳、繹、學、士、
當、往、涇、州、而、宋、建、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
飲、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塋、之、有、餘、以、予、
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獲、
諸、公、千、月、左、右、無、任、戰、越、

公、有、和、董、傳、詩、云、粗、綰、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
自、華、嶽、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
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婿、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

五十五

黃、新、濕、字、如、鴉、此、詩、分、明、寫、出、一、箇、無、室、家、窮、困、
書、生、也、

與王定國書

某、啓、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
緣、我、得、罪、而、定、國、爲、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
濶、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
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帶、芥、然、後、知、定、國、
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
也、甚、幸、甚、幸、恐、從、者、不、由、此、遇、故、專、遣、人、致、區、區、惟、
願、定、國、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悵、悵、
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丹、否、匆、匆、不、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

五十五

與劉宜翁使君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聞剛補任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割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筮而止則過矣軾鄙處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逆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錄

卷六

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捐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

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握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踐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履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錄

卷七

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爲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其語激切內批停勒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坡此書所由來也宜翁題黃山溫泉詩云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只與山開衆水同傳燈錄雲庵章亦載宜翁問答語一則謂其嘗泰佛印頗自負

與張嘉父書

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或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于此達到之福也。

當時郡守大抵皆從官貴臣也然能留心民命如此此書非至文以其可爲郡縣長吏法故表而出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五十八

與蒲傳正書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在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與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平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麗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酬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蒲宗孟字傳正閬中新井人神宗時爲尚書左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五十九

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出知郡守知鄆嚴于治盜雖小偷亦斷其足筋性侈汰每旦刲羊豕皆十觔燭三百或請損之慍曰君欲使我坐暗室恐饑耶常日盥漱有大小洗面大小濯足大小澡浴之名婢妾一人一浴至湯五斛按蒲之爲人如此坡但諷其買書畫豈卑之無甚高論耶宗孟嘗對神宗謂天下人才皆爲司馬光壞盡然則坡雖有言度宗孟不省也

坡與南華辯老書云久添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恐

書生薄福難畜此物到此以來收葬暴骨助修兩
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
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合二書觀之何人已之兩
截也此等心事難與俗人言

答舒堯文書

軾啓午鵬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
緻要非置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
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于詩是已公自于
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
而給請不敢當不敢當卽承來命少資溫燠

光學庵筆記云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
有子爲湖南一縣尉遇盜燒死堯文年九十矣憂
悴得病而卒

與程正輔書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
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三十緡足今起復堂屬
終當完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
意欲買此陂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竭輒欲
緣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
事所活鱗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有
爲功德不知兄意何如可便乞付至不罪不罪

又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三

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
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
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王荊公晚年歸鍾山作放生詩云捉魚淺水中投
置最深處當暑晚煎熬條然沫而去豈無良庖者
可使供七簋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二公立朝
勢如水火而放生一事有同心焉若如此同得立
朝時稍降以相從豈不成一佳事近來蓮社諸公
竟刻放生詩文未有及此者爲拈出之

與程正輔書

不謂尊嫂忽罹此禍惟兄四十年恩好所謂老身長
子者此情豈可割捨然萬般追悼于亡者了無絲毫
之益而于身有不貲之憂不卽拂除譬之露電殆非
所望于明哲也謹地不敢輒捨去無絲毫折此理願
兄深照痛遺勿留絲毫胸中也惟有速作佛事升濟
幽明此不可不信也惟速爲妙老弟前年悼亡亦只
汲汲于此亦不必盡之佛僧極貧苦尤佳但發爲亡
者意則俯仰之間便貫幽顯也泰至眷必不評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三

爲亡人作福儒者或不信其信者又多拘執佛事
摠之非達理者看此老數言何等明透
程正輔公之表兄也公謫惠州時宰知其先世有
隙用爲本路提刑實使甘心焉正輔反爲親親之
誼公所與往復小簡凡數十兩中間多闕繫政事
易指爲罪案者公之見義勇爲正輔之不附權勢
皆古人高行也爲表出之

與程正輔書

某啓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監糞土錢用修橋未蒙指
揮告與漕使一言此橋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近
又體問得一事本州諸軍多闕營房多二人其一間
極不聊生其餘卽散居市井間賃屋而已不惟費耗
軍人因此窘急作過又本都無緣部轄靡所不爲公
私之害可勝言哉某得罪居此豈敢僭管官事但此
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卽悔無及也兄弟之情
不可隱故具別紙肩間千萬亮其本心恕罪幸甚此
古文瀆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六十四

數十年積弊難以責俗吏非老兄才氣常欲追配古
人卽劣弟亦不輕發也然千萬密之若少漏泄卽劣
弟居此不安矣告老兄作一手書說與二漕但只云
指使監生經過庶得或更以一書與詹守稍假借之
令盡力爲妙自兄過此詹亦知懼厲情也

與王敏仲書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
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
諸子死則塋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旣可
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
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避
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縷
此紙以代面別尔

王古字敏仲太尉旦曾孫紹聖中以戶部侍郎出

古文瀆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六十五
知廣州

與王敏仲書

某啓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負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若于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蔡茆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于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柅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于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視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更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告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卷七

作告差人持折東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滑帥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菴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學蓄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傳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卷七

必不誣也

與李公擇書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慙
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
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
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似
此鄙吝且出于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
之左右作京尤宜此策也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惻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八

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
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若見
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
道深中心不爾出于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
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尔兄雖懷坎壈于時道
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
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與鄉人書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
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
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
一處不無喜幸然此即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
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之九

谷賈耘老書

今日舟中無事十指如懸鉅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惟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十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賈收字耘老湖州人初梅摯知杭州作有美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令筆吏畫錄之不著姓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一

名默定高下遂以賈詩爲第一因此與游詩曰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嶺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踈拙意略無踪跡到波瀾坡又與耘老書曰貧固詩人之常齒落日昏當是爲雨荷葉所用未可專答詩也齊東野語記賈晚娶真氏以謂賈秀才娶真縣君疑卽其人耳

與程秀才書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待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悲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璋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年熱萬萬自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一

與楊元素書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于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神宗初。知諫院。以論曾公亮解職。已而復知諫院。權御史中丞。王安石用事。繪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三

論免役十害。出知郡。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

與杜幾先書

某啓。奉別逾年。思企不忘。不審比日起居。佳否。去歲八月初。就逮過楊路。由天長過平山堂。下隔牆見君家紙窗竹屋。依然想見君黃冠草屨。在藥墟茶局間。而鄙夫方在縲紲。未知死生。慨然羨慕。何止霄壤。旣蒙聖恩。寬貸處之善地。杜門省愆之外。蕭然無一事。恍然酒醒夢覺也。子由特蒙手書。累幅勞問。至厚。卽欲裁謝。爲一老乳母病亡。而舍弟亦喪一女子。悼念未衰。復聞堂兄之喪。憂哀相仍。致此稽緩。想未訝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三

承六月中官滿赴闕。不知今安在。託子駿求便達此書。爾未繇會面。萬萬以時自重。

與參寥書

專人來辱手書并示近詩殊獲一笑之樂數日慰喜
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
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子折
足鐺中卷糙米飯便喫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
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欲得人何必瘴氣又苦無醫
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
惡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
未會令千萬爲道自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四

與周文之書

某啓近蒙寄示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銘嶺南無
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
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
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
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似用此道
故以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五

與朱鄂州書

默啓近通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昔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嬰兒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撰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旣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于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于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六

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隣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七

年民多弃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弃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特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愛。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蔭起家。歷官皆有善政。母劉氏。巽妾也。方娠而出。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訣。棄官入秦。曰。不得母。不反矣。遂于同州得之。并其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八

迎歸。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數年。母卒。史言壽昌以孝聞天下。士大夫爲詩美之。蘇公爲序。議不養母者。李定以此憾公。今集中不載此敘。而有梁武懺贊。偈敘壽昌事。差悉。恐史誤也。宋之鄂州。卽今武昌府。不聞有溺女事。豈壽昌能變其俗耶。今此風莫甚于江浙間。安得循吏如二公者。爲發其覆乎。

與王元直書

黃州真在井底。齊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遺。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郎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泉。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稿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九

此書所言皆鄉邦事。又一書云。某與二十七娘甚安。然則元直必坡之內兄弟也。

答王庠書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志豈堪英俊如此貴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但早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遍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八十一

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入而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庠字周彥榮州人少時謂弟序曰制科先君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其學元祐中呂陶薦之庠以讓宋邦傑及紹聖遂罷制科庠曰命也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大觀中行舍法州復以庠應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二蘇范純仁爲知己呂陶嘗薦舉

黃庭堅張舜民等爲交游不可入舉願屏居田里其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欲官之以讓其弟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子卒孝宗諡曰賢節按庠生平則坡書所謂其實有命殆若語識然而庠之自立如此亦可謂不負公教矣此書朱子嘗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卷八十一

與子由書

性道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以我觀之
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
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只有
除翳藥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即不是翳固不可
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
顯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猶兒狗子得飽熟
睡腹中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
豈可謂諸兒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學者但當觀心除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全三

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自得無所除弟以教
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悚然更以
問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晉聲飛灰火如
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圓譬
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
求常患不見今日關裏忽捉得些子如何如何元豐
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

與子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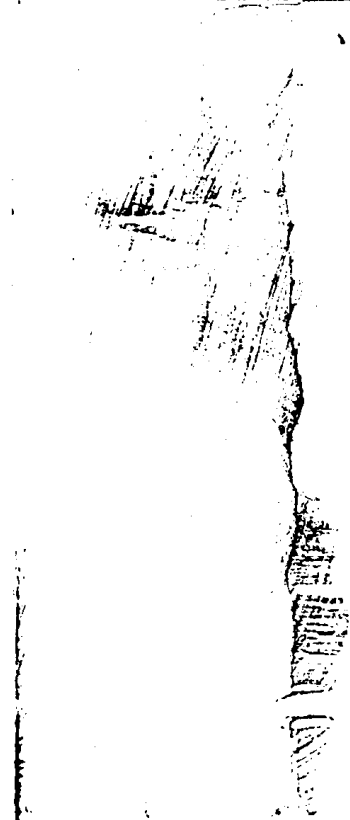
或爲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
拔起數寸竹筴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
露珠起于其根繁纍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于
莖心或綴于葉端稱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
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全三



與俞奉議書

回教拜奉先志得見前人遺烈幸甚幸甚又蒙分遺珍食以薦冥福在家出家古有成言有髮無髮俱是佛子公能均施凡陋如齋僧僧只此功德已無邊際但恨檀越未送襯錢是故老僧只轉半藏人還聊此一嘆
齋得如此老僧豈不勝凡夫僧千百個俞名括字資深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八十四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邗邗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情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懷感令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八十五

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紙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騰絕壑壘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不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幸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闕須其子履中哀詞，執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待頗嚴。若復一作，則央壞藩牆，今後仍復衰喪多矣。初到黃，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旦用盡，又排取一塊，卽藏去。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八十六

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醪。柑橘枰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豨鹿如上。魚蟹不用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

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北問，適會堯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白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八十七

宋時待士大夫厚，諸公一登書籍，俯仰之累，寬然有餘。東坡被逮下獄，謫黃州，囊中可支年餘。惠州時能以餘貲作有爲功德，此老且然，其他可知矣。諸公自來不曾受作活之累，故其言皆不知痛癢。如此書每月朔一段，坡以爲苦，不知此後人所謂樂境也。

與李方叔書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八十八

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庶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朋人中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

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

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負曜，蓋亦踴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上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八十九

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眠昏，不一不一。

李薦字方叔，公同年惇之子也。初謁公于黃州，贊文求知，公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試禮部，公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因與范祖禹謀薦之，會去國不果，公卒，薦哭之慟，卽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所著師友紀談多述二蘇言事。

答謝舉應書

猗啓近奉達丞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汙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手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態度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九十一

不殊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辭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固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

雖之陋如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謝舉應字民師臨江人元豐八年其父懋父第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九十一

舉應第世充同登進士時人謂之臨江四謝坡與書凡三皆北歸時作

答蜀河都曹書

軾頃者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掇略無遺者覽之懸汗可謂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其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卷三

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儼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歿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皆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自樂天

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謂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某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勿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寥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卷三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邇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而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情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喟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卷九十四

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謔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爲齊魯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

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劍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李之儀字端叔，登第十三年，乃從東坡于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坐嘗從蘇軾辟，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編管太平，徙唐州。

答李端叔書

其本以囊裝壁畫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
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多處又得子
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留
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剏別墅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
下已七月矣夫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言及小詩達
否叔靜云端叔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
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
復有佳味乎叔靜姻友想得共詳故輒以奉慶亦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 東坡集卷之九十六

不罪不罪

公又與端叔簡云朝雲者死于惠久矣別後學書
頗有楷法亦學佛臨去誦六如偈寂荷天人垂顧
故詳及之端叔之配不知何人得此二簡足以不
朽矣

古文讀編之五 蘇文忠公集錄之四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楊一僞第志長志慶泰閏男偲偲倣編輯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
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一人者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卷之一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未有不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
不從而貴之惜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
與人賢天下失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
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

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無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光濟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鍾伯敬云一摠論正統之說幾無餘矣。要知何以復有辨論二篇。了此可以論文。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二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爲文博辯長于議論以伯父得象蔭爲校書郎歷大理評事歐陽修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終光祿寺丞嘗作救性七篇宗孟子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登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辯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疆者吳雖存非兩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三

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面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俱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去則

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卿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之。又焉得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四

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余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長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其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

歐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歐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五

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不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鍾伯敬云。凡文勢曲折處。腕力須先極健極重。故曰百折不同。百折者勢也。不回者力也。重而後貴。能折輕則弛矣。何折之有。讀正統三論。知之。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因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六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六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與功、秦隋後唐皆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加、是堯舜而下、仲尼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蓋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

過乎、易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罪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皆

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問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七

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繫絲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之、不為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以孔子刪書而處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

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誓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
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
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
子之所謂刪統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鍾伯敬云深而明曲而透故能字字服人斯之謂
辯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
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必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誅之叛臣趙鞅入於
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

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
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
之權而能此則小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瘕今人之瘕必生於
顛而陷於顛是以不可去有瘕丈夫者不勝其忿而
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疾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
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
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怨可謂極矣
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天下無事然實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哀
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
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
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
以亡方其未去是然者微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
裂四出而繼之以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
功也且爲八臣而不顧其君指其身於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表爲崔敗則爲何實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十

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實武何進
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
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
謂大臣矣

讀此二篇與續朋黨論公干邪正之間何其炯然
及觀元祐之事又何其刺謬也一伊川不能和協
而欲深交無爲得乎人之言與行事常作兩截一
人之言行與一時之局又常作兩截噫難言哉難
言哉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進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本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爲兵者國師勿遇窮寇勿追誠恐其知然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如其貧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計不得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十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害也愈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欺而不順則難以合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猛之使不吾厲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怨、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絙、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其爲之先故君不怨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後言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無德不能不相、濟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潔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十一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陞賈誼以千金交、欲終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勝而何暇及於劉呂之有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謀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思治論

加乎天下、而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不知其成、不知其敗、是以服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傾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一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十三

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同、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

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坎之無不熱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卷十四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官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官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決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輩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

上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奸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論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知定也凡舍俗於奸惡而廢興於衆寡故萬金之利以小而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而不知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卷十五

此猶適千里不膏糧而假巧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自藥皆試以能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

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卷十六

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跌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遇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起見上之人。方且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擷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收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則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心。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卷十七

吾君則親擊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餘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汙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爲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和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被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衆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
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衆多之口衆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
之所不言而同然則衆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
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也何以明之昔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
威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

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
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師矣故爲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
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又拿一件極大
極難的作結

按此論嘉祐八年公官鳳翔時作所謂士大夫信
服朝廷不驚而好議論以非其上蓋有感慶曆事
也熙寧以後事公已見到使神宗以任安石者任
公有所施爲度亦不能不詳詳則公必爲范文正
不爲安石天下事仍不可爲耳噫此弊起于宋經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五百年而未見有瘳者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政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照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傳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

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迥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滿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阻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呼命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

也

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潤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然而徐督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能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循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聞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

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眾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失此乃王者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治惟不忍卹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殊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

禮之所為不同也哉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饗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禮行于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燕班退讓之節、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十三

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僂奉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俗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婚配擇匹、簣枲上鼓、而以為是足以

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饔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遷便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邇在天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二十五

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箛，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二十五

有取焉耳

中庸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乎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非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六

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

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聖人賢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則人之性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七

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夫其所以先入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子有，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

所有假假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
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
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
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
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
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
其當然、而求其樂、人、天五常之教、惟禮為若聖人者、
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
放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
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

古文讀編

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襲衣之為便、而衮冕之
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
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
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
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
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
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
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
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

稱祖之間而已也。夫豈惟聲於吾邦將天下之所謂
疆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
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
婦之思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
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
則明。推其進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
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
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

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
生。不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
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
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
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
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
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
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大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
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歸而忘其中。不
得終日安行乎。道也。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
過者之難歟。彼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
天下有能過而未中者。則是彼之中者之難也。記
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

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
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於
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
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
而會於中。中者。有所不中。而歸於中。吾見中庸之
至於此。而猶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
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
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

人憂思悲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
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
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
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
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愿也一鄉皆稱愿人焉
無所往而不為愿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
行何為蹢躅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
近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已矣則是非不亦近於
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
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於
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三十一

子由撰公墓誌云公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
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
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
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按此論實坡公自得處
生平涉世獨立不懼得力全在乎此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
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
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
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
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達人主必狎之而
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
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
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三十一

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
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欲去之為最難
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
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
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
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
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
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
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

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
衆也此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
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
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
宗元劉禹錫使不陷水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
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玉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三十四

也嗚呼宣子早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
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
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
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
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
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
門使復其業善防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曉其黨
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
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

善治矣奸罔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無所容
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氏之黨獨天下而李德裕以
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
羅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
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
戒

如此論卽所謂調停之說也元祐中有爲此說者
子山斥之建中靖國中有爲此說者任伯雨非之
先生此論恐子由見之未肯肯也噫當小人之勢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三十五

已成用調停遂可平其憾不用調停遂可阻其
進否諸公之計大抵皆癡心耳可爲浩歎者此也

續楚語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其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其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十一

之手、至于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平、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倍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其戚公去三、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或主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親、如此、今楚國若放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尸腹是變、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而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曰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此、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三十七

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矣、爲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疾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務觀筆記云、徐敦立侍郎頗好譏、紹興末嘗謂余、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

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余曰東坡在嶺外特喜子厚文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絀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敢立爲之絕倒

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撓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矧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繁猥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蓬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火粟。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躬昔者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卷四十一

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數人有以指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此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此勢之所趨。非人力所能為也。長公此論。猶是科

易言氣而妄自集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卷四十一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以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四十三

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呂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肯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美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四十三

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終灌之徒、國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呂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告之者、悲夫、

高帝于孝惠、兵敗則推而棄之、臣下有救者、屢欲

斯之此豈可以尋常父子論者使如意果立則孝
惠不知死所矣若以武氏論之天下豈無奪之其
子者乎天下事儘有在情理之外者儒者持論所
以多不盡然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
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
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所窮焉亦不能盡天下
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收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
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
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有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
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
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
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
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
董卓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
兵無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矣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
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刺事而不長於

計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
鄧備存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
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
其後遂至於不敵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
不可勝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
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四十六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
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倖於權之仁敢抗也此用之
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
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致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
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
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
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
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
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
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四十七

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
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
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
其義也雖辭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
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

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于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四十六

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於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之流言豈其素不如伊尹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是亦不易之論也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其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相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四十九

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

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號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五

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功、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知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鵲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

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迭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五

孫武論一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雖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于用、而難于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于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五十二

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利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于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

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明者、卑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卑起。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五十三

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燕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鍾伯敬云。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事必眼出一事之外。如子瞻此等文是也。

孫武論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若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勢器械之閒。而大不遠於攻城拔國用閒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衆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五十五

其君是故將相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五十五

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德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濬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濬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衆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竄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以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實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

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此篇是借題說自家議論

雷何思云古人借題目以發議論讀之可聽其實秦之亡不關民之好戰也子瞻諸論多是如此二篇皆進一步法近年時義頗得此機然亦易起

樂教論

自古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古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國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來亡之不暇、雖欲備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大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于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授桴進兵、卒頽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下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驕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

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火。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內齊擊之。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晉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圖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失。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五十九

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齊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也。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刀鎗待天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五十九

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冑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而不爲匹夫之計。而特出於斯。其所以佐成於不死。此地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倂做鮮腴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勑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卒

而巳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又空中一奉王遵岩曰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亮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辨先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卒

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令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

子骨肉手足設買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買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矣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其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六十二

餘而論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其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猶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處哉

唐荆川曰不能深交絳灌不知默默自待本是兩柱于而文字渾融不見蹤跡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効者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以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權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六十三

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于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

苟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下，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卷之四

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臣大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卷之四

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

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
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
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
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
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
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
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
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古文廣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六十六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
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
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
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
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
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
以爲性善者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
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
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

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
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于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卷八

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者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卷九

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荀子之書，其微言妙論甚多，獨摘一二語以為罪，又牽一意外之李斯以連坐之，此論最不公。以其

文筆之妙存之鍾伯敬謂長公此論爲荆公作按
公此論刻應詔集乃應制科時作時未有荆公事
細說此文初無所刺伯敬誤耳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亂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川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七十三

情明是非其極慘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楊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櫨之不可以爲輪櫨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足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七十三

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七十五

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以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執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

王之不勤韓愈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難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唐荆川曰題是揚雄而專辨韓愈亦一體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七十五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超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
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尚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
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
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
美彼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
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益亦知其名矣而未能樂
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
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七十六

於理而不持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
宰我子貢有若更傳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
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
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之計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
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
○人○之○也○韓○愈○者○知○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
之○人○曰○人○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
主○也○人○者○動○飲○食○賦○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

影今人
新去其
一修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
之所以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
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
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
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
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
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
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泥
愛泉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七十七

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
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
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
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
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
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
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
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
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

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唐荆川曰此文截然四段而綱整目亂細觀此文體乃絕是模擬原道爲之坡翁之滑稽若此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七十八

志林一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于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于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七十九

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于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
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
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

信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下之事周之王
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
伐而以考終或死于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于孟
津而歸紂若敗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
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
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八十一

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神罰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
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葉疾爲
王馭十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
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
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
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八十二

志林二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管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囂焉而周復都豐鄩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陽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
王之聖聖諸侯服享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
武王克商遷九囂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
遷也周公欲墓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之四

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
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
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
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
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
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有而實亡也是何也則
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
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
簡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有耳齊遷臨淄蓋遷于絳

于新旧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木
有不亡雖不即亡夫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
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彼高誘買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
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宋廟宮室盡為灰燼
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
王業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
若弘術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
矣且此寇方強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之四

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等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
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傾不愈于東晉之微乎
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鄩之遺民而修
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齊晉雖強未敢取也
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
于郢都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
不計其有亡微也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
遂亡亡遂世今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茅鹿門云予覽此文以遷之一字爲案以無畏而遷者五以有畏而不果遷者二以畏而遷者六共十三國以錯證存亡處如一線矣。

宋之都汴寔爲失計諸臣中惟范文正嘗言之而莫之省也坡公此論亦有感時事而作至于歷證遷國則靖康以後事了了如見矣或曰此偶然耳坡公何由而見未然曰當時形勢不足恃也所恃者兵力與廟筭而中葉以後時事日非矣一旦寇至奸人以遷國之說進此事所必然景德中有進金陵成都之議者矣坡公不能見未然亦不見已然乎大抵古人文字大半有爲而作坡公此論不幸言而中耳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八十四

志林三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于取齊而拙于取楚其不敗于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于齊而齊不予秦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全五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慰齊人之立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

而齊不救故二國十而蘇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虜，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其臣知亡之無日，而精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獸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鄢郢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鄢郢也，可拔，遂扶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幸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逃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逃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如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卷十六

志林四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亂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千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又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卷十七

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
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
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張何其世特以成敗爲是非
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卿生知諸侯之不可復
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
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
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
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
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爭之
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
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于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
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
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
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
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恐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
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今

志林五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
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
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爲者也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今

家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
笑曰所貴于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
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
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謂于人卑貧賤而輕世
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烏乎
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是乎
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
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于昭王立

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于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人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五百以報父兄之讎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屍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蠶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九

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圖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于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志林六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重錐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季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千人于季氏之官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以成叛公圖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家內不封建諸侯曹操延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卷九

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騶亦亡季氏之忌克愷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于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

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卷之四

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卅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卷之四

志林九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宿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于薛齊稷下談者六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于傳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卷之四

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夫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

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于郡縣史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桡脅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卷之四

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乏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摘項黃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餓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秦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穉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

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狹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志林十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疎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莽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千千萬萬以微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惟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秦

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卷八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

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錄

卷九

反者哉計出于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志林十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及譖公于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于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一百

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共國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北難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一百

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衛吾先君之子孫也不備僉于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謂之攝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

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志林十二

公子鞅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鞅懼。反譖公子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于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校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隱公誅鞅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誅，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于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于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嗚呼！

可亂臣賊子猶螭蛇也其所螫艸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與鄭小同爲高貴卿公侍中嘗詰司馬師師有審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醢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血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卒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百四

論者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志林十三

鄭太子華言于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苟有樂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誨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于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讓管仲之相桓公也辭于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歎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允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也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友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

古文讀編

卷之四

東坡集錄

百五

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
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將
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
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
者皆失于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
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
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
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
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
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
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
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于中國哉而獨殺
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
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
罪而不得罪于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
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
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

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融
齊後主以謹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
美武后以謹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
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安元海祿山者同乎久
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
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
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
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
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
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
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東坡志林其中長篇十三首皆論也按年譜乃黃
州以後作其識見淵遠勝于少時而筆勢超忽絕
非制科諸論可以畫段分章者篇首雜舉傳記作
案然或舉是人發端而意不作是人或因是人
事而旁及多人多事或案中先伏議論或議論中
有案或一篇之中別起一案于中間後人強爲標
題已非是又將首處數語低寫若序狀甚而一篇

分作兩篇。蓋謬矣。今悉依舊本。而略標甲乙記別。
凡刪二篇。存十一篇。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
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狠。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狠
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
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
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

古文讀編

卷之四 論

東坡集卷一百九

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歛。或
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爲
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
濃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水。
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
顛倒。由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
有知此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
於火。皆成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
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

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拳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捫踊隨之。樂則拊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鉉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鉉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若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一百十

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府。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承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後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

土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府。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洽于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鉉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古文讀編

卷之四論

東坡集錄 一百十

古文讀編之五蘇文忠公集錄之五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朱希萊第志長志慶泰閣男德偕倣編輯

私試策問之一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于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問

一

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于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于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于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于漢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鑑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于是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收海源閣
書局之章

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扼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于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于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問

二

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與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與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試策問之三

問古者師出受成于學兵馬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歷而耳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端端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問 東坡集錄 三

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知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羅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羗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于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

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川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第略一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五

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各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大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

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充千載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六

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維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鬼矣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聰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

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疆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

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一，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計，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視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九

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同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荷，一朝發憤，傾圜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簣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

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皆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灰扶傷之餘，而路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援，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路遺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十

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摧。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人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則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

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
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
其登降揖讓之節其司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
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
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
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
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句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十一

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
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
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愧於二虜者限其常
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
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
之請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
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教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
禦之策兼聽博採以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
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

而定其黜陟其實示以法簡畀令自宰相以下至
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
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
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東坡集錄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踰。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十三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晁錯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

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善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十四

先王知其然，故有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其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尹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

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龍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千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十五

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勵。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慷慨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遂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

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歟。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十六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卷十七

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為治止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逮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儒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

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衍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卷十八

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舉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

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乎鄉原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古文讀編卷之五策東坡集錄十九

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僇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僇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僇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微得狂者僇者而與之然則淳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僇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闢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久安于逸樂則以術起之此治天下緊要着然起

之何容易長公但知天下有偽中庸而不知天下有偽狂狷也噫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移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三

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苟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三

俱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誅。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噉以知其才之短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三

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延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徂於富貴之勢。尊卑閥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延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

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三

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有小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率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則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

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文獻編

卷之五

東坡集

策別專任使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
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
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
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
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
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
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
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
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
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
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
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
知有耕稼織維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取故其
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
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
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
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五十六

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管
籥，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
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僮僕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
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
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
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
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
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
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
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
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
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
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
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
以人人皆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
君子，其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
可以朝夕見，其始書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
其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手七

去之而其翁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權爲兩
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
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留死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
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得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
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
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
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矣。古之
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
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
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
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
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
觀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手八

策別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三十九

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干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張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

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闕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藏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三十九

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

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

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

一命以上，其泄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

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

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

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

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

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

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三十二

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

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

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唐荆川曰：爵減首免，勿推與前罰金，分明四件事。

敘得甚變化。

天下事大抵爲體面二字所壞。蒙莊有云：竊鉤者

誅，竊國者爲諸侯。知天下之不可誅語而嘻笑之

也。坡公此篇又知天下之不可微言而怒罵之也。

噫嘻笑怒罵其如人之面皮三尺何。

策別失塵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

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

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

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

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

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

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

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三十三

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不聞，

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

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

然，天下有不平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

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

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

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

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

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
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稽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
之知，所欲排者，自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
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
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鬬
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
遏而不行也。昔相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
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

三十三

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
猛曰：「連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
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
堅以成秋之師，至爲霸王，國富垂及升平者，猛
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
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
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
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

者之多，而謂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
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
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
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
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
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辦
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
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
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

三十四

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
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
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
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
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晏，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
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
決矣。

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
留滯，以待請屬，以無法爲奸，以法爲奸，此數語者，

描寫鄙夫情狀可謂照妖鏡矣

卷之五

東坡集

三

策別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望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

古本續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 三

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

尚得相形
全副策
難去

先提
卷一
段正
與入
必得

三民
絕之
必不
得

林

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
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
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
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
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
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
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
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
向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 三十七

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
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
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
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
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
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窺而無所入，則遂以自
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
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
有出羣之才，終亦不符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

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
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
禁其貪，故大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
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
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
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口絕之，則不用，用之則
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

策別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善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懼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樂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漢集錄 手九

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粢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

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臣今備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食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囂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尊卑賢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禮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漢集錄 四十

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備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偻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籥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

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特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不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四十一

吮指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李卓吾云。敦教化三年。似俗儒口語。可厭。而發出切實之論。反令人抵掌。乃知真道學。雖說假道學。

語亦自不假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四十二

策別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四十三

其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而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計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

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北

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患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四十四

一歲之人，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出民，而有意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堯世苛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推，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

健勇武。歿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
十而衰老之候。其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
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
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
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
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
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
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
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四十六

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
卒去。至于太史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
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
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處
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恐
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
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
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
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

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
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育馬者。患牧人欺之。
而益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廩長。廩長立。而馬
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
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
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
天下庶乎少息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四十六

郊祀之賞。此出五代沿習。宋初不能革耳。大臣領
官觀。宋初有此制。以逸老優賢。歿員額甚少。東坡
已以爲濫。迨熙寧後。荆公欲優異議諸臣。詔官觀
無限員。而濫益甚焉。東坡亦受玉局之祿。不以爲
非也。自今觀之。靡天下以養士大夫。不猶愈于靡
天下以養奸盜乎。

策別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
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
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
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
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
于鯀魍之所蟠群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
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
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四十七

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
下之怒而其氣不啻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
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
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
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冷邊之民西顧而
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
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
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
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

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

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
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
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
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
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
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
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
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四十八

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
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
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
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
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
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
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
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
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

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
既以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歟
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
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
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
兵于玉治兵於蕩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
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
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
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四九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
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
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癘者得以為閑民而役于官
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
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
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
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
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
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
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
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
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
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
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管伍之
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
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
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五

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

之閒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

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廩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五十一

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賊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子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什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役能拘其身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五十二

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爲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上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二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時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騷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

策別去姦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

古文演編

卷之五

東坡集卷五

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呼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餐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蠶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

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盡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其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于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

古文演編

卷之五

東坡集卷五

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儒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從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聞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

不惟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小盜者大盜之漸也弭亂之法莫要于去奸民顧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五十五

此輩之力能使使豪貴爲護法神而郡邑長吏官蒙山積懼他日出境而此輩爲難亦必屈法以全之如此則奸民終不可去然則去貪吏者去奸民之本也

策別倡勇敢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五十六

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間閭之小民乎聞戲笑宰炙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懔然其色奮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發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懔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懔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

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讎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十夫之先登。則讎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讎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踵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過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東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噴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

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盛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別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驪而不知其費聚千驪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五十九

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

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六十

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半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爲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卒通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未嘗有戰鬪

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
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
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適其意
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
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
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
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士
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
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
古文瀋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五

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
之短少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
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
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
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
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土之恩
而顧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
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
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

又已過半矣

古文瀋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策別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卷之三

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說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繫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廢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刀虜之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嘗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

夏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以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任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疆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日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卷之三

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舛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死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

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臨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崇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臨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策

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斷上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智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策

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備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隙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

狄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狄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巳。昔者歐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

卷之五

特有遠近耳。而要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當聞之用兵。有權。

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國小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顛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

卷之五

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狃。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

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戎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備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俱願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我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羣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令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六十九

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今夫鄒魯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七十

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及。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更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卷之五

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卷之五

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鬪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其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破，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排楚而隋之所以徂陳歟。夫和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

古文演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七

于無愛漢物，所得縑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

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國間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

古文演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七

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於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難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戾戾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

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
川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
麗、廟社官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
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
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
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
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
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

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
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
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國史者、
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
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
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
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
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
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
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
鼠不容穴、噉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
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
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
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
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
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
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
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思也、勢者

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不敢言焉。

坡公諸策其少時作出書生習氣不少。終篇謂契丹可取此大類賈生欲繫單于。然謂契丹有可乘之勢亦非益浪。蓋不三四年而遼社屋矣。但以當時宋事揆之不免以燕伐燕耳。謂今之匈奴非古當時名臣如富鄭公宋景文皆有此議其實乃

古文讀編 卷之五 策 東坡集錄 十七
確論坡公意在翻案故力破之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序 東坡集錄 七次

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羹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

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臆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盡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年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權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五序

東坡集錄 半九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二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其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遠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而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

古文讀編

卷之五序

東坡集錄 全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成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說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卷八十一

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難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鳴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哉。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愛之類。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厥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暨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

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以佛老爲荆公罪。此勉強差排。不意坡公有此違心之語。若荆公可以連坐佛老。則當先坐六經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卷八十二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全三

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慕魏徵。李絳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事太宗真宗。剔歷起什不一。而在言路之日多。既卒。上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章奏已至矣。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顧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養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全五

已非，斯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

十餘年，所與人主共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魯曾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全六

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張安道在慶曆中，與富弼諸公異趣，蘇舜欽之獄，力攻王益柔，其後司馬文正包孝肅皆嘗論之，甚而目爲公考其生平無他過舉也。金陵之勝更于其役時知之，新法行而爭之不遺餘力。此

其識力豈不過人也哉。

吳曾漫錄云：嘗見張文定答子瞻書云：孔文舉諸葛亮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爲之擬倫，賜也何敢望回。惟有一節，自來髮至于終身，不爲世屈，此有似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怒去而進之耳。所示序引，幸裁損之。又門生二千，尤是過言。早以一日之雅，遂托忘年之弊，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改正其分。然東坡竟不之改。

晁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其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龜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賦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

見其兆矣。以魯人晁繹先生之詩文千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鑒鑒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餘言存，世之爲文者莫不翹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

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本傳云：太初中進士，爲晉縣尉，忤轉運使，投劾去。補閬中主簿，蔡齊上其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謔之詩，改臨晉主簿。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亳州衛真令，令黎德潤爲吏誣構死。太初以詩發其寃。文宣公無干，除襲封。太初因醫許希，不忘師事，作許希詩事聞，得以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喜豪俠，後生慕之作山。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序

東坡集錄

八

東逸黨詩後，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所謂先生詩文皆有爲而作也。子復字長道，與坡往還，見集中史亦有傳。

王定國詩集序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正乎？若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壯于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子貳貶所，一子貳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或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歟！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序

東坡集錄

九

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或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歟！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

太白歿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卽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程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程公大書其門曰。一處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古不讀編。卷之五。東坡集錄 六十二。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主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程公之客負之於歿。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慧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歐公送慧勤歸餘杭詩盛稱杭俗奉僧官室飲食之美繼之曰三者孰若樂予奚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蓋勤之爲人文暢祕衍之流耳坡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序

東坡集錄 九十三

詩云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亦爲勤作特以歐公故重之味此序可見

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其有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

古文讀編

卷之五 序

東坡集錄 九十四

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江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

如舉世莫之知也。若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邵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鼂無咎有謝蘇公書云。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九十五

先君抱義懷術不願知于人故人之知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于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末復引邵子固以重及不肖之孤。同名重補之年少。學問未深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不能事榮冀遭讒死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邵茂誠詩集序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固其造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于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于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爵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于史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九十六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范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宇隣之園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縷綠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調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九十七

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忝迂濶舉世莫與爲比則其于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懷朱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灑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托于推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記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初爲益州僉判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間所藏立上其目乃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嘗知杭與蘇公同時立有河防通議治河者皆奉以爲法。冷齋夜語載其有海棠記長公言遇事成書蓋道其實也。

卷之五 序

東坡集錄 九十八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間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洋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其諸法一縣大聳去爲寧都老吏曾腆侮法繫獄以公少年易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九十九

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辨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勸民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邛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川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

一百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鼎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臥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其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易州州素無兵備民禦禦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入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戰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刷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賢捕之德賢既失兇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當

舍者曰何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冤軍
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贊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
詔使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
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
入飢寒且歿公曰元亨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
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隸屬無罪乃
審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
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百

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
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
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
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
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
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
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壅且決公發禁兵
捍之慮於所常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
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并歸

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
乃以公爲中州不逾月悉會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
使皆言壽春守中正民不任職正民生免詔公乘傳
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
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
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
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
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
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百

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
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公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
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
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滯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
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
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
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曰
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
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

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然更請以兵從。公不許。賦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傳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成。吏不敢問。傳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効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一百四

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後知鳳翔。倉廩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條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

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効。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一百四

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以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朱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于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

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狀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問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二百五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及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乘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請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爲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二百六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自有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而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顯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奇頗跌宕，似司馬子長。

容齋隨筆云：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兒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指柳氏也。黃魯直有與季常簡云：公暮年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

古文讀編

卷之五

東坡集錄 百七

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柳夫人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按此一段，是傳奇傳會之本。然此傳云：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又坡岐亭詩云：愛君以劇孟，叩門知緩急。家有紅顏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幕幕。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肖憤。閉門弄漆丁，哇笑雜呱泣。觀此，則未必如附會之甚也。惡居下流，豈不信哉。

卷之五

古文讀編之五 蘇文忠公集錄之六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馮祖望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倪偕，做編輯王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匹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季之間，左右前後之人，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乙

其大者固已光明備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彌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季，若臣若子，固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嫗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季冬，以事至始

燕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
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
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鳥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耆好不若因
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
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容齋隨筆云作文字不問工拙大小要之不可不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二

着意點檢若一失事體雖遣辭超卓亦云未然歐
陽文忠公作仁宗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于汝
陰因得閣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
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
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乎子之室
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得
與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
之字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等
皆斥姓名而曰願予何人亦與其選篇中凡稱予

者七東坡則不然爲王誨亦作此記云故太子少
傅安簡王公臣不及見其人矣是之謂知體
舉正字伯中仁宗時參知政事歐陽修論其不才
今集中有此劄然又有觀文王尚書跋稱其清德
此不可解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三

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公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公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四

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

獻賦、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

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益於東漢、士數萬人、嗟、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五

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

從俠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
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
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
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
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
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
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遠
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以去。莘老大振
原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

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
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
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
樂。又以其餘暇。圖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
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僂仆斷缺於荒陬野草之間。
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嘆
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
特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
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

彼是久存者及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幸老
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惟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
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
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
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
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
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
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八

孫覺字莘老初與王安石善及執政用知諫院將
援以爲助青苗法行議者謂用官泉府民之貸者
至輸息二十而五覺條奏其妄安石怒出知廣德
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道過之迫其然又作詩以諫
其德量如此生平與李常交厚長一歲官皆至御
史中丞卒時先後一夕
坡有題跋云故人楊元素頗長道孫莘老昔工文
而拙書或不可識而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
觀之亦自不識也莘老之于書真所謂好事者耶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資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
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
若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
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
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
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
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
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九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
能寒煥人者其氣疎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
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
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
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
舉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
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礚礚以致其節
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
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

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弟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王君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旣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外生而重於畫，豈不頗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欣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

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宋史王全斌曾孫凱，凱子繖，繖子說，說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東坡王彭哀詞，則言全斌孫凱，凱子彭，彭子繖，繖以文學從余，不

知彭與繖，繖與說爲一人否？若史以凱爲全斌曾孫，自當以繖公言爲正。哀詞又云：余初不知佛，彭爲言大畧，繖下放言，謂收從凱聞佛。凱子即說，皆誤也。此記用桓玄王涯二事，晉卿以其不祥，求易之，披曰：不使卽已，使卽不可，易披之嚴，嗟如此。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書，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簡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心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

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泚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進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退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季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宋 蘇軾 錄 十四

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爲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王安石與之善擢知諫院言青苗法附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以流毒天下出通判滑州元祐中歷御史中丞劉安世力攻蔡確常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并劾常出知鄧州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于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辦與可之干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宋 蘇軾 錄 十五

外如是而舉筆瘠瘠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于天造厭于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于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于其東齊臻方治四壁于法堂而請于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于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于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卷十六

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于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執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匿而明一而通安而不辯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亦亦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

世俗之營營于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章案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紹聖中知渭州與夏人戰邊功爲最官至同知樞密院事謚莊簡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卷十七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刺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十六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蘇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

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

易甃完緝緯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溝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季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漚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扇鑄以護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十九

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造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仁宗時知杭州有善政陳襄

字遇古侯官人神宗時爲侍御史論青苗法不當
行脩起居注驗奉知制誥安石益忌之擢書詔小
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
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平居以講求民間利病
爲急既亡謚有數十幅大抵皆民事也神宗嘗訪
人才褒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
鄭俠等三十三人對帝不能盡用

今杭城之井所在有之亦不聞其鹹苦七脩類纂
謂正德間因旱疏鑿其下鹹苦異常乃知今之地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

勢漸高非復唐宋時故址也古今事不可拘泥乃
爾魯子固之記長渠有旨哉有旨哉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季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
如習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
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
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
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
佛子尤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
諸相變化無窮不暇言語自矢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

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于
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木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
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
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
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
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
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
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
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多寶山見山不見
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主

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
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
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
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
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
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
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于道亦云
達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
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次公祭寶大師宗兄文云。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
游故都。覽觀藥市。解軼精舍。時見吾兄宗黨之故
情。若舊識。性剛且直。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
風。惟吾兄弟不見瑕疵。管我之東。師則有言。游宦
如寄。非可久安。意遠忘歸。憂患所由。亟還于鄉。泉
石可求。按此惟簡。不亦賢乎。長公凡兩爲作記。又
銘其塔。蓋有以取之矣。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主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于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編 三十四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歿而僅存，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人嘖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奇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知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爲鑒。

公集有書贈張臨溪一段云：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編 三十五

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亾矣，勉之，豈常栖枳棘間哉。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翼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二十六

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

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听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芳澤所造，飈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後，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芳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方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熙寧十年，公自密徙徐，適有河決之患，明年爲元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二十七

豐元年，公作此記。張山人，名天驥，其父希甫，公常跋其墓誌。

文與可畫竹贊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鈎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執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手不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文

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予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絲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拔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

子矣。畫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獲，縈緇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篋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箨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文

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致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嘗曹孟德祭橋公文，有事過腹痛之語，而予亦戰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其詩曰：坡又有與與可小簡云：近屢子相識處，見與可近來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笑，未說守說潤筆，只到處作認作贊，傳食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人去請。

幸無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盡題云與可筆亦當
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此亦公所謂
晴窗戲笑一種附之于此。

喜雨亭記

亭以雨者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
不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禺以名其季。叔孫勝狄以
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
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
占爲有季。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宜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
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將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遘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趣。之。天。子。天。了。日。不。然。趣。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
功。趣。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精吸澗，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太哀乎？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繫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

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固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遼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醢醢酒。淪脫栗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山遠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五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卽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季。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桐人中。耳目設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者。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其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或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季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五

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貴翁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常賴畫而識。欺人亦何用。見兄此言。真有理。今切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著其爲人之大畧云爾。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飲者。問諸醫。醫以爲盛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盛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其月而百疾作。內熱起。寒而飲不已。累飲真盛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投之以寒藥。且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鐘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溲疽癰瘰。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專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其月而病良已。晉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歷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卷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于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

此題若出他人手，必劈頭誦說秦漢間事，便板實可厭。此文借喻發端，將正意影畧其中，及叙正事，不過數語點綴，末段將一個陳死人說做活底，尤爲善幻。蘇文之奕奕刺眼，大抵在此，其原得之莊列。此文先生守膠西時作在熙寧八九年，意蓋刺新法也。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例行而逆。」

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會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事之也。千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雖雖而，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

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劔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覩。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勸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東坡少時讀莊子。嘆曰。吾曾有一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其文變幻恢奇。多從莊子得來。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四十一

容齋隨筆論此篇謂東坡之識見至矣。又言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僇漿事。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合。而坡記不及。豈偶忘之乎。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達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族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踞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四十二

視儒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旒。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旒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子由詩病五事。言李白喜事好名。而不知義理。甚中其病。長公此論。不如子由穩當。然自後快可喜。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賢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四三

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季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耜耨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

仆鼓先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議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季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

古文讀編

卷之六 記

東坡集錄 四三

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邳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邳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闢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皆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賦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沒論眉州風俗。轉到吏治。入題後畧畧點綴。仍歸本意。更不將作樓及樓名纏繞。

按先生二十舉進士。明季赴禮部。以內艱歸。二十四侍老蘇南行。二十五授官。二十六中制科。三十一丁外艱。歸葬。三十四還朝。自此歷官起仆不一。竟不一還蜀。歸老之志。雖時時言之。卒不克踐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四

宋時諸公多如此。甚不可解。然亦見古人涉世輕脫了無粘着也。

凌虛臺記

園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踰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管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讀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秦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四

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太守陳公者陳希亮公弼也坡官鳳翔陳爲守面目嚴冷好面折人坡時盛氣屢與爭議至形于顏色客位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爲忍須臾蓋以王敦比公弼也此記通篇皆慢語正其盛氣時事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之六

後乃悔之爲作傳以爲古之遺直而惜其不甚用也按別記載公弼乞燒煉術於坡後卒以此敗歟則公弼蓋色厲內荏者坡稱其長而掩其短真厚道也

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訖從二三子游於酒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日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魯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毀也且欲爲石椁三季不成古之愚人余將弔其葬而其骨惡齧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灰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獲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適王適王粹獻之子適煥之子彥舉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之六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遶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四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桴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动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

水相吞吐，有竅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鏗鏘者，魏默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四

李渤辨石鐘山記云：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鐘。因受其稱，有園栖者，尋綸東湖，沿瀾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踪，次于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潭滋其山，涵其英，聯氣凝質，發爲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度峯，皆可以斯名貫之。聊刊前

認留遊將來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五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入萬四千母陀羅臂。入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然。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遊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
義。欲以如刃一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
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
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
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五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經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手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拈出無心二字。猶未到如來禪地位。遇中舉一駭
便倒。然亦可謂楞嚴義疏矣。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五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特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軼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茲山之所以古文讀編卷之六記東坡集錄五十五
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義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病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特者乎賦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濇維水作聽我民所聽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漏溢起

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御神神尸其昨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四菩薩閣記

如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忌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歛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季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瘞、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五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五

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又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季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季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客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麗水蘿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予未親其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翾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五十六

古文讀編

卷之六記

東坡集錄 五十九

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服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公與鄭靖老簡云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造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更不易一字也初讀此文以爲莊周寓言之流得此讀乃知實事公作何公橋詩以未至其所必欲親往乃出豈有憑空造一夢者乎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隄。磯。牛車。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巖。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艸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宋英集錄 六

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對化威殿。問佛淡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利。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瑩夷下俚之說。璉獨捐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

古文讀編

卷之六

宋英集錄 六

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季。季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建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嘗以籍口而論其美。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季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雖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六十二

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首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致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六十三

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燬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季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官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刺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劔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官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

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凡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派。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季之春。訖六季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之六

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泥木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者。左

義不施。則鄙淺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賊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指利以予民。故不載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之六

此本既立矣。則又愿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靡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完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歆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賦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

儲祥之官、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齊其子、允哲文母、以公域私、作官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官、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考、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茂材、千石之鐘、萬石之廩、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侯鯖錄載紹聖中、敗東坡、毀上清官碑、令蔡京別

古文讀編

卷之六碑

東坡集錄 六六

撰有人題二詩于臨江軍驛云、李白當季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淮西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贈灸、不知世有段文昌、後一首昌黎集載之、以爲東坡作、誤也、庚溪詩話云、江子我作、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于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和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

古文讀編

卷之六碑

東坡集錄 六七

生不灰、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愛者、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大、無故、取、米、投坑、窞、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窞、而人、自然有喜、有惱、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藥、餌、異、以此觀之、愛者、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實

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灰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也、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鈔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八

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十環、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大風徐來、韻流鈴、一流瘴霧、冰雪消、人無南北、壽咀寧、

能改齊漫錄、載吳內翰升云、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言、僧祖堂者、先在寺謝去、東廡有二栢、枯臥泉

迎堂再至栢、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龍塘、山南黃氏家、黃夢羅漢行化、旦起堂至、黃厚具資糧、入山獲巨木、閱遂以成、求碑于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佛腦骨舍利、薦以白壁、施之、未言也、堂歸、一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驚悟、曰、蘇公之文成矣、往速之、且告以夢、出舍利、壁示之、堂請歸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按坡備詞實用、此若不知其故、安能強解、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之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滅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韓文公集

碑

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季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師、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變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古文讀編

卷之六

韓文公集

碑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基季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蒿悽愴、若茲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永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東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差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坡集有與潮守王滌及吳子野二牘。王云。卷中者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七十一

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押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吳云。嘗見陳文惠公與先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于宋廣平。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觀此。知古人碑制。而公丁先賢事。猶不欲傳疑。則其不殉人以譏。

墓可知。已子野潮人。後海寇黎盛焚民居。念蘓公墓。書處。趣令滅火。吳氏及居民得免。卽子野家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七十一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卞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七五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同有子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興華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偕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而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
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
百季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
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
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七五

日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
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
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甌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驛如神人。玉帶龍馬。四十一
寅畏小心。厥能相望。大具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母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
巋焉新宮。匪私于錢。雅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暨談云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
可而系之以銘。王安石以爲似太史公李表史絕。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上六

祖以爲傲。橋州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之體。余按。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及魯相晨孔子廟碑。皆。
是此體。又魏野王令司馬孚修沁口碑。只錄奏狀。
絕無銘詞。再不見用其體者。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季。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
未有若此。比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乎。
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于。
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
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季。至景德元季。舉國來寇。攻。
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
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
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正捷。虜俱遂。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上七

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
蹕其後。殲之。虜俱求哀于上。上曰。契丹。國。薊。皆我民。
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爾虜。
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季。及趙元昊。
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
者。以爲我怯。且狀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重。
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季。聚重兵。境上遣其臣。
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其有以大。

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令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審以王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計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及往十殿。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王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唐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和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既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七十八

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亂。神人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克勿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既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默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傳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七十九

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廢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誓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牒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

日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恨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

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緡。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

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曼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泰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且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

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即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輩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同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季自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此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宴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口食以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

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于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且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遠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

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鄜鈐轄公言用守贊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得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願爲同知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願乳臭兒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

必收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賊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優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川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尚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川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備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勢危殆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

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姑館
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驗
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
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
同乞山各稱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
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歎曰此
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
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四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
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
公自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
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
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
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開一女卒再受命開一男生
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
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

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兵爭其政受
平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懇除
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
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
敗盟臣亦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
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
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賜
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論公曰
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五

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
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
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寔曰維仲
淹獨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于公與仲淹望太平于暮月之間數以手
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
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
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

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
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
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則契丹爲
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
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
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
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
中日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
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

公六

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
鎮定擒燕薊之寇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
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
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
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
宋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令
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
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
圖上且謀圖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

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恐
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譖入者上雖不信公棋
因保州賊平來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
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譖者不已罷
安撫使歲餘譖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
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
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
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

公七

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
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
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餼勞之出
糞冢自爲文祭之明季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
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
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
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
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
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此簡便周至天下傳以

爲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於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督楊俊請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衛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勅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之六

畧安撫使至和二季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禱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季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

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季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之六

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制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太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後判河陽縣寧元季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晏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

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者。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問之，歎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佚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六

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靡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愿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有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

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顧二十季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于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拿趙濟勛，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六

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文趾叛，詔郭遠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郭遠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夾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夾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斯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

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
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
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骸使
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
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大尉
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
南張里公之配曰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季卒子男
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
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三

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
次適承議郎范太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二人
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
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勿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
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
而服其心無一語之屈所謂人勇者乎其好善疾惡
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
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
宰相及判瀋陽最後請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

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
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本身而退
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煽千岐萬轍必勝而
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于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
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
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
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
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屬其衆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全三

韓維陳襄王鼎張鼎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關於
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季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
皇帝廟廷明季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
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
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
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
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
味其生平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

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謫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遽巡迴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譏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讐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五

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罷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取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已配食清廟且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僇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界爾疆鍾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

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刻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璧管之既腹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禊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公之在母秦國竊驚旌旗鶴鴈降克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於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泥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源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五

維人百度惟正扣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有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軼作頌以配崧高

宋史富公傳悉取此文惟奉使時宰相明言呂夷簡又叙神宗時事云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至矣及遺表大畧云永樂之役兵民死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豈諸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陝西再圍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

行。動。作。星。火。人。情。性。賦。難。以。復。用。此。數。語。當。時。不。敢。盡。言。也。使。契。丹。時。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下。史。云。明。日。契。丹。主。召。爾。同。獵。引。爾。馬。自。近。言。得。地。則。歡。好。可。久。爾。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碑。文。削。去。者。與。勝。叔。兄。弟。體。統。不。正。當。時。臣。下。宜。諱。之。亦。猶。歐。公。程。琳。碑。不。書。從。母。云。云。也。

張芸叟畫墁錄云富鄭公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六

居之紹庭本姑蘇人富家又無子按宋史及此誌不言紹庭爲族子張言謬矣但誌言紹京後公卒則公卒時尚有子何遽以紹庭繼史又言紹庭有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則所謂紹庭又無子謬益甚矣芸叟卽當時人乃爾妄記可怪也○富公奉使語錄傳于四方蕪明允讀至利歸臣下云云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季未十歲從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殉南夷朝夜郎降羌獫狁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榮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按蕪氏父子論議英發全得此等之力後生悟此則文字光景日新不窮矣

晁以道云富公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頰俱赤人皆不論其意子弟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勳有將盡矣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徒以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惜乎東坡作碑日不知此一段事按此意蘇公豈不知但著此則一篇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六

都無氣色矣

石林燕語云歐陽公薦蕪明允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韓公亦以爲然獨富公持不可故止得試衛初等官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碑文久之不敢發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諸人以此多子瞻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季其子毗除喪來告於朝曰先臣既薨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六

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行言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朴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喬並掌內外制皆爲唐開元五代之亂徙家於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

廬江尉始家於僞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大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从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宥遂以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卷六

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瘵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瘳公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奏廬於墓三季不宿於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第廬士孫倅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從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會公亮爲翰林學

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御史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諂諛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薨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廢復言樞密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一百

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賄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造遠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才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昔力言其非是必以後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後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州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黜乞

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即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云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于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蜀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一百

衙前治尉傳破家相屬也公身率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分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

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家居待罪詔強起之乃乞
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
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
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
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
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贛
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
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
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之三

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于道朝廷
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虔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
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
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
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
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
過期不足者徒二季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
餘人公彼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頗歲豐熟故募不如

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
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
特黜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
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
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諶除轉運使陞辭上面
論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
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之三

臣爲言上日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賢耳苟欲用之何
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
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
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
言久譴不復無以慰指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達除食
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三月擢右
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
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分同心
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

司馬光辭樞密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必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率遁去未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一百五

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咸都以戌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嘉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畧而燕勞間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

慎畏哉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創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入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獄具聞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三牲可也使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一百五

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季而墳廟埋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卒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

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專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帆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帆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帆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帆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季當接來至是造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季八月癸巳也計開天子輟視朝時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於西安蓮華山謚曰宣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頁五

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慶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季卒子二人長曰旼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帆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生平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果骨及貧無以飲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于長兄振振旼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旼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賄密謹緝墨蹟親矩與人盡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技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

平時帆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于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絳稱趙公與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三都守必曰管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于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頁七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亦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迫管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師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于全乎

宋史持本傳云韓琦之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求去持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旼出安石持之愈堅持大悔恨即上言制

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章。騷動天下。安石雖辯。自
期。執天下公論。以爲流俗。云云。此數語。蘇公不書。
蓋避時忌也。趙公之待安石。自是老成之見。孰知
安石之懷。出常情萬萬乎。且君相相得如此。趙公
雖罷之。能使終罷耶。公之悔恨。亦可已矣。
少時精核。老則寬大。少時勁直。老則渾厚。固智慮
之長。亦精神之憊耳。惟有養之士不佚。無少無老。
惟其當於時宜耳。趙公素彌長厚。治杭時。老矣。忽
露辣手。此皆從學道得之。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季。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
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
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
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
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
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季朔方發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執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軼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政聲著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寒暑。何自知之。世犬未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由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耿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紫然如屈原之在陵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身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一百一

之末。臣自登州以朝過入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鼎中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柩歸葬。膳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姪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伊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卷一百一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以。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疾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錢之溜。可以漂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

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姦。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歿。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聖

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干洛。十有五季。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

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耶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稟稟鄉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聖

人。童唐皆早亡。康公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植皆承奉。即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諫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事受

悔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異。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責不請。蓋自啟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亟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通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聞。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疾景轉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似制之。裁數不費。留以遷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五

於李勣無思。我公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未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于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桑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湯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耕于野士。日時哉。既用君實。我後于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彼率服。爲政一季。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季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季。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錄

五

序云。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文忠公爲文。表其墓。至尊親書其額曰。清忠粹德之碑。未幾。仆于羣僉之口。而斷碑之鏤。隨有杏生焉。盤屈蓋偃。摧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及墓僧。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而無恙。白雲翁家與之隣。益用封植。繪而爲圖。皇慶之元。翁以千章在京師。乃出是圖。及修復之碑。以示程某。序之。遂爲詩。其原序如此。嗚呼。後之險邪。亦可以稍警矣。仆一君子碑。感召尚爾。况殺之乎。鶴因孔明廟之柏。萊公之竹。皆飲

傳於世。而溫公之杳無聞。故錄以著焉。

東坡祭張文定公文云。軼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集考之。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于五人之數。又有一疏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生平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尤曾為臣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

古文讀編

卷之六

東坡集

卷之六

與先臣某生平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按此制。公之嚴正可想。余讀諸大家集。退之曲筆最多。甚而稱譽于此。罵詈于彼。永叔碑誌有傷直道處。亦時有之。獨長公集不下數十萬言中。無一字一句涉諂曲者。真千古一人而已。

讀編蘇文忠公集錄卷之六

古文讀編之五蘇文忠公集錄之七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徐開禧第志長志慶。參閱男似偕做編輯。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

一

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生平為詳。蓋其用舍太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鐘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

蓋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累世皆不仕考諱慶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鎰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鎰求士可客者鎰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廡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于世時故相宋庠與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二

第初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塲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泰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于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

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謂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備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堯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國後謂之園林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林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三

詰問前後異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勅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政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坐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諡勅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得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
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
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必所
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
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
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
中嬖妾答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
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閭
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避之仁宗卽位三十五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四

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
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卽上疏曰太祖捨其
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真宗取宗
室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
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
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閤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
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
兵執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
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詞以

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
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于
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吉急兵之憂則其
斷豈獨一歟而已哉夫中變之禍久而無規急兵之
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
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
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
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
問其難易速則滯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責機會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五

諸公言今日難于前安知他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
上而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
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政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
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
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輿以感動上心及爲
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諭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
願早定大計明年又附給事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
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

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林禮儀使坐誤遷
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龍
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
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
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
則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爲孫光武于
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
其以小宗而令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

六

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
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
出知陳州陳饒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
及秦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
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
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
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
滯著於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
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

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
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
行于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
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視質
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
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還英閣進讀與
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
公曰預買亦敵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
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此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

七

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使
安石令常分折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
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許
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
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
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
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
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等

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心。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八

節乞隨班上壽詩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卽位。稍仁宗主而遷禧祖及神宗卽位。復還禧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還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

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錄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平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九

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于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罷詔局。賜資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

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
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
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
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
計開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
雖以上壽貴顯考終于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
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
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
意于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卷十

連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
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
篤于行義奏補旣族以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
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
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
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
兄異于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
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受學于鄉先生龐直溫
直溫之子昉卒于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

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
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林知嘉
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
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編
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
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
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
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制
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卷十

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
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
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
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
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
年卒次百應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
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安社
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
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

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是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已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稱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心法與王安石呂惠卿構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賦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慨然不樂曰君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十三

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賦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置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通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歿世皆謂公貴身賤名

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貧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旱除湯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於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蜀公銘溫公墓云熙寧姦朋滿縱險詖貪猾顛神宗洞察于中溫公子康屬蘇公書之公曰賦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蜀公生平凡持大議者三而儲嗣事尤偉然志言其事秘世未盡知則其進言蓋有道矣噫非仁宗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十三

之明與蜀公之見信章疏朝上而夕傳之通國莫爲他日速化地者不知視蜀公何如也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通趙郡臨城人也。始余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于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于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于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余與子由有六男。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十四

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體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謚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復有遺腹子。尚文集十五卷。其學長于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跡越一唱而三嘆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邁子開。墓于臨城龍門鄉兩口。

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受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美也。而未能忘于文。則猶有意于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王鵬字聰之。曹瑋見其狀貌。知必柄用。教以留意邊防。後在樞密。元昊反。帝問邊事。不能對。而罷。陂又有記黃州對月詩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

古文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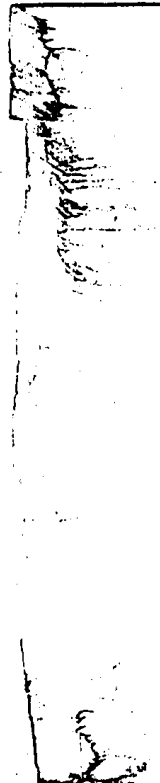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十五

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醉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
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願視如勝假
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
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
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
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老學庵筆記云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月
爲滕屠鄭酤毅夫爲內相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墓誌

東坡集錄

十六

謂之屠兒原者作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
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槌陋却是屠酤解報恩公
此銘卽毅夫詩意

惠州官塋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塋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
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顙後有君子
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銘

東坡集錄

十七

大別方志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提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客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踊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曄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十六

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或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宰宰叱訶不去啖醬棗栗掀盆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閭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主雜居猶見不噬又乳于家紐于永氏謂世皆然亟磨我刀梁水致前炊未及熟蕭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弥旬爲禦以驚夫猶驚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搔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

樂城遺言云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十九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隄。倚丹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其。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京。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襲。遠水而築。邇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樂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改模而祥。可使太白。冰月而狂。旣養我茶。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嗜。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銘 東坡集錄 二十

春朝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不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屋銅雀。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天石硯銘

軾年十二時。于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視也有硯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領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銘 東坡集錄 二十

漢鼎銘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以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別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吮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冠。裂周之地。不足以肥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銘

東坡集錄

三

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

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有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銘

東坡集錄

三

卓錫泉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辦公往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古文讀編卷之七 東坡集錄 二十四

肩不病負匏勺瓦孟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此篇又載樂城集然以理推之當是公作

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日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園子博士傳君穆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靈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公生矣

按遷廷齋曰坡翁最長於物理上推司義聖精微

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燕肅字穆之嘗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于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紀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

夢齋銘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

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于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寐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一身本然

此銘復刻于樂城後集稱壘秀上人者卽芝也

文瀆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二十八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灑灑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擾擾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

古文瀆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二十九

哀哉

孔北海贊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喑啜涕泣留連妾婦分香古文讀編卷之七贊東坡集

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朱子語錄云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

古文讀編

卷之七

贊

東坡集

師子屏風贊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而替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尚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古本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三十三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于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靜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今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勾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于花實羽毛蜀人趙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汝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余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汝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汝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為贊之曰少林像壁不以爲礙弥天同輩不以爲恭稽首六師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三十三

昔勝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
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元祐中嘗爲中書舍人初
在臺時論呂嘉問市易聚斂蔡確惡之徙外十年
後治嘉問他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蔡確得罪
汝礪力言不可開羅織之漸又以此徙外人益賢
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三五

參寥真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于文而訥于
口外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
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先生吸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云魯直以平等
觀作敬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
碎事可謂二友與此贊語意相似

參寥本名墨潛後改名坦潛嘗有臨平道中詩云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三五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
下路梨花無數滿汀洲東坡以此詩知之

靜安縣君許氏繼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
凜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開思修王如日現前
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
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曆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
若其非佛此相肩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
東坡老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七

贊

東坡集錄

三十六

王元之畫像贊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
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
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
于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
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
三黜以从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
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
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
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
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
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
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歎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
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贊

東坡集錄

三十七

有泚其頽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元之事太宗真宗以直躬行道爲已任其爲文著
嘗多涉規諷以是不爲流俗所容嘗作三黜賦其
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責而何虧長
公此贊其意蓋以自况云

李西平盡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
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散河湟兵益振謀
既滅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京卒罷兵仆三將
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茹醢不足償覽遺
像涕泗滂

王仲儀真贊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修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謀殿最誠不知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

古文讀編

卷之七 贊

東坡集卷四十一

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援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

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官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素字仲儀旦之子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皆自許州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于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嘗晏堂上邊民傳冠

古文讀編

卷之七 贊

東坡集卷四十一

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奸人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納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擢我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素爲侍從將帥有聲此其生平大節故蘇公尤稱之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精粗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驥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
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
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
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
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顧而鳳膺虎脊
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驕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
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
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

古文讀編

卷之七

贊

東坡集錄 四十四

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大
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
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
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狀云朝
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
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
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
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
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

神駿乃爲之贊曰吁鬼章世悍騎奔賊師走嫖姚今
在廷服虎貂效天驕立內朝八尺龍神迢遞若將西
燕毘毘帝念民乃下招藩歸雲逃房妖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四十五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賦滿居僧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就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貨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四十六

在公口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軼雖不親觀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并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月明星稀，孰在乾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檣于前，老人發之中有

琉璃餅貯舍利十數，頌曰：「佛無滅生，迦塞在人，牆壁瓦礫，誰法非身？尊者歛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其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兩童子戲捕龜者，頌曰：「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四十七

第五尊者臨淵清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于清瀛，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拈髻，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手拈雛貌，目視瓜猷，其芳之意若達于。」

而六塵並入心，亦偏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流，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

界思邈

第八尊者立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搗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若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四十八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手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鼓。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恨自倒。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嘴出其下。頌曰。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豎鬚。導師悲愍。為爾舉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橫矩錫跪坐于左。有虵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髯而虵。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跌坐。胡人拜伏于前。蠻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四十八

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亦長老。薪水井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跌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盆花浮紅。縹烟綠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引之浩范。與鶴皆翔。戴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

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拈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願、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獸頌曰、植拂支願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物、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我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軼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儘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五十一

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此。老平日說法、儼然抱之泰理路、走明處耳。此頌幾于寫一字不着畫者、蓋其晚年見地之高如此。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為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曉然冠五岳、方其為冠時、是冠非復枕、咸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尋無所施、是名為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悲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晁說之云、東坡為余言、某在黃州、陳慥嘗相語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五十二

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其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不知予不出思慮者乎、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請公頌此、曰、假君之手為書焉可也、陳于是筆不及停、笑曰、便作佛經語耶、

送壽聖聰長老偈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水盡灰飛烟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何有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古文讀編

卷之七 偈

東坡集 卷五

將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于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聖壽師聽我送行偈願闍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是名辯才亦名僞亂聰有塔銘在樂城集

稼說 送張琥

易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尺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鉏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

古文讀編

卷之七 說

東坡集 卷五

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口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

語之

張瑛初名琥。滁州全椒人。未冠登第。初附王安石。由縣令不歲餘。至修起居注。已而又附呂惠卿。王珪章惇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各得其歡心。東坡下臺獄。與李定雜治。謀傳致死。卒不克。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元祐初。臺諫共攻之。欽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之七

下石。豈獨媚權。亦所以快忿耳。坡生平以激陽自任。不顧患害。數困于世。而卒不改。令人歛衽。笑元祐以後。坡諸劄中。于舒宣李定輩。各言其惡。獨于瑛無一言。又可以言坡之厚也。噫。瑛可以愧矣。矣。瑛傳字遂明。坡與人書。稱為雜說。贈叔毅。當是其初字。畫漫錄記。瑛元祐中年。老使罪丹。冀死干途。以希賄贈。按瑛年少。于坡。然未及紹聖而卒。元祐間。何至篤老求死。本傳亦不載其使事。當時惡之者之言耳。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覓我於剛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憐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歿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事以議不合。引去。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之七

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入。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工奇與蠻戰。歿。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責。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

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灰或以選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灰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若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之七

五十六

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公在惠州有與孫志康書許爲其父撰一哀詞然不以相示藏之家箴侯啓手足後出之按公集無他作爲孫者此篇爲建中靖國歸自海南作蓋坡生平不爲人作誌故許以哀詞至是并哀詞亦不作爲作此說公之無諾責如此而公不久亦逝啓手足一語殆若讖然謝麟嘗經制宜州獠有功宋史有傳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于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于君子夏之于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于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之七

五十七

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于拒也曰惡其有意于拒也夫苟有意于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于孺悲也非拒與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于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與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

于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文讀編

卷之七 說

東坡集卷之七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悽愴呼吸之間有雷有風古文讀編卷之七 祭文 東坡集卷之七 五十九
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定哀斯人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七

祭文

東坡集錄

六十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
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
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
子無所仰茫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
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
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
蟬而號狐狸皆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
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與其復用至其
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
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
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適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
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
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忤忤絨詞
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
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古文讀編

卷之七

祭文

東坡集錄

空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其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
炳蔚文圃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自俗郊寒島瘦
嘹然一吟衆作平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
可到寧驟執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詎
謫居窮山遂侶猩猩夜衾不絮朝飢絕儲慨然懷歸
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飭世芬莫饒
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界之壽云何不淑
命也誰咎項在錢塘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

古文讀編

卷之七

祭文

東坡集錄

六十二

朝遊南屏暮宿靈鷲雪窻飢坐清閣間奏沙河夜跡
霜月如畫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吹組繡
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後來
文惟孺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願然二孫則謂我舅
子承歸澤如懸露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墨莊漫錄云東坡有女弟適柳子玉懷此文乃是
適子玉之子耳然坡無女弟或是族妹未可知也

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
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
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
悵而填胸淚疾下而悲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
爲慟而誰爲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朋友逝莫告
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
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
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

古文讀編

卷之七

祭文

東坡集錄

六十三

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
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
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
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
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
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
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第進士官集賢校理歷知湖
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

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
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予話公度以話爲盡
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公度方知將有
言非盡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
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
師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祭刁景純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
鬢鬢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
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
蔚乎蒼莽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
豈其忽焉歟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
幾平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
平酒隻雞聊寫吾哀

祈雨吳山祝文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鑠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夫吏以不德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杭之地形。蘇公兩三言盡之。前人創爲諸壩。以備蓄泄。良有深意。使德勝壩去。而中河之水可涸。使永昌壩去。而西湖之水可涸。蓄泄無賴。則百萬附郭。不爲龜枿。則爲蛙竈矣。近有爲濬河之議者。殆

未之思耳。

古文讀編

卷之七

祭文

東坡集錄

卷六

辭諸廟祝文

軾得罪于朝。將遯嶺表。雖以請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古文讀編

卷之七

祭文

東坡集錄

卷十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進、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夙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六十九

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入琤者、必嚙、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噉與嚙何從生哉、果生于物乎、果生于我乎、知其生于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物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公答吳秀才書云、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

長生不灰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歎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然子野無何歟、公有祭文、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六十九

補龍山文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爲中觴一笑粲粲梗脩競秀榆柳獨脫驥交驚驚蹇先歷楚狂醉亂帽莫覺戎服四首枯顛苗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轡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之七

吾聞君子踰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墮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飈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仰出童孩左解嘲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目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卷之七

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皆

者以聲律取士。士雖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凡收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

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徒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

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天生人才各以臭味相爲感召是年以歐陽公爲主司所取士爲二蘇曾子固可謂盛矣然不免爲一時所訕不知所訕者何事也按歐公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騷詩一百七十餘篇不知諸公所辦何事而從容唱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七十四

和乃尔石林詩話載歐公詩云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聖俞詩云萬蟻戰時春日煖五
星明處夜堂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與選士論洵洵以爲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由今觀之是榜雖得人然諸生之謗亦諸公自取之耳

藥誦

稿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順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并摩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既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還赦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灰矣然舊苦痔至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七十五

是大作呻吟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放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麤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弃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既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

考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今伏苓麻麥有時而匱今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此坡公在惠州時作也坡有與程正輔尺牘云舊苦痔疾今忽大作欲以清淨勝之斷酒肉斷鹽醢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惟食淡麵更食胡麻茯苓麩少許取飽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耳又一牘云淡麵經月疾不減却稍肉食近却頗安余初讀藥誦殊怪之繼讀此二牘又未嘗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七十六

啞然笑也坡好養生家言然易信亦易懈昔人嘗言之此其可徵者姑存此牘于是篇之後

傳神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顧頰吾嘗於燈下顧白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大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顧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欽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態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態蓋在須頰間也優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七十七

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灰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入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書載若遠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遠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
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
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
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
是誰磋磨自歎勾平無有能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
自歎蕭散無有疎密客爾楚遠若能一念了是法門
于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
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七九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
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指世俗之所爭
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
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
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
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
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
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
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
爲不能有其孰能致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
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
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七九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于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偽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八十

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達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通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旣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泐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八上

詩如此

黃幾道公之同年師是名寔史有傳師是章惇之甥黨禍中得不謫然以與二蘇婚姻終不得用

古文讀編

卷之七

東坡集錄

八十三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闢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不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禪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蕭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諸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傍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八十三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
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
得清淨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
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
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
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
頭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
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全四

戒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
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
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
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宋五代流
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嚴緊拔羣尤工
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
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
寒窈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稽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全五

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無論其平
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
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
實有伊霍之語非謬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
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
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類然天放略有點畫處
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
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

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米間人頗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庵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予爲我略評之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八十六

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唐彥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爲意公退居一室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子惘字林夫初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後極論安石其人雅與翰墨殊途當是其家藏耳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凡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八十七

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歿日自爲墓誌予

蓋予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

八十六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餅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

八十九

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筭半日。取所謂釀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之。熟擱而再釀之。五日壓得米有半。則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筭絕不

旋鍾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入者。酒醇而豐。述者及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洪容齋云。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

惟石供

禹貢青州有鈐於惟石。解者曰。惟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惟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爲惟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諭以形。其以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笑自禹以來。惟之矣。齊安

小兒浴于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繫鉢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

後惟石供

蘇子既以惟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可以食易無用子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晉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怒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庶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公有記赤壁一段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鵲巢其上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

書出局詩

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
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
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問十餘
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
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
霜月寒淚濕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
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
夜雨對床乃爲樂耳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九十四

二蘇少相友愛嘗讀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
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故其
兄弟懷感作多用此句今在集中非止一二也其
後坡還自海南欲與子由同居許與人書有老境
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多處之語已而見程德孺勸
其就南大抵不欲密邇汴京耳至常未幾而卒少
時之約竟成虛夢仕宦之累人也如此

記遊白水山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于
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尋山而東少北有懸水
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幾石五丈不得其
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
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
月出繫棹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
食餘耳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九十五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寶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痺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鐙者今日忽于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此筆乃爾蘊藉耶

孫馨字叔靜十五遊太學蘇洵滕甫稱之坡之南遷馨時提舉廣東常平極意與周旋徵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京用事忤京使言者誣以它謗予祠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馨一無所顧卒時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九十六

年八十六謚通靖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于低枝其殼可俯而窺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最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恃之誠信于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鵂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于蛇鼠之類也苛政猛于虎信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九十七

記樂天詩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窓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窓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卷八

記海南作墨

已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避暑錄話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南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蘇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卷九

幾焚廬翌日煨爐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考公集中有書潘衡墨一段自言教之取烟似衡言亦有因者大率坡諸小文多嬉笑怒罵不必認爲真實讀者當得其無聊中一種鏡花水月心事可也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發一大笑也。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狶。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攻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
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策杖至江上望
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
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
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
江而去僕登夏隄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
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週歲相過殆百數遂欲
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
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悲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
桑下有以也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一百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既
入大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然緘鎖牢甚文甫云
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鳳咮風字大
硯與之請文甫收此爲號十六及第當以石綠天猗
爲僕作利市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一百三

書茶墨相友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

坡此言可謂達矣。然蘇季真云。坡自僭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于諸子處得李墨一九。滿谷墨兩九。可見公之藏墨未嘗不富也。既好之于人。則如此。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涵涵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圖氏之福也。

古者本色禪人。大事到手。去之水邊林下。長養聖胎。漸爲人天推出。不得已而應之。其攻苦食淡。無異水邊林下時也。然天台止證鐵輪。猶以徒衆爲累。尊宿垂戒如此。近世釋子。何不遵斯訓之甚也。身是俗人。不敢作他山之石。因錄坡公語。并記臆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二百六
見于此。吾言不驗。則幸耳。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于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度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惟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二百七

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懼者。故書其未以信子由之說。

孟德傳略云。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爲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子而逃。至華山下。自念我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很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

不復恤。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忤德之言曰。凡
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
谷。德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
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怙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
百尾一舟。遇風不順。饑渴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
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
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
不死。卽歸德于巫。以巫爲鑒。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
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祭賢不得。
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
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
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
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牛賦略云。若知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
角。毛茸疎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曦。日耕
百畝。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饑。功用不有。甯
泥麗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
肩尻莫保。或穿絨膝。或實俎豆。不如羸驢。服逐驚
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騰踏

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聲怒則奮擲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

不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五十一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于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采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嬉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蓬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威之畫水可與永昇同而語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五十一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嘆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臂之于樂變亂之極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其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于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厦釜竈撞瓊盜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古文讀編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百十二

友其人于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覺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于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

鮮于侂字子駿閬州人初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僂惡其沽名要君語人曰是人必亂天下神宗時爲利州路轉運判官上書論時政專指安石安石短之神宗曰侂有文學可用升副使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時之無私徙京東西路轉運使蘇軾逮赴獄親用背絕侂往見臺

吏不許通或勸宜亟焚軾往來文書侂曰欺君負友吾不忍也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百十三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思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百四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准備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錄

百五

書遺蔡允元

僕間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遲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解

五十六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驟駛鐸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蜩此語真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于江湖耶

右三則皆坡離黃赴汝時雜書合而觀之此老宦况可想

古文讀編

卷之七

雜著

東坡集解

百十七

宋史王安石列傳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
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客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 乙

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于朝
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季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之口而固已令先王之政矣臣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用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

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于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濶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季同修起居注辭之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 二

累日閤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季得闕鵲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季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
疾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不罪當請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

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令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楊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三

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之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

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季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禹傳說之言、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譏慝、則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四

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

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遽從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擬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陸川集錄五

一聚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宜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疾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稅戶祇

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坡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羅便司廣積糧穀于歸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誥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誥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陸川集錄六

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俗權重則天下之火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臺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遒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

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于韶程顗張戢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季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季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七

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于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

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疆辯皆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其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魯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此之共繇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祿英州唐炯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夔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八

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愷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

爲校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

九

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自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

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羣出軫。十月、又有雱、而其在位二十八季、與乙巳占」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錄

十

所期不令。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季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闕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

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數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旁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節縮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卷十一

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圖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季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口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雋雋言其情安石咎之雋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臣子窮求官及薦臣皆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于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

隱薄諸事雋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雋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臨川集卷十二

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

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僮慧少季。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季。子雱。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嚮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蘇川集錄 十三

古文讀編之六目錄

王荆公集錄 有傳

卷之一

上書劄子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季無事劄子

上五事劄子

論館職劄子

進戒疏

古文讀編

目錄

蘇川集錄

乙

上特政疏

書

上曾察政書

上杜學士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上郎侍郎書

上田正言書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人書

與叅政王禹玉書	與馬運判書	與王深甫書	與王逢源書	與趙窩書	與祖擇之書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又	答魯公立書	古文讀編 目錄	臨川集卷二
答司馬諫議書	答魯子固書	答蔣穎叔書	答李資深書	與劉原父書	答呂吉甫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徐絳書	答段縫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卷之二	○序	周禮義序	石仲卿字序	送陳升之序	送胡叔才序	送孫正之序	○記	古文讀編 目錄	臨川集卷三
虔州學記	慈溪縣學記	虔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信州興造記	揚州新閣亭記	芝閣記	君子齋記	石門亭記		

鄧縣經遊記	遊襄禪山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論	周公論	三聖人論	古文讀編	子貢論	莊周論	材論	雜著	原過	原教	進說	復管解	書李文公集後
									目錄									
									臨川集錄 四									

讀江南錄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讀柳宗元傳	書洪範傳後	許氏世譜	卷之三	○碑誌表狀	古文讀編	目錄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比部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臨川集錄 五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古文讀編 目錄	臨川集錄 六	孔處士墓誌銘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寶文閣侍制常公墓表	貴池王簿沈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	------------	---------------	---------------------	--------------	--------------	----------	--------	---------	---------	--------	--------	-------------	------------	---------	-----------	-----------	-----------	----------	--------

鄱陽李夫人墓表	彰武軍節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銘	伍子胥廟銘	○祭文	祭范頤川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東向原道文	○制	古文讀編 目錄	臨川集錄 七	司馬光改天章待制制	范鎮加修撰制	高且著作佐郎制	王伯恭轉官制	王舉元刑部郎中制	古文讀編之六目錄 畢
---------	--------------	----	-------	-----	-------	---------	--------	----	---------	--------	-----------	--------	---------	--------	----------	------------

古文讀編之六王荆公集錄之一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泰閣男偲偁做編輯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關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釋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乙

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說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

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

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二

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

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闕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三

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悲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常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常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常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兕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兕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四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常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閭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于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商祗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

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總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五

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於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

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罰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六

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

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陸川集錄 七

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者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

於一時而顧修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譏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陞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陸川集錄 八

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

入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自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九

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事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

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者，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若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十

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入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

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任人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素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十一

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

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季而後得三季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十二

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

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
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娶
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耻矣故富者
貪而不知止貪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
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
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
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
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
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府志

七

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於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
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
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
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
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
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
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
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

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
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
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
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
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
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
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
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府志

十

事而有不在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
試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
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
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
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
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
此法今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
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
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

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臨川集錄 古

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平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歿於畝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平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

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貴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臨川集錄 十六

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公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閬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後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

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皆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弊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常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解 七

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同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

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威俗見朝廷有所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實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其於所部者速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解 八

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欲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使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

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肯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勅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韓川集錄 十九

簡食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間巷之間亦小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間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

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其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歿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益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管仲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書

韓川集錄 二十

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圖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兄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

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
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
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
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
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
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
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
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
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三

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憂孟子之言不爲過又
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
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入
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
之不能入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
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
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
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

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
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
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
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
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
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
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
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
敢大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三

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辦法立
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辦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
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
廢矣惟其辦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
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
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
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
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
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

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
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
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
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
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
王之位擬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
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
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
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三三

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
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晉唐太宗
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
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問太宗者
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
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季之間而天下幾致
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
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
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臨川集錄 三三

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
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
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
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
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
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
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
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
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

詎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
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
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
體者以臣家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
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
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
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
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
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

中天下幸甚

欲有爲于天下。患人才不見。必待養之教之而後可。不亦迂乎。若呂惠卿章惇等之才。又初不待教養也。此老以學術殺天下。此輩實其先資。故存之。其文殊非所長。茅氏極其贊嘆。直是抑他。

信川集錄 五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述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爲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虐。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怨加兵。刑平而公。賞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劄子 信川集錄 五

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
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
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
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
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
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
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
臣資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
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號雄橫猾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子 臨川集錄 三七

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
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
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
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資戚左右近習、莫
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
猾、雖聞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
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
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
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

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
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
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
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
又不過有事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
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
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
君子非不見資、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
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子 臨川集錄 三八

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
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
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
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
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
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
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爲之
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
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與

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頗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功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功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功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醢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爲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畝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

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古文讀編卷之一制子臨川集錄三十一

成効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驟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論館職制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子

臨川集錄

三十一

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

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賢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當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才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古川集錄

三

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常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

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古川集錄

三

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

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議，豈宜緩歟？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節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子

臨川集

三十五

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足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誠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

三十六

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上時政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

困窮天下之民。國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於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然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疏

臨川集卷三十九

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恩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固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固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關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固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卷四十

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固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

之使而無不可爲之事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解 四十二

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視如天之無不燄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忤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

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安石嘗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曾參政者曾魯公公亮也公亮薦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安石德之引其子孝寬至樞密以報之

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不敢避勞不敢辭自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解 四十二

是人臣正理但得當道以至公行之使近水樓臺向陽花木與孤寒同其甘苦則天下自無言矣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
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
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
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亂
諸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吞而後定庶民
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
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
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卷四十三

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
恣以威則握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
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
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
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
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
必久而後可要以致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
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各行於天下而
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

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
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慶曆六年杜杞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轉運
使荆公爲鄞縣時與之書凡二篇

卷之一

臨川集卷四十四

上柱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鄆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滄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梁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蓄幸而雨澤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外 四十五

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梁川之涸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蓄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應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

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外 四十六

上郎侍郎書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謀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喻欲報之實願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四十七

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取損手教重之蜀牋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急

一通問書自不可及

郎簡字叔廉嘗知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卽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生平與杜祁公

友善祁公兄事之卒時年幾九十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四十八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比之郵
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吮也舟輿
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歛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臨川集錄 四九

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日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日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何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
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
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
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
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
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蓋亦當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
強之辭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
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予一言以寤主上起民之
病治國之疵塞蹇一心以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嚴答不宣
田某在仁宗朝名論事精暢帝嘗以爲好名荆公
遺書乃似一絨默保位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臨川集錄 五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贖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贖戶使不得成其業贖戶失業則必有合面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對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頃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五十一

也犯者不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之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五十二

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手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

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謂之不
足其勢不得不推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
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
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昔以古已歟之事驗之其
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
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
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
將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
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五十三

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
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
也干犯云云

荆公爲縣令亦知變今之法如古之爲勢不可矣
亦知備今之法而無所變無不可矣亦知忤已輒
怒之爲非在下職不得不自言矣當議新法時亦
嘗面思此書否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
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
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
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
並子厚非韓比也歟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
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
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
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五十四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
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歟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
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
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
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
乎否也歟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
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
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

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
是非有定焉

補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五十五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徬徨踖踖無所容措某竊
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
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
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
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
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
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連慢之誅欲及
臯辰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五十六
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代惟明公方佐
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
慮特賜敷陳某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
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宜
王珪字禹玉神宗時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率導諛將順常時目爲三首相公以上殿
進呈曰取聖旨上可否訖曰領聖旨退論稟事者
曰得聖旨也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益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閭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予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五十七

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較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晚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與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同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澁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可行也豈以爲戚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五十八

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子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自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辜無辜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丹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口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臨川集錄 卷一

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收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相舟比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

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舊誓嘗然曰我處猷猷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顓臾同道曰鄉鄰有聞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臨川集錄 卷一

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旣而見足下衣冠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王令字逢原揚州人荆公嘗爲墓誌極其稱許然無一事令年二十八而卒已有嘆蒼生淚垂之詩

宜荆公之規之也。今有代韓文公與柳子厚書，專辨佛教，其言甚粗。梁谿湯志云：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齒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顧使之歸于陵，傲睨萬物，帝王不得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一咲。合而論之，令一險躁刻薄少年耳。荆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四

與趙尚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息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息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旨，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開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尚字公才，印州依政人，神宗時嘗以直龍圖閣知延州。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利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末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卷五

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排敘勸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徧追極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益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卻夫問焉而不敢怒歟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卷六

天之自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宋時學官皆由郡縣辟致按此書當時制度可致也使今日用此法郡縣監司嚴考其立身而不責以職事豈不勝于拔貢生十倍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卅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賢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有甚善甚善。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六十七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聲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謔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何如。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六十八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
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貼終必不
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
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
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六十九

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
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
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
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
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
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
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
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

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當時議法諸公沸騰如雷此老只用數語相復是
何等力量人習於苟且一段其實宋人膏盲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七十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

七十一

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甚福自愛。

答蔣穎叔書

阻閣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其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起。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著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

七十二

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卽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卽是無。無卽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

說兩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

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李定陷蘇文忠以媚安石。安石違衆議。曲庇其匿喪。余以爲如畜鷹犬。藉其撮擊耳。讀此書。若真與之說道理者。安石之暗于知人乃尔。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滂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泚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于前而利不遂于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鄒宗夷甫輩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七十五

稍稍驚于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日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東軒筆錄云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爲館職頗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職敗劉侍讀以書戲荆公曰要當以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公荅云云今按此書公之狠愎可見一斑矣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攻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爾然衰疾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七十六

陸文裕公云荆公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已不忘芥蒂會公弟和甫執政呂意不自安以啓貽公略云冰炭之息豁然倘示于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于改事公荅云云呂書至公披閱再三曰終是會做文字或謂荆公于呂何過于優容余曰此正見此老執拘處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有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七十七

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戮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矯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蓋苟以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拙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論史一段痛快煞人公父政事他無可攷公集有先大夫述敘韶州事謂自公守韶而男女在市不一塗翁源多虎公教捕之而虎自斃者五豈卽張所稱耶其然豈其然乎彼張殿丞者安知非媚相公之人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臨川集錄 七十八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欤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遠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七九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語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喘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錄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八十

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舉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舉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

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宜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全

言。嫌。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荅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錦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錦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以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速君子惟順愛白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臨川集錄

全

重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神宗時歷知制誥又知諫院王安石雅與善既得志主薛向更鹽法出滕市于鄆州公輔數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石意罷諫職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阻之東坡嘗跋其所書遺教經言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

荆公集碑誌諸文甚多然不輕舉人至有通篇無一贊詞者錢母銘刻集中亦既妮妮言之而猶欲損益此公所以有買菜之謂也諸孫不列名語極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臨川集錄 八十三

嚴冷世有列孫曾之姻家轉度攀附以就顯者甚而改人官閥移人祖先不知荆公見之以爲何如也

荆公集錄卷之一 畢

古文讀編之六王荆公集錄卷之二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江禹緒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僊偕倣編輯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臨川集錄 一

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其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矣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塵壺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

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
冒白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
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臨川集卷二

石仲卿字序

予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
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序 臨川集卷二 三
云之意。按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
以貴者歟。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大小。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夫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口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笑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夫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四

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夫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以仁爲不足爲。必至於勞擾天下而不恤矣。以義爲不足爲。必至於設法取利而不耻矣。此安石以學術發天下之本。生心害政而不自知者。按陳升之。名旭。避神宗嫌名。以爲升之。豈升之爲其舊字。後以字行。而更字叔賜耶。考升之傳。未嘗官宿州。恐別是一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五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自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排然感父母所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臨川集錄

六

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又能衰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調於不已知不予恩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溺於中而裸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嘗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

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締治裝而歸子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臨川集錄

七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失誦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而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而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情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圖冠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臨川集卷八

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比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然安得而然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序

臨川集卷九

孫仲字少述。一字正之。宋史隱逸傳載之。老學菴筆記云。正之與王荆公文最厚。荆公別少述詩云。予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困。數年不復相聞。人謂兩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史朱雲。劉貢甫詩云。不負與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少述在焉。亟往造之。出相見。勞苦及吊元澤之喪。遂留公飯。劇談經學。抵暮廼散。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馭道所出入推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處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十

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

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誅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言誠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十一

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致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

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歌之不息凡
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
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悻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
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序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
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
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
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
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皞皞哉然足心非特秦也
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松川集 十三
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
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
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久矣楊子曰
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
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
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
之諸侯其畧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
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
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處雖地曠以

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闇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
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
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
歸而刻石焉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序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間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攻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賦賦因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十四

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有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額木搏土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殊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十五

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如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憶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

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饒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公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者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

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饒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請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採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後。蘇。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有。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二十

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
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
而。求。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
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唐荆川曰但為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
汰議論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茲疆帖柔隱。議。
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四。
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
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螺。
孤。老。瘡。與。所。徙。老。囚。歲。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
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
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
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賑。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二十一

日。食。新。矣。賜。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
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
之。獄。管。州。之。西。北。充。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
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廻。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
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
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
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
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此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採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孽。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瞽然自喜。民相與譏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幾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臨川集鈔 三十三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庠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闕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卿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蕪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游。厠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而西三十。輕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輒作亭曰諒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官之饒。地職於公官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俾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臨川集鈔 三十三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狃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蔡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賸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關於其居之東偏拔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臨川集錄 三十四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樂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鮮失見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臨川集錄 三十五

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暴剝僂跽。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根。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大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衆傾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瘳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者。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附錄

卷之二

臨川集錄 三十八

鄞縣經遊記

虞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磬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堅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古文漬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三十九

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昇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墓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什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出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臨川集 三十一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急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已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手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什碑又以悲夫古者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
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陪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臨川集 三十一
川王某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官歸歎溪之
云云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隱顯之間者
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
尺墜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寬
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
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
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徐徐之子表故嘗
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臨川集錄 三十三
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
下復何云哉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更淮南
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
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
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
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
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
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
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
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
也非有若身窳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
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
以也夫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州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古文讀編卷之二記臨川集錄三

爲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卽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荆公三清九曜二記皆絕不及道家一語。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荆公之文其長在簡古而多深沉之思讀孟嘗君

傳與此等記尤可見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臨川集錄三

周公論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古書部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昔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荀卿集錄

三六

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如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思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濟，消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共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爲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荀卿集錄

三七

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謂之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臨川集錄 三十八

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臨川集錄 三十九

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天下、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漁而後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足、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彼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

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般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子貢論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狃于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

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于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

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臨川集錄 四十一

勝編禮作

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莊周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臨川集錄 四十二

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謫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脂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

同大

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惟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臨川集錄 四十五

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臨川集錄 四十五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四十六

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

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雖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雖之在囊而固未視夫馬之在廐也驚驥雖處飲水食芻嘶鳴啼嗇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驚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啻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騏驎騷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四十七

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簞族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殲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策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

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

臨川集錄 四十八

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傾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鼓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四十九

一日答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募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募於盜矣可欺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五十

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歛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客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懲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決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

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圓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五十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受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日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辛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辛三

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天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曾于舉業一塗三折肱者讀此當涕下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益讎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卷四

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

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耻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卷五

復讐書于士非周公之法然則青苗獨可信爲周公之法而必行之乎讀韓柳復仇議恰恰似有此論蓋讎案爲文古大家不外此法但今人爲之高則爲舞文手下者科譴而已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錢尚宰相名實固有辯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五十六

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新唐書李翱傳云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

告詭不校翱悲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自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五十七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五八

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舉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于佑其他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廣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

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于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他舉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五九

通考載晁氏云世多以介甫之言爲然劉道原得佑子華所上其父事迹與江南錄同乃知鉉非欺誣也考之馬陸二家南唐書佑傳皆同大抵以忿激致禍初無妖妄也且真宗嘗憐佑忠而官華矣不知安取妖妄之佑而官其子亦安取妖妄其父之華而官之也哉務觀論云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盡察則當時亡國諸臣同有是言誣不始於鉉也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日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
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
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易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
之資其教化之盛爲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
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
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
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
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六十一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空

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六十一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六十二

書洪範傳後

王其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六十四

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

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

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譏詭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六十五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一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卷六

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相至侯益。承子侯。應陽侯。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益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

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與淵有二龍焉。慎峻楊

靖皆汝南人也。許楮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卒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聞。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卷七

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圍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圍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爲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

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京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吏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殉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六十九

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沱，毅有信仕江南。李氏恭德化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羈旅宜欽間，聞旁舍呻吟，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祿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顧贈大理評事，生遂迷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

待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均爲進士。遂，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歎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嫂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已子。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臨川集錄 六十九

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憫憐之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

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大廡齋，臨川王某曰：余讀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考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皋熊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繁之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雜著

臨川集錄

七十

讀編王荆公集錄卷之二 畢

古文讀編之六王荆公集錄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許暉斗第志長志慶，參閱男德，偕做編輯。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季，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

以天聖五季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臨川集錄

乙

知滁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若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沔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官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雜隕于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

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
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
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
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
之僕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
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輸米於惶
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
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

臨川集錄

二

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
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
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季
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
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
大體潤畧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
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
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
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擬拾遺筆

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
衛得望於富春其在縣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
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
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
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遠良當終時
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
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遠邈
迪迺適適嘗從予遊季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
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碑

臨川集錄

三

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迺試祕書省
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
安平君以其卒之季十二月二十五日薨縣懷遠
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
代之亂百季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縣
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
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
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庸使踐艱乘危

條變畫奇癘毒既除膏肓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
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
銘在墓前以告縣人孫氏之肝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臨川集錄 四

四尺外
集錄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罷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
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
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
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劄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

川上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
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
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
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
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
爲天下可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
寧州軍事推官季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
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偃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
嘗前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

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充卿泰五
留守南京而充卿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細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
細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
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
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
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
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
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蘇川集錄六

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上問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
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
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
之常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
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
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魏君尚氏
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
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

蘇軾作

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
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
財樂振施遇故人于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
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
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
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蘇川集錄七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軻權彊所忌
譏諂所警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宋史道輔傳云道輔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程琳
宰相張士遜惡琳及道輔察帝意不悅琳卽謂道
輔上願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兄上爲辨之道輔
入對言琳罪薄帝怒以爲朋黨出知鄆州道輔知
爲士遜所賣憤慨道卒程琳傳云故樞密副使張
遜有弟其曾孫偕才七歲貧不自給乳媼擅出券

醫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論媼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醫乃售借本宗室女生姐得入宮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合此二傳則歐王二公所不盡言可以豁然矣石守道嘗作擊蛇笏銘其文迂激畧云在堯爲指後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乃此誌末段數語可以愧此輩村漢矣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選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

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季諸老將盡灰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

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脩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蘇軾集卷十

乞歸塋，然後起。既塋，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暇矣。」因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益帥臣得終卷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

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疾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絕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旱，蠲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歛疾費如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蘇軾集卷十

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埽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佑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同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季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

處著也
故文机
前漢書
區點綴
處有一
惜三學
之餘音

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勅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主

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賜賜之甚厚公諱况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

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塋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塋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塋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塋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繼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安卓煒乃興佐時再任調膺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主

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符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仁宗本紀及田况本傳皆載保州雲翼軍亂命况治之此誌作邢州當是誌誤誌作以弟之子爲後本傳作兄子况爲長子安得有兄此則史誤也史又言保州之役况阢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歟卒無子此其言可信誌諱耳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它經以佐其說其說起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按姦發伏振撻利害夫、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歎、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君

古文淵編

卷之三

墓誌

楊川集錄

上四

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願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樞從先人墓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墓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備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畧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

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茫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涑水紀聞云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郎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與弟慥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慥治易弄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脩操檢謫貶江淮間以口舌動播監司及州縣

古文淵編

卷之三

墓誌

楊川集錄

上五

得其權力以侵剌細民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卒於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倡家有告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推鞠獄成以賸論御史中丞王疇勅忱口談道義而身爲沽取氣陵公卿據此記忱之爲人可知不知荆公何譽之乃爾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
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
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
狀至乃叙銘赴其墓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环少與其
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
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
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臨川集錄

七

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
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
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
弊興利其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
知瑞州儆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
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
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
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
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

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

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
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
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
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
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歟爾論
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歟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
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歟尚以得罪於言者亦
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季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臨川集錄

七

司封員外郎以四季四月四日卒季五十八有文集
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
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
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歿子男隅
太廟齋郎除階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
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米嫁嫁胡氏
者亦又歿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
嗚呼已矣卜此新宮妙

歐陽公嘗爲寶臣墓表于矢守一段辯之尤詳然不如刑公此作簡當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十八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丑季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常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自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評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痛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九

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譏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季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冉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間再戍大怨

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成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政亡者成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成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成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戍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藉君始也藉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魯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立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廢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

二年十月庚午其子羣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圖其方不勝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服君無窮安石之銘
吹劍續錄云歐陽公妹適張氏夫歿携孤女歸公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娶歸失其舟捕至京師得之開封府勘乃稍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爲妾所誘併與稍人通府尹承言路風肯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公雖得白猶坐以張氏僣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按此記似得其實時劉輝以省闈見黜賦詩誦公錢氏子孫以公五代史直筆吳越事作錢氏私誌謗公實有此事今其書尚在然世未有信之者
王性之默記云歐陽公爲諫官然意言事大忤權

貴未幾出爲河北都轉運欲以中之令內侍王昭明同往公言侍從出使無內臣同行之理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張氏事發語多引公軍巡判官孫揆劾張與僕通不伏枝勢宰相怒命蘇安世勘之盡用張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見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乃迎令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哭劍不得安世惧竟不敢易揆所勘其後王荆公爲安世誌銘盛稱能回此獄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于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爾昭明後亦召用揆終殿中丞按此則此誌非實錄也揆與昭明之賢應爲表出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共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累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補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洊擢罷得淮

陽軍改太子中舍令上卽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處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籍居京師久之乃

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
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
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
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
以見困麗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
終無以報盛德除覬覦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
無田園以歸無疆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
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
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五

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
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
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
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
年月塋公某處塋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
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
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
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
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

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墓
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
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焚。或。剖。以。爲。徽。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塋。
陳恕傳云子執古至虞部貢外郎此誌卽其人也
前人作誌傳正欲使後人知其名耳諸本多作其
使人無所考不知何意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三五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具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六

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嶺大饑回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旣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旣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旣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七

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下同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旣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

固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勿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九

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塋，二人逆一人之祿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福，身嘗爲營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塋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有，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其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

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曾氏自致充以文學起家，易占繼之，其子六人，而以文名世者二，其爲宰相之布不與焉。肇之孫志，肇之孫悟，于靖康建炎間，各以全家盡節。詩書之澤何其長也。

曾母吳夫人墓誌，亦荆公作，曰：子男三，輩卒，宰欽則畢者，必周出于固異母兄也。觀荆公與段縫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九

則畢之爲人可知已。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
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
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
廷中爲第一大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
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
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
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
召歸除大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僕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十

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
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
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
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
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鉅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
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旬
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
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
指以相告曰此杭也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

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
且晝視事日中則延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
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
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
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躍呼鼓舞
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
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
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
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十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
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
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
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廷嗣與六
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
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
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
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

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闊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此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沈遼本傳云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卷三十三

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叙杭州處云倡優養家子者牽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其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間巷長短纖悉必知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遇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決輕重輒刺爲兵姦得屏息此數事荆公皆不書相傳荆公素輕文通以其寡學故贈之詩曰脩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

書或曰渠乃狀元乃改作視書不識本治論蓋輕之也文通故長于吏事其可稱者公已悉採此數事出一時收弊非正理也荆公刪之極有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卷三十三

戶部郎中贈諡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郡亡去邑爲氏王莽亂
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從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贈川集錄 三十四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最鈞得匿
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瀾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
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
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
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條罷之移知壽

州壽修挾貨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
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
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
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億甚宜弛利禁是時
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
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他種以自助不
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
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
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綏其後也判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贈川集錄 三十五

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
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
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
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
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丞幕驗邪上令趣遣使還
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
百餘事李繼遷再闢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鄆寧
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
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

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印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起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六

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殿上爲姦以科第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後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旧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與昭應諸官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十世三十一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忌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

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擇祿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產多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紉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見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記十卷爲臣要記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塋南豐之東園水濱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三七

墓天聖元年改塋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華生生三十五年華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幸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祗所以見

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北，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

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

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特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薨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薨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歸以才能今又予以時投之遠塗今使驟而馳前無禦者今後有惟之忽稅不駕今其然奚爲哀哀榮婦今孰慰其思墓門有石今書以余辭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若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常周世宗時爲開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誼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許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述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開門祇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一

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薨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薨矣君強記傳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正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爲之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肺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

不能細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
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
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
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
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鳴
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仇直而幸
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
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
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一

年進士也銘其墓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憐憫吾與之爲讓卒羸
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宋興百年一段荆公一生心事借一嶽嶽歷落之
王乙以發耳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
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
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墓真
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
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
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
衢州墓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
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二

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
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
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
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
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
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
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
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
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

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四

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

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殺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勸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洙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五

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遽流落抑投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暗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育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學其大憂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六

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雖時桑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發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

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廐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與元府尹曹參軍任肅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塋君於定陶之閭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七

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爵翔其德音而嘖於時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八

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讟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倚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辭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薨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環不仕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援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銘亦韻折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四十九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一

已其弟終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族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塋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塋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

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迨在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一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燕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二

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志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四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奉頴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三

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于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什肩以廸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耶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友歸形此土初回與孫侔常秩齊名同既早世秩一出取美官爲笑于時惟侔以隱操終同之爲人雖不可知然擬之以孟子無乃太過眉山辨奸論所謂收召好名之士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豈非指此輩耶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墓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四

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其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

舊君名字彥弼氏采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見族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收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濟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墓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耻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朱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五

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鳴蘊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宅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

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賜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傳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熟能致此耶嘗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六

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蒙陸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本傳云盜竄入收家收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奪其貲收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問之收曰無心則無所畏誌言世之傳先生者多異當是此等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薨其所于蘊詠使請銘次其誥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之汝陽唐末遇亂于光斬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嘗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尚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今天子大亨明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嘗令弟之沅江壽之霍丘池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五十七

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達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于池蓬蓬人愛思至今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已獨拒之不去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于時者。往往爲之細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于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無邪。

單提一事作銘。可以砥世。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五十八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際出已當於民心而更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衡人尚思君之所爲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五十九

祝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后寢。夫死生之故亦大矣。

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第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歸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第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第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發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淑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展贈太師祖諱和尚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卷之三

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第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稱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死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鹿門云此篇如秋水可掬

師旦死時方暑越三日姿色如生事見澠水燕談錄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孝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及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愆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卷之三

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因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拙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

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要朱
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墓也以至和四
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
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六十二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
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秘書省
著作佐郎陟臣秘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
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
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
八日祔塋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
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
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强嫁之及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六十三

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
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卽舉家政屬
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
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
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塋其
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
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
兄恢弟憚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
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

於墓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
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
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
自爲其子

王洙字原叔其子欽臣字仲至皆以文學名洙以
溫成皇后追冊鉤撫非禮附會上意得翰林學士
欽臣爲章惇所惡不得學士父子之間人品遭際
何其懸絕欽臣出歐公門而友元祐諸賢得歐公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六十四

誌其父得荆公誌其母其賢乎哉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紆之夫人
追封汝南魏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
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
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三十二以八月壬
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
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附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
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彌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繼
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六十五

社齊郎張崇山夫人敬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
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
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
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餽饗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太
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
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鳴
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宛有儀兮命云如何
莊則姜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墓禘祭祀祇今

告哀無窮銘此詩今

鄭獬字毅夫，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旋以斷謀殺獄，不用安石新法，出知杭州。已而乞還呂誨，又言青苗不便，大忤安石，予祠卒。此誌乃獬為翰林時作，尚未忤耳。獬進士第一，此誌亦不載古人于巍科，初不張皇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誌 臨川集錄 卷六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其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雕斲以為庶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仕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于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進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常秩字夷甫，本傳云：嘉祐治平中，以累薦授官，不起。王安石相，更法天下，以為不便，扶獨以為是一召遂起，無所建明，為時譏笑。移嘗著春秋講解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表 臨川集錄 卷七

十篇及安石廢春秋遂諱其學東軒筆錄載其事云會放進士榜秩密以太學生之薄干行者藉名方冊貯懷袖間每唱名則揭冊指名進呈乞賜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或與執政語往往不肯秩大爲沮遂謁告不朝一日翰林楊繪坐禁中有太常吏人到院命至前乃故吏也詢之則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探刺消息楊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於法則連及待制可速出無取禍也先是秩差謾向經筵事至是經筵有日上親奠祭秩不候朝參迎駕于經門上亦不顧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參而就職又嘗私謁禁中臺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還或云卒時狂亂將自殺者令而觀之秩之爲人可知刑公雖極力點綴恐天下人耳目不可掩也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

使之感悟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誦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

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同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則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半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居真州之子。天聖三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婿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薨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鹿門云：荆公表女兄弟之舅，而所次文章政事，無一言點綴，並本其子之言。其子又似無指實特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表

臨川集錄

七十一

言爲案古名家之於傳記碑碣，所載其不苟如此。涑水紀聞載安石出鎮金陵，呂惠卿欲引其親暱置之左右，薦朱明爲侍講。上曰：安石有妹夫爲誰？以直講沈季長對。卽召爲侍講。上問難甚苦。季長屢屈。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爲，故亦不甚得進。用季長有子銖、錫，史皆有傳。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表

臨川集錄

七十一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鹽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鹽不正衣巾不見寓於鹽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筆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鹽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表

臨川集錄

卷之三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著書能為詩有于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嚙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與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錢諸墓上杜君

諱某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表

臨川集錄

卷之三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塋鄱陽長順里之西原塋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表 臨川集錄 七十四

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歡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

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見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墓表 臨川集錄 七十五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素靈武繼遷遂強虜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行狀

臨川集

卷之三

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卽自將

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鄆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鄆州東封還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城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涇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行狀

臨川集

卷之三

知秦州秦西南羌峭嶺羅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晉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徂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鄆廝敦爲鄉導公卽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爲鄆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事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卽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

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宜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改宜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行狀

薛川集錄

七十八

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軍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

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秦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飲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所囉問公姓名卽以手加額在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行狀

薛川集錄

七十九

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旣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

談大將不能用及罪之遷韶州以歿倚終內殿崇班
候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歿贈寧州刺史倩
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
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諡右侍禁閤門祗候諸三班奉
職諡右班殿直

宋史瑋傳與此全異二文相較荆公精簡殊勝而
本傳亦自生色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
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
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
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
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
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
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勸
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
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達遂
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
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駁屋渠渠千
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
孝肆子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祭范穎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與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謂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寒寒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稍盜酒仁終老無邪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陸川集錄

八十二

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猖狂
敢騎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邪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先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交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日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罔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簡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計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于
弊綿惡果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于深孰鏤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邪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面萬里不往而留
涕洟馳辭以贊膠羞

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陸川集錄

八十三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大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傑俊偉惟巧瑰琦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臨川集錄 全四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蹙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鬼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獻獻而况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臨川集錄

全五

祭東阿原道文

嗚呼來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蒙鷹。鸛。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用。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寒同勢。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楊官。君實其鄉。古文讀編 卷之三 祭文 臨川集錄 今六

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于壽食。我飲鄼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閭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嗟也。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歿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

開待制制

勅楊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蓋先王以禮讓爲國士之有爲。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尔具官。某文學行治。有稱于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同執辭讓。至于八九。改片厥職。以伸尔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可。

溫公以不能四六辭知制誥及改官而荆公當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制 臨川集錄 今七

竟無一駢語。豈有意矯之乎。諸家制誥。皆用四六。已選人別集。惟荆公有漢詔遺意。東坡亦時有之。今各採其勝。以當一翳。

范鎮加修撰制

敕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其官其有該通之才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于文詞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繁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毋襲近世比事屬辭之古文讀編卷之三制臨川集錄 今六

失使來者無所考稽可

高且著作佐郎制

勅某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于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尔久于職事而功用應于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考績之歲月與黜陟之方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勵庶工非與唐虞異意尔其毋怠思稱厥官可

古文讀編

卷之三制

臨川集錄 今九

王伯恭轉官制

勅其方今仕于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
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慎不怠免于罪愆則亦
宜有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爲義蓋
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可

古文清編

卷之三

臨川集錄 九十一

磨勘轉官制

勅其等有司考爾等之伐閱而揚爾等于朝廷朕親
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
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
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
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可

古文演編

卷之三

臨川集錄 九十一

王舉元刑部郎中制

勅某薦非其人而與其罰古之道也。爾久以才實外更任使風績之邪。靡人不稱而任舉有失法當坐免。雖更教令猶視一官以懲上報之稽而塞人言之衆。磨踐厥瑕往其危哉可。

宋時舉官之制其嚴如此存之以備考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制

臨川集錄 九十二

宋史曾鞏列傳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日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拔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于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平不足。贖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賑。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南豐集錄 乙

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縣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貨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罷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于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登。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撓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羣民濟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從傳合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飲食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毀量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歛民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南豐集卷二

不堪鞏先期區處俸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劔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情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殺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賊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帑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宅澹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

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晟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季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南豐集卷三

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齊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有傳幼弟鞏

古文讀編之七目錄

曾南豐集錄有傳

卷之一

○疏劄

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上

上蔡學士書

上歐蔡書

古文讀編 目錄

福州上執政書

與孫司封書

寄歐陽舍人書

○序

太祖皇帝總序

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王平甫文集序

王深甫文集序

王子直文集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古文讀編 目錄

送趙宏序

送周屯田序

送江任序

送黎安二生序

送蔡元振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序越州鑑湖圖

叙盜

卷之二

○記	筠州學記	宜黃縣學記	瀛州興造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齊州二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飲歸亭記	歸老橋記	古文讀編 目錄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墨池記	擬峴臺記	道山亭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萊園院佛殿記	禿禿記	○墓誌
									南豐集錄 三									

沈率府墓誌銘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議	講官議	爲人後議	公族議	救災議	○祭文哀詞	祭王平甫文	古文讀編 目錄	蘇明允哀詞	○雜著	書魏鄭公傳後							續編曾南豐集錄之七
									南豐集錄 四										畢

古文讀編之七曾文定公集錄之一

吳樸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第志長志慶叅閱男偲偁做編輯

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
祚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
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
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疏劄 南豐集錄 乙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
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
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實以
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
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
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
蓋五十有六季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
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

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
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斯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
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邇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躋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
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遊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
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疏劄 南豐集錄 二

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
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
下銷鋒濯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
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
所以爲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
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
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
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
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祿未

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
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第
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奔羣臣之日天下聞之
路至老哭人人感動歆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
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
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
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既刻 南豐集錄 三

央萬稅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
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
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
人之大德懷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
於衆人之去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早近因於世俗
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
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
志變易因循彌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

避職以後爲羞可謂有世行之矣今斟酌損益革故
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
見之世所能及也維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
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
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桀猶詳審及覆至於緩
故縱之訟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
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
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幼不知力役然猶憂憐
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輿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既刻 南豐集錄 四

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
或在於外威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威
里宦臣日將日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
者如此而兄勸國族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二卒之
用卑蔑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
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
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
其操柄又急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
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

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
彌渙，而萬里奔走，山嶽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
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
召而簾齋素負，以致其替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
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
挾冊而嗷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
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達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
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
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季，自通邑大都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疏

南豐集錄

五

而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明於其心，無援抱
擎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
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
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
是驚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
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
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
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
鬼神，覺寤寐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

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
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
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
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
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
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
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
之世。今以特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
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疏

南豐集錄

六

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
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
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屢
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
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
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
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
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

之以寅畏儆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罔遠崇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遵岩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設悅淺制而忠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疏制

南豐集錄

七

請裁五路城堡劄子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廊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爲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爲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疏制

南豐集錄

八

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碁善奕者置碁雖疎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奎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也不善奕者置碁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奎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

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猶之不善奕也晉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滅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爲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纥望賊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十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碁况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爲無據也以他路况之則北邊之備胡以邊誓約之故數十季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戍算以從事又不致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况

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敝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算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裁擇

漢世用兵有至三四十萬者皆一時進取之兵不數月輒罷若防禦之兵未有多用者南豐奕碁之喻此名言也後世貪情邊臣議用多兵不過欲

靡餉以潤橐耳。然其爲效亦畧可睹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卷十一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肇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
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
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雖常靜思天
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
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
怨。庸。人。以。已。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
人。主。不。察。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
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至。上。至。聖。雖。有。庸。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卷十一

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
白而信邪邪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
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
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
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
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
官隨宰相入奏事已奏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
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早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
如此則事之失得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

之不待越客而可以言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問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七

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忠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親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不孝者。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少矣。

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七

上歐蔡書

華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茲尚過之而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南豐集卷之六

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錄漢以降至于陳隋復錄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諱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爲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

百季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爲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爲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爲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貴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惻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况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季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南豐集卷之六

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輩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訪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上

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謫。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已。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南齊書錄 七

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畫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况今天子仁恕聰明。

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讎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彼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聲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雅說三篇。竊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南齊書錄 十八

邪。則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祭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作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爲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慶曆三年。呂夷簡夏竦等並罷。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進用。增置諫官四員。用天下名士。歐陽修

蔡襄首在選中、南豐前書所謂更兩府諫官也、自是朋黨論起、未幾蔡出知福州、歐爲河北都轉運使、衍等相繼罷去、歐又以甥女事左遷南豐、此書所謂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云云也

福州上執政書

羣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質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棧樸之盛得而薪

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奔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肴石祖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詞將母來論釋者以謂諭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錄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南豐集錄

三

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恩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輦獨何人幸遇茲日輦少之時尚不敢歸其

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季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輦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輦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輦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邠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輦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南豐集錄

三

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返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邠之命輦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列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輦於此時又不敢以

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廉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儕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目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暮歲既安且富至於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卷之三

如此聲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繁官於此又已彌率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土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季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沅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鵠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

之不宣

曾公以集賢校理出通判越州知齊洪襄三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此書所謂轉走五郡者也已而徙明州意此書出而執政援之也公之仲弟即曾布熙寧中以失荆公意出知廣州公書所謂仲弟守南越者指布也此書當是遺荆公者公少與荆公交厚及用事公議不合此書陳情云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郡明州之移所以報公者亦薄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卷之三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僕智高未及時已奪邑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季邑有白氣起延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及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季智高出橫山畧其衆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五

不得去吾親母爲與夙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庭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亾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夙吾豈可許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厭則邑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疾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自於天下此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使節夙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

言但賊至而能疾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念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及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來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五

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聞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沒沒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

祖母盡心貪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聲譽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肯令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弊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通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卷之三

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宋史忠義傳云始宗且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難人多惡之卽此書所謂爲世指目者也又云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亦與此書合

寄歐陽舍人書

筆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姪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人父墓碑銘及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後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規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卷之三

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爲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

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辯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後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竝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季而有之其傳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三九

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季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泯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輩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威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慰閭素饒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

邇兩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三

太祖皇帝總序

蓋唐之敬自天寶以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季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墾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爲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京華集錄

三

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從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通欠滌煩苛明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授人材申命郡邑反覆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已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卽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覲及至堅明約

東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借之國皆按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常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授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三

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開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闕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諉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川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龜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偏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爲戒

居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束不盡循
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
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口欲使之知治道
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
不義而顧令吾民歿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
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遼
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
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至
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轉然庶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三十三

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民
於是時從歿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
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
任者一旦同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
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
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委下粵
蜀吳楚既聞之居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若
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
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同軌北

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
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
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
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
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
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
舍于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
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
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三十四

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爲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
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
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
百餘季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
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
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
脫民桎梏歿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
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
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定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

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自登身健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顧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三五

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達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季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季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季

戶九十六萬末季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季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履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神宗欲合累朝國史爲一書嘗語王珪蔡確欲用蘇軾成之珪有難色乃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不以大臣監總許自辟官屬鞏進此論帝意不允鞏之用魯公亮薦之知諫院楊繪言公亮官越占民田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寤其命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三六

晁以道嘗言魯子固奉詔作論以吾觀之殊未盡善其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于聖斷而爲萬世利者惜乎子固不及余謂子固作揚厲亦足矣若任意益之則二十亦不止如世無此文體何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關臣勅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
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齊書卷之三

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
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
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
者也故二子者皆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令其設心注意

倫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諸其敗言戰之
善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
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
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
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

古文讀編

卷之十序

南齊書卷之八

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
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藉哉放而絕之莫
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
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
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季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
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
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常更衰亂而餘澤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三十九

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議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繼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

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嘉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者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四十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詳列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歟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四十一

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錄歟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上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

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琰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歟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歟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豕之野人莫不好善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四十二

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及已者徃徃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歟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歟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書首相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乖異蓋不可考至於武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

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
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
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
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
序論以發其端云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蓋於
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後三季卷
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篇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
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
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
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
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裁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竝傳學者罕能獨
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
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
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
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
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
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
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

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入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百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建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機杼鬼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談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達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述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

聖何凡
弱見不
免元弱
勉狀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四七

旨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矣。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藏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抹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然則失如此。况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其所以爲史也。予顧之於斯。文喜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四八

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剗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此文頗爲冗弱濫觴。然其佳處自不可廢。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歿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齊集錄 四十九

季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

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倫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怠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與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齊集錄 五

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云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爲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謂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季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而不可遏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潔夫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涉與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蓋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至

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民滅能自振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沒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

飲其文之可貴人亦其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爲憂愛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歿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至

王安石字平甫安石第也熙寧初以薦召試賜及第上以安石故賜對問漢文帝符堅王猛安國言直不稱旨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諫安石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曰亦願兄遠佞人蓋指呂惠卿也惠卿銜之後因鄭俠事陷安國奪官無何卒元祐中蘇軾請官其子旂按安國官不達又早夭其得爲賢者惟是不苟徇其兄耳子固此序絕不及其爲人恐礙安石也安石爲兄安仁誌曰公

兄王常甫及爲安國誌但曰王平甫而已中間無一贊詞亦絕不露一兄弟字蓋其外之甚矣非史傳爲表出則平甫之大節不幾于晦哉平甫作清溪亭記自云吾弟和甫而史以安國爲安禮之弟此不可解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煥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闢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

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其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歿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歟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將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

深甫既卒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附錄集錄 五十五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故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附錄集錄 五十六

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足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

孰後考其意不常於理亦少矣然于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于直之兄四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于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于爲序于觀于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三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字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

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之遠蓋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

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皆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愚夫爲罪者，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耜者，或不爲官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卷五十九

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官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槨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固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譏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改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固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官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

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於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卷五十九

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湮，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固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困學紀聞云：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襄州長渠記，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

按南豐嘗作懷友以遺荆公。公答以同學。荆公答段縫書。爲南豐辯謗。南豐亦薦荆公于蔡學士。其相知如此。後荆公得志而不爲苟同。又如此。于固真君子人也。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于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磨計處。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援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姦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忬爲公之墓銘云。

師道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累遷都官員外郎。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序

南豐集錄 六十五

育舉爲御史。以論事忤劉沆。出知常州。徙廣南東路轉運使。改兩浙。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出知福州。以工部郎中入爲三司鹽鐵副使。以病遷直龍圖閣。卒。師道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如論諸閹女御。遷擢太多。此其尤切直者。然仁宗每優容之。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臈羽異者三十卷。西隣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與瘼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序

南豐集錄 六十六

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時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盡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

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遵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

六

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諡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

六

館閣送錢純老知發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發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一條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

序

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
網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
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凡論莫不道去者之
義視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
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
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純老以
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
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
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

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
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
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
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錢澡字純老武肅王五世孫蘇州人南豐集有墓
誌此序無大佳處然有一段渾厚春容之致自是
盛世文字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

序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唐集錄 李九

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視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膏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斷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

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史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口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嘗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史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唐集錄 李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延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凡杜膳羞。被服。百物之球。好白。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此子第。祖。韓。鞠。臚。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爵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卷之一

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弄。乎。山。壑。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寬。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勸。其。意。邪。余。爲。之。

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疾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臨川集有都官郎中周君墓誌。疑卽此人。一篇中止載爲洛陽令時。曾拊中官之請。銘詞所謂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無邪者也。按周爲曾公之父友。而此文直致如此。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卷之一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
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
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
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
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墮落石之所覆壓
其進也莫不籠櫬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
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官廬器械衣服飲
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解 七十三

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
思歸及其久也所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
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
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枵
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
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與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
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
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

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
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
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
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
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
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
五穀之壘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
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飲聽其人民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解 七十四

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
吾知其不去國書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
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
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
行遂書以送之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闕壯偉，善及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寧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七十五

人皆笑以爲迂。淵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距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

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七十六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堂集

卷七

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觀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堂集

卷六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七十九

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節盤杆有戒在與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

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收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八

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旣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肇

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鄭穆福建侯官人性醇謹好學凡居館閣三十年有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摘誦元祐初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年七十致仕太學之士空學出祖丁寶臣見歐王集孫覺見東坡集皆賢者之流彼林希者何爲攔入數君之列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全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竝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捷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全

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由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號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

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
水旱之歲者也。縣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
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
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
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
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
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
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烏十里。皆
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
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
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爲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
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
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
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十門之鑄使
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
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貴其力以復湖而
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
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與奎則謂每歲農隙當

使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
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大山則謂湖廢僅有
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
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
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
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
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
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
伯玉則謂曰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
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搆役夫內
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曰役五千人益隄
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
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
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矣。陳宗言趙誠復以水
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
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
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刑之法故罰有自

錢三百至於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五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四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嶠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縣漢唐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二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全五

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上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勸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貴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

湖之所以日廢縣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使湖盡廢則湖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觀者故曰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全五

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

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上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推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卷一

潤澤之今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肇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敘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祭縣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孫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嘗自言凡應徙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各氏稅等械器與其祭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祭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僊

古文讀編

卷之一序

南豐集錄 卷一

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已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晏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蹠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堤毀埠之上士有饑殍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醫不畏死。凡民間不慙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爲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既有不足。道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齒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嘗宥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嘗閱是獄。故具列其本之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此愛書也。一經曾公手。遂爲名篇。世有身爲有司。狀薄吏牘。托之詩文書畫。以爲高。而愈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所謂作雅態而實俗也。

古文讀編之七 曾文定公集錄之二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蔣煜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倪偕做編輯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早近。而非師古。則名兵家之術。則狙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乙 南豐集 卷八十九

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歟。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窮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言。而仰應務之。非近議政理。

一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前漢書卷二

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譽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其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鈞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鈞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季

矣如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並君儀並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廡至於庖廚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鈞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前漢書卷二

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四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福灾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

由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中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季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雖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歟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五

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季矣慶曆三季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季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祿釋奠之事以著於今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季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匿

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目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季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六

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官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

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七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季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而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罷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成壁樓櫓禦守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八

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爲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爲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廼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美卒費取於衛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廼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爲教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爲南北通道若干里人去汗渰卽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

事至十月已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簞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管鄭火災于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邦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九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
冰之世，曰陽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季，楚屈瑕
伐羅，及陽，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
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
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陽百里，立碣，壅是水，
爲渠以灌陽。陽，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陽，以爲縣。漢
惠帝三季，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季，築宜城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十

大隄爲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陽曰故城，陽入秦而
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陽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
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季，久墜不治，而田數苦
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
之淤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
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
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
爲宜也。蓋陽水之出西山，初奔於無用，及白起資以
禍楚，而後世頽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十一

至今千有餘季，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
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兩山，諸
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季，
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
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
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河，潰而河蓋數徙。夫
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泉流之細，
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
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
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
事於知襄州事張環、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
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
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
竭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
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
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
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
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季，如其初也。予

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入坐受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殊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受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孫永趙人神宗爲穎王永爲侍讀及卽位擢天章侍制訪以時政永以直對肉刑之議其所止也然議論持平未嘗以矯亢形于詞色終資政殿學士謚康簡長渠事本傳不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十一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濰水而勃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宮之廢屋爲二堂於濰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鳩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適焉鳩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短用鳩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實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賦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十三

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
 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析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
 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
 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素糠於黑水之
 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南堂集錄 五
 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
 於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井泉冠於
 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
 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
 季公及齊侯會於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
 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
 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西也故
 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
 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記使北邙之人尚有考察寧太

季二月巳丑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南堂集錄 五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觀非望者相屬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卷十六

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公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頽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遙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卷十七

湖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感歎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遵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興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華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屈而盡壞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南豐集錄 六

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開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與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其旗旄錫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爲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安甯百姓其不幸殺越剽

攻駭驚聞卷而金運於大南長谷之間則將紀晨夜蒙霧露陷阮曉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具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觀乃習關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擗笏使士民化奸究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者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記

南豐集錄 九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曰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築吾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甬厓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杭稌而渚有蒲蓮也於高而追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縣志 二十

是鴈之下上。釋於深而逐鰭鮪之潛泳。此吾所以永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陵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息倦而樂于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人

之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損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季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北闕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縣志 二十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公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后兩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三十二

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繼公以死是時公言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奪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三十三

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之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類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隱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室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

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使仙佛中人盡如顏公，則仙佛亦何負於人哉？予固諸文往往自出已見，非議古人，予必痛抹之。此篇儘有快處，不忍終廢，然亦不容恕也。

越州趙公教舊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舊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饒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廩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輸及僧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勿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饒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貴其償并男女者
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病病之無歸
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
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亦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
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發夜憊心力不少
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
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二十六

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病成者殆半舊未有鉅於
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
所捐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
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
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舊診之
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
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
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
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

幸而遇歲之舊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煩而
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
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衡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
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
趙公救舊記云

按趙公者清獻公杵也公本傳自知成都乞歸知
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大半杵盡收荒之術療病
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二十七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
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偃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
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
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
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添造道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南豐集錄 二十九

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
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
於羣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
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
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
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擬峴臺記

尚書司馬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
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豁之形擬乎
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
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陞因大豁其隅因客土
以出豁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
閭廓惟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
而雨驟潦毀蓋裁弄委於榛藂莽草之間未有卽而
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南豐集錄 二十九

草發其亢爽綠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樊
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豁之平沙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槐
勁槲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
蒼顏秀壁巖崖拔出奇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
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曉暝遊人
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煙開
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
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

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其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廼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按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蹶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銜縮膠輳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隘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卑

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
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
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官以數十百其
瓊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簾席而盡於四瞻程公以
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
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
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南豐集錄 三十三

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
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
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
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師孟吳人嘗提點夔路刑獄部無常平粟建請置
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白不
可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又爲河東路
晉地多上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師
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歷洪福廣越

爲政簡嚴皆有生祠終光祿大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記

南豐集錄 三十三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尚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儻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硤腹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歸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共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炭寧處無所拍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穉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基然於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三十四

親因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間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竹朴徒死交迹不以屑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修之門閭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庖序列兩旁浮圖所川饒鼓魚螺鐘磬之編

古文讀編

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
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夫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
其歸一當於義則條然縣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
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
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
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
普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泯溺其所學

古文讀編

卷之二記

南豐集錄 三十五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條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齊苞之房樓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條持簿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南豐集錄 三

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以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攝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

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與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南豐此篇與荆公講院放翁經藏記皆有取于釋子輩能辦事而愧儒者之不如余謂三公之言似矣然未究言之也釋子辦事非其才智過人良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三

無謀議相撓無前後人意見相左耳若移此曹當官任事甲可乙否朝作暮輟吾未見有能濟者也又此曹辦事多從悍勞恐苦身執猥褻中來使國家師其意以任人言輩師其意以治身何事不辦又究而言之釋氏以出離生灰爲辯以有漏因果爲末務儒者以道濟天下爲辯以功名富貴爲末務能者自能不能者自不能儒釋後人亦各相當未見儒之不如釋也

秃禿記

三子合
禿好

秃禿高客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
留高客更給娶周氏與杜氏罷歸周氏志齊給告縣
齊贊謝得釋授欽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
基得告歸周氏復志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
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授
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
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
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遽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三十八

受租米趨歸梓挽置廬下出僞券曰若備也何敢爾
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
衣書里姓縣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
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
應言為覆周氏引產子為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
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檻其咽下不承陳氏從旁
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秃禿也召役者
鄧旺穿窬後垣下為坎深四八瘞其中生五歲云獄
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

秃禿
禿禿

如此人
如此事
不復言
豈復論
其得談
面有沫

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
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
鄧州者皆是惟殺秃禿收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
以棺服飲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界倫買專
為殯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
人罔擇于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于其配合孕養知
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
刻其事納之瘞中以慰秃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
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肇作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三十九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官至兵部員外郎宋
史有傳傳中惟有為京東轉運使發提舉捉賊劉
舜卿之橫及知饒州理此獄而已仕宦作得此等
一二件便可不朽

沈率府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于吳興故世
爲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
林徙家于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
使宗旦恩卽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
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
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
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
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間、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墓誌 南豐集錄 四十

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厥族人能愛以均、
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
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饑、輒發倉
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旣老、治其家事、不肯懈、
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
使汝守我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
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塋錢塘之
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塋也、吳氏實從
上三人曰、曄曰、曉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澈、

曰、湜曰、漸曰、澣、曾孫三人曰、阿、楊曰、阿、荀曰、阿、阿、時
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嚳汝惟沘、出予假汝寵
錫、其外親東官之屬、有長衛君、命君于家、俾休其老、
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隕然順退、
媚于林丘、不蘊于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
里巷之依、惟此、今人流澗、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
旣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
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墓誌 南豐集錄 四十

了不足紀之人、湊然無奇之文、然自有典刑可重、
存之以備子固一體、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姓黃氏福州福清縣人祖諱謀考諱偏皆仕閩
越夫人嫁同縣林氏爲殿中丞諱某之家婦尚書屯
田員外郎諱某之妻有子曰繫爲太常博士集賢校
理有孫八人曰希宣州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
曰旦明州象山縣令曰邵杭州南新縣令曰顏許州
臨川縣令曰稽曰雄未仕也其二人早卒有曾孫十
有二人曰睿慮虞虞虞虞虞虞其二人亦早卒夫人
年十有七治平四年正月癸丑卒于京師之昭化
坊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始殿中府君與其配福清
縣太君鄭氏皆春秋高安其鄉里不肯出屯田府君
乃從事漳州泉州興化軍踰二十年終養而後去夫
人能盡其力治飲食衣服以進其喪能盡其哀皆如
其夫之志其子既就學夫人嘗夜治絲枲居其旁以
勉之至其後其子遂以文學名天下旣而其子不克
壽屯田府君亦卒于官諸孫皆幼夫人已老矣乃栖
吳郡斥賣簪珥以綵理其家絲枲生聚至有日以食
有宅以平居日夜課諸孫以學有不中程輒朴之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墓誌

南豐集錄

四十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墓誌

南豐集錄

四十三

長遂多知名連以進士中其科涇縣復校書集賢世
其父職夫人乃顧諸孫謂曰我始得事祖姑今得弄
曾孫遂保有汝家起于旣墜吾老且死不恨矣涇縣
旣服夫人之喪以其柩歸吳郡實華山某年某月某
日附屯田府君之兆而屬余銘銘曰
女職在官行止于柔扶微救阨則匪我謀勢有孔棘
義不得寧任重于已振壞爲興我儲我積乃續蒸嘗
我宗我飭乃襲印章蒼顏秀眉燕其作止其燕伊何
維終受祉莫仁且智疇濟登茲播告無極視此銘辭
林希之祖名高其相與也時蔣堂爲郡往依焉蔣
遣其子之奇與二林同學後皆爲顯官希當紹述
之時爲制詞醜詆元祐諸臣至陰黜宣仁爲老奸
弟且在神宗時論李定在哲宗時論蔡確章惇呂
惠卿鄧綰其賢不肖懸絕如此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賁傲非也賁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傳之德行而審諭之則示之古文讀編 卷之二 議 南豐集錄 四十五

以道者以審諭之爲淺故不爲也况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

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而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石林燕語云國家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耳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吳中卿知諫院皆兼侍讀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韓持國才景純胡宇夫爲院判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中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議 南豐集錄 四十五

惟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此議當在熙寧初。鹿門謂當因伊川爭坐講而廢。按兩人原不同時。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

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

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四十八

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禪，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跋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惟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思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四十九

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

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欲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述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籍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述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卷五十一

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義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

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卷五十一

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

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五十二

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又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稱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于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

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五十三

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

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則其肯意庶得以商確焉

此議成南豐以示歐陽公公答書曰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于習見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羣口喧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于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其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入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卽雍曹滕畢鄭邠邢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

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
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
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殊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
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畢者所以節人之常情
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
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
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
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
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五十六

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
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玉
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
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
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樂邵胥原孤續慶伯陪臣之族
耳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爲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
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不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
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

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
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
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
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母與官衣食嫁娶使
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
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五十七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壞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上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古文讀編 卷之二 議 南豐集錄 五、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祿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

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過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屑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頗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議

南豐集錄

五

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
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
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
戍○不○可○以○不○增○糧○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疆○不○可○
以○不○賞○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
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
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
游○徼○之○吏○強○者○既○驚○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
或○連○二○三○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卷之六

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
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
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
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
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
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商得治
其貨、賄工得利、其需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
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
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

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
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
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
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
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
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顛瀾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
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
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
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卷之六

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
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
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
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
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祿祿之
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
禍、則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
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生
土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

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帛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阨，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驚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密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議

南豐集錄

空一

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庠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廩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

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孿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議

南豐集錄

空三

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蘇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失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
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
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惟恍恍亦莫之繫皆足以高
視古今業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
立在約彌厲而志屈于不伸材窮于不試人皆待子
以將昌神胡速于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
子稚間托婚姻相期道義每心腹于超軼亦情親于
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颺駛計彼陵而猶疑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宋文 南豐集錄 辛四

淚流沈而莫制聊寓薦十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
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
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
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
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
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其畧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
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宋詞 南豐集錄 辛五

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
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
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
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叅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
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旣而歐陽公爲禮部
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
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
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
家有其書旣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

省校書郎頃之以爲蜀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
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
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
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
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
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
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
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
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哀詞 南豐集錄 六六

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
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
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
中而辭將刻之於塚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閔兮古今辨興
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夾大河兮嚙
扶桑聚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
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官商羽裴裴
兮勢方颺執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

著兮曄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哀詞 南豐集錄 六七

善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齊書 卷之六

之道、非滅人言以儉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羣下既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如魏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闢而其學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

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常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以據依、而嗣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世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南齊書 卷之六

是也、何則、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矣、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說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韓魏公嘗爲諫官所存諫藁三卷自序云欲飲而存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才從諫之美。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景仁爲諫官。公以藁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爲彰君之過。如溫公言。則魏公爲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委曲分疏。不自覺反墮一偏。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南豐集錄 七十一

不如曾公此論爲明白正大而無弊也。

宋史蘇轍列傳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第。同策制。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舉仁宗春。殊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卽位三十餘季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書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季矣。古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東坡集錄 乙

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官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蠱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官中好賜。不爲限極。

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人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季。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

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怠不修。公誠能有意于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皆莫敢言。輒往見陳升之曰。管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三季。授齊州寧書院。又三季。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季。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季。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

位窺視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語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官觀以避貶竄。轍其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季。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季寬剩。大約足支數季。且依舊雇役。盡今季而止。催督有司。審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李綱集錄

四

議差役。迨今冬成法。來季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說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殊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季。皆未可施行。乞來季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季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神宗

以憂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肅米脂等五砦。二季憂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訴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李綱集錄

五

之事。至上妙年。毋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脩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貴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愕。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

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欽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官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于筭也。尋又

古文清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六

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時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胙案，以爲軍監。其三曰分脩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制腹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

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季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

古文清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七

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擬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寔非利。管胙案所掌，今內

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舡，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管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戢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劍令出賣，上下皆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八

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

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管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管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管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爲少，則不思人多，而幸于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九

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相，請擬定立額。埃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以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臣大防命諸司吏任承壽與省吏數人與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

復以奸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彼以賊刺配。大防畧依
轍議行之。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
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
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
庶政。至是五季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
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
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
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
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十一

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至尊國安。疎
君子任小人。則至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
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
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
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
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柙牧。無是
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季

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
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
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
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
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
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
輩若近。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
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祖宗朝廷也。惟陛
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十一

膺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
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
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
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
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
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
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
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
沮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

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城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事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開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辛寅集錄 十二

前之費，四方驚頽，泉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額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皆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皆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季

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闌三季，狹鄉不及一載。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季之費倍於雇役十季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日，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季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脩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辛寅集錄 十三

勿疑法或未完脩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季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恐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季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

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種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盭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輒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失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輒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十

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季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峽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輒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令用兵亦不得不用輒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常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

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舖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指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諸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諸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輒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宋史列傳

十五

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輒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頌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輒奏前除清臣給練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關官何輒曰尚書關官已數季何嘗關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季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皆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關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

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寧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與策題，卽爲和就，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情之兵，置宗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李綱集卷十七

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弭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脩纂，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既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誠決事，上下恐人懷不安，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

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弭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季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

古文讀編

宋史列傳

李綱集卷十七

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請知表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季又謫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名，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十季。政和二季卒，季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輟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

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殊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于世三子遲迺遜族孫元老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明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此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辭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且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闊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至調亭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古文讀編宋史列傳卷之六

先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軾見之軾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于其間哉

古文讀編之八目錄

蘇文定公集錄有傳

卷之一

○上書劄狀

上神宗皇帝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論川臺諫劄子

論冬溫無冰劄子

古文讀編目錄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論西事狀

○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兩制諸公書

上劉長安書

上昭文富丞相書

卷之二

○ 進論	夏論	商論	周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晉論	七代論	隋論	古文讀編	唐論	五代論	周公論	西戎論	北狄論	西南夷論	○ 歷代論	三宗論	漢高帝論
									目錄									
									宋史集錄 二									

漢文帝論	漢景帝論	漢武帝論	漢昭帝論	晉武帝論	晉宣帝論	宋文帝論	梁武帝論	唐高祖論	古文讀編	唐太宗論	玄宗憲宗論	周公論	五伯論	符堅論	鄧禹論	荀彧論	賈誼論	王衍論
									目錄									
									宋史集錄 三									

王導論	狄仁傑論	姚崇論	牛李論	陸贄論	馮道論	○古史論	齊	魯	古文讀編	陳	蔡叔	晉	楚	燕	越	老子	晏平仲	屈原
									目錄									
									雜錄集錄									
									四									

孟嘗君	平原君	魏公子	春申君	蘇秦	王翦	刺客	卷之三	○策	古文讀編	君術一	君術二	君術五	臣事一	臣事二	臣事三	臣事四	臣事五	臣事六
									目錄									
									齊威王錄									
									五									

臣事八
臣事九
臣事十
民政一
民政二
民政四
民政五
民政六
民政八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六
○叙
古今家誡叙
古史叙
元祐會計錄叙
子瞻和陶詩引
○記
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
黃州快哉亭記

齊州閔子廟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贊
管幼安畫贊
○辭
御風辭
○銘
顏州擇勝亭銘
古文讀編
目錄
東坡集錄 七
○書後
書楞嚴經後
書白樂天集後
書金剛經後
○賦
黃樓賦
○祭文
代三省祭司馬溫公文
古文讀編之八目錄
畢

古文讀編之八蘇文定公集錄之一

吳郡士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第志長志慶參閱男偲偕做編輯

上神宗皇帝書

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蘇文定公集錄

乙

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

力不給則田弗而不治不若不出也思遠人而德不

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

古文讀編

卷之一

蘇文定公集錄

二

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季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遠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

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以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管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入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是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

蘇軾集錄三

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常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

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是急。而萬物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

古文讀編

卷之一上

蘇軾集錄四

其車重。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偵。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陷。其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以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

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五

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矣。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若則遭亂，遭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

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季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六

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卽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者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季之後，無實之士將

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如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勑。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如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論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避。而後濟。臣井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

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糴縣。而至于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貴。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一處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季之法。相

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然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上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

古文清編

卷之一 上書

李誠集錄

九

官破壞其次第使之窮窮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鈎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

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鈎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

古文清編

卷之一 上書

李誠集錄

十

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遠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

內侵繼遷。徵送每左。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縣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熙寧天下之衆。遂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兄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註 十二

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聞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瑒。韓令坤。賀正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吉。李

繼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海。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餽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蕭何如蕭瑒。土崩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註 十三

八。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日官給茶。綠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綠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

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疆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城集錄

十三

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灰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

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成與止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諸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管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季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城集錄

十四

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賢錢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

毀春祿之祭。不與莫賢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思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漢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賢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

十五

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賢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晉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承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

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其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戮。雖宗室。誰敢觀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

十六

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歛重兵。聚之京師。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還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

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二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樂城集錄 七

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費。費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及於賤。致賤。必以費。致費。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

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狝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季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達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奉。不候歲月而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樂城集錄 八

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聽。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後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

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繁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集集錄

十九

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租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接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

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益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輒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書。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集集錄

二十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誓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邇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辟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城集錄 三

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觀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

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

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遠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夫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成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伏惟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城集錄 三

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谷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溺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旣散者

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限。雖者存其舊而
不任事復差役而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
令行之。昔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
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
以謝左右。陛下試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
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
等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盡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
誠。干犯天威。伏俟殲鉞。臣輟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城集

三

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
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鉅默
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盡
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
者日富貧者日貧。今欲散青苗息二分。收富人并
兼之。從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
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貸與
私貸不同。貧家難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

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蕘
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
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
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
苗。責以見錢。僅置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
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遺竄。均及同
保。貧富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
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城集

三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
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
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
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
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
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
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
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
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
催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

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知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穢多不可供億况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况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賦得罪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三十五

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

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已具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旣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旣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囑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東坡集錄

三十六

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置牛今也使之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奸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貨賣以取贏多則賤賣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諱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深害民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

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民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奸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為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輪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為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且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咸平集

卷之二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惑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并俟詠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咸平集

卷之三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故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皆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閤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張安道

三十九

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泰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狀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見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

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傳孝

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

從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

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

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

廷訪謫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治

矣夫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

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

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宋張安道

三十九

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場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兩敵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

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顧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常平太息。日晏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奏陳集錄

三十一

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遂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患。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策。再生戎心。惟懼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捷之。臨遣執政。務以強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

萬全。既而出兵。恐人之毀築城不守之地。則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勅。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秘寶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怒。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及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面不同。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奏陳集錄

三十二

可悔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而禍小者。有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少。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何三者。則陛下之後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

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桑城集錄

三三

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素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

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上書

桑城集錄

三四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開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劄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劄狀

宋真宗集錄

三十五

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傾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久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

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劄狀

宋真宗集錄

三十六

論冬溫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著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徵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爲言明也豫之爲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劄狀 宋城集錄 三十七

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緩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爲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宗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字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不辭之爲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

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能更爲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

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於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紹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衡格而紹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勘失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劄狀 宋城集錄 三八

成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朴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權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尤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者

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諸事皆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任永壽等言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諸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宋城集錄 三十九

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秘書指日循例當得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洵資才凡下從弟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卽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卽真迺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洵罷少府簿經年

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婿卽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騫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日很多待閑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比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順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卽加改正未行者無所前失勉強修飾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宋城集錄 四十

故此兩歲化爲有年妖事有過差猶不免常懷無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僭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或罪厥罪耶進止

此制臚列諸人多不顯其可考者王子韶本安石所引用以安石指貶祖無擇元祐中遷太常卿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爲銜內

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也與糾正合傳又云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先帝親批云云竟未及也杜常傳甚略然絕無貶詞初爲河陽司法叅軍富弼禮重之後歷官數任皆無一事止云崇寧中知河陽軍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于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若不觀此劄則常在賢者之列矣史書之不可盡信如此陸佃雖出安石門然其意常依于厚與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堯城集錄 四十二

韓維並賢者之流也此所論又其子弟之事子由以此居諫職其不能久安也宜哉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堯城集錄 四十二

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

一陰在下其卦爲垢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進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劉狀

東坡集

四十三

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咽喉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跡三代今觀其說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髮髯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敗黜若無所指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劉狀

東坡集

四十四

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眦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繫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官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遼遠久而

不召亮灰二人皆垂泣思亮夫聯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賢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賢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令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戾戾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劉牧

東坡集錄

四十五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論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役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間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劉牧

東坡集錄

四十六

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東坡集錄

四七

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與事至此。

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戕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輒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盜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東坡集錄

四八

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縣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收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頗多者，徭役

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蕪莽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東坡集錄 聖元

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以邊遠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

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之則其弊必甚不能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論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東坡集錄 聖元

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格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歛之臣才智方嚆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

徒貴就賤用近易遂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
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
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
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
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
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
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為費已厚然後
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東坡集錄 五十二

布于外兜荒水旱有不可知欽之則結怨於民
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
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
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
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
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
欲幸孰厚焉

神宗初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
公為之屬公見升之言時政又以書抵安石即此
狀也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出為河南推官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東坡集錄 五十二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乘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
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沮日深入寇
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
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未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
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
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
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
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遑中外臣子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宋徽宗錄

五十三

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
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議論幾事既具本職
感激思報宜異常入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
聖意由此感悟雖被遣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
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
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于前羌戎
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氐本與西夏世爲仇讐元昊
之亂臣宗頤其策制梁氏之篡臣宗籍其征討世効
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氐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

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卒氏其大將鬼
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
董氐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節鉞付之
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
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
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
仇結惟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脇誘人多保忠令
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
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氐之從來告立嗣朝廷因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宋徽宗錄

五十四

其所請通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
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
分董氐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
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
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
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開仍云來年
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衆亦由此
此所謂致寇之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
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于復讐計其

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容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循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于義甚長，而元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聞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危誓，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劉氏

宋集

五十五

以激厲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吳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兗狂輕用，其果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吳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臣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元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

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龜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劉氏

宋集

五十六

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竊力屈，畧脩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秦爲購，不若從齊爲購。于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踰于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于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

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
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窮而無告遂
勅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
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
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
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
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
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
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宋城集錄 五七

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
于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
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
道指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
在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俱被殺戮是
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
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
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
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懼畏雖未卽款伏而姦

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
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歟之勢也今朝廷日
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
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
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
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
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
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
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

古文讀編

卷之一 制狀 宋城集錄 五八

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
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
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
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
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
法施仁行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
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媿安
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
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

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連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諸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篇狀

宋城集錄 五十九

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者皆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于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遞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遠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

言至今憐之臣雖不敘究觀往事以爲可施于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鉞斧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古文讀編

卷之一 篇狀

宋城集錄 六十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三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間。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宋城集錄 卷一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宋城集錄 卷一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楹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榛莽芟夷厥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李坡集錄

六三

彊弓右毒矢陸剗則斃象岸水伐則執蛟鯨熊羆虎豹之皮毛龜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澤枯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彼於器用求珠之工隋戾夜光間以類玼磊落的礫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李坡集錄

六四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朱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莒孔忠公西與公西微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于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棘棘茨噪隱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靡者是以前世之君子紛紜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

因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于午。邪。賈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命。嘆。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魯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

卷五

其所長而求之。故曰在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急。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

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惟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

卷六

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鼓詞犯之而不能許。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屈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隨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宋城集錄 卷八

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歟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肯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 戊於左右夫其五十篇

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起處猶是科場技倆六經微見其端以後議論高出宋人之上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宋城集錄 卷八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東坡集錄

六十九

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

之士慨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凡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劉長安者劉侍讀原甫也原甫嘗爲蘇長公誦陳元龍語長公書以識之觀其氣真有不可一世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一書

東坡集錄

七

次公此書蓋規之也次公規之而長公稱之蘇氏二公奸尚亦微有不同耳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職
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
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
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
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
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錄
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
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七上

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
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彊漢
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
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
有餘聰明虛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
而不逢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
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
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

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
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
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
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王賢君者蓋
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
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
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
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
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東坡集錄 七上

疾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疾之非真疾也
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
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
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
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
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
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
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

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
 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
 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來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
 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
 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
 不悲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
 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忌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時
 號紛呶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一 書 東坡集錄 七十三
 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
 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
 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
 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
 者明公共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
 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
 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十倍於公
 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
 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

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
 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觀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
 者不宣

古文讀編之八蘇文定公集錄之二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俞鳳章第志長志慶叅閱另僂偕做編輯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管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蘇文定公集錄

乙

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蘇文定公集錄

二

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害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季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季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祭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述論

東坡集錄

三

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禘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縣也縣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季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宜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疆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于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操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述論

東坡集錄

四

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駸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豈物之強者最以折而柔弱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有而常固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未

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通論

集解集錄 五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管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墮。啜土羹。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饔豆。列其醴醢。備其醑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通論

集解集錄 六

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脂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常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建論

樂城集錄 七

文而與魯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於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大唐虞

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樂城遺言云：公解詩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兎等說，魯祖編禮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才年十有六，史人所未到。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建論

樂城集錄 八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述論

東坡集錄

九

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

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損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目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述論

東坡集錄

十

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當時燕秦非不爲此論所以卒不成者六國無明君朝聚暮散爲秦人所欺而不悟也

一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處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述論 秦城集錄 十一

梓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
繫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管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伏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氣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絕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延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述論 秦城集錄 十二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素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荊州不守殆天無意於劉氏者茫茫疆宇皆有定屬獨川中彈丸又以詐得之子由謂其棄天下而入巴蜀棄之一字於勢當否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目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正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管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達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歟，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東坡集錄

十五

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失其樞，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來天下之故也哉。

自處太高之弊，不獨晉人清談爲然。凡後世道學氣節文章皆是也，但覺晉人所爲真於後世耳。

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自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東坡集錄

十六

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季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北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枝，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

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播子房。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此。方大亂。然後奮而成其弊。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史記

秦本紀

七

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未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讀史商語云。蘇子由謂宋武有可以取天下之勢。

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細考當日亦未必然。此時環秦而伺者。如赫連。如拓拔。皆鬼豪也。欲安國中。且盡攘此輩。非大豪傑爲之。三十年不可。宋武起布衣。至此功名已極。而年亦邁矣。即使留關中。度必不能延幸。以與諸人爭。則精力不足也。古之用衆者。因其勢而驅之。漢高東向而爭天下。因思歸之士也。帝當日從征將士。無不欲東。使強之居關中。誰與同心任事者。則爪牙不足也。有此兩不足。又迫之以禪代。宜其狼狽而歸耳。使如子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史記

秦本紀

六

由之策。不五年武帝殂。恐關中終爲他人有。而江南又不知歸何人。究竟兩失所據而已。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東坡集

九

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韓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

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東坡集

二十

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篡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依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莫不在我。故

其視失天下其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
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
聊耳管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
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
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雖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
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
下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語

東坡集錄

三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
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
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論語

東坡集錄

三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順指如意雖李
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季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管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公、伯、侯、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亡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山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

兵得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徧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秦城集錄 二五

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晉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牧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晉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蠅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桀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遼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秦城集錄 二六

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李城集錄 二十七

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郃史輩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

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絳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李城集錄 二十八

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欽至追項籍於圍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慮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次公此論亦有感宋事而發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楚論

宋誠錄

三

周公論一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大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楚論

宋誠錄

三

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譏惡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若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東坡集錄 三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管者豈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居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太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東坡集錄 三

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其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襲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秦城集錄

三十三

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種裴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晉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季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拍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秦城集錄

三十四

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澹。不自

古政續編

卷之二 進論

秦漢集錄

三

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於敵。其後秦人圖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憤激。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者。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

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埃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續編

卷之二 進論

秦漢集錄

三六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持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集解集錄 三七

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

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悲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進論

集解集錄 三八

入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季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狀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朕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常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疆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三宗論 以下歷代論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歟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三九

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折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于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誦述古人言事雜以己意不復自出議論于固之文多用此體直述古人言事畧用一二語掉轉卽以當自己議論于由之文多用此體

子由歷代論與古史諸論皆其晚年作亦猶長公志林諸篇與應詔集迥乎不同諸選本往往不分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四〇

今照原集離之亦見古人識力與年日進也

漢高帝論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遷章耶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凌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耶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黷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耶以爲楚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滅集錄

四十二

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耶既此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慍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人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邀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耶相持耶雖欲還

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耶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大命非人謀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滅集錄

四十二

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秉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賽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傲凌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歿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道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疆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歿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阱時伺而譖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四十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四十四

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老成之言

漢景帝論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若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尉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灰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逼王成龍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表益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成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四十五

當時王安石以邪說惑主神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安石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其釋鳧鷖末章以爲以道守成者使羣動秦而不爲騷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凡其所言皆導上以不恭不儉罪及于民者子由此論蓋有感之言以此類推二蘇諸論爲王氏而發者十常六七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四十六

漢武帝論

言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漢集錄 四十一

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慰？帝謂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

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求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肉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案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漢集錄 四十八

一 漢昭帝論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然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成生之變，其言琅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東坡集錄 四十九

不亂昭帝享國十二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

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歎，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族勝，感廟贖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東坡集錄 五十

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

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書云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官人使令皆爲窮終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然則昭帝何常有嬖幸光何嘗不爲之制考之昭帝納后時后年纔六歲帝十二歲而長主已先爲納周陽氏女帝不壽爲知妃色太早不開嬖幸也次公此論考據未明然不失爲正論計其作必在哲宗初年有感國事而發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五十一

晉武帝論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亮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推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五十二

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佚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遼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聲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聲之正勸帝易以司馬懿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

而夷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悉、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揚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肅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漢集錄 五十五

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提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

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禍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漢集錄 五十四

晉宣帝論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路。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二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晉書

五

於上義士憤然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弘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薨。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

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揮手而定矣。然外平微外蠻夷。內廢李平。廢立旁繫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愚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晉書

五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服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文帝

五十七

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歿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威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

夙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乘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在亂以故社稷不以賊遣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寔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選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寔子已夙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商臣之亂華寔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文帝

五十八

緯以才能任事亦并成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在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使美之等不殺麴陵營陽二主恐不能終爲昌邑使文帝不殺美之亮晦三臣者亦不能終爲霍光古今時勢不同三代而後欲爲古人之事亦難矣哉雖然殺美之等可也并殺其子弟及兄弟之子過矣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

明道其所以專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網王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刑政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矣

合老與
佛處
無道

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縉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斥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狗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梁集錄

六十一

貴高將恐廢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欲滅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災咎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梁集錄

六十二

此見。

唐高祖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弟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六十三

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承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

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之二

唐太宗論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歿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李誠集錄 六五

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秦而使其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出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于奪至于如此帝嘗得秘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播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還則于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李誠集錄 六六

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冥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崇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健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奪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

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勳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于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勳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勿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于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于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于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故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于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城集錄

六十七

玄宗憲宗論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唐之亂政案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償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堅刁易牙身死不得基五公子爭立伯業隨變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城集錄

六十八

賢人之可在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從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官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用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

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
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
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
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
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房杜然皆一時名臣
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
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
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
然因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詩

宋陳集賢

六

利者爭進韋堅楊慎於王鉞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
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
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昇皇甫鐔皆以利進度
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
以自娛樂昇鐔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
卒遂去而昇鐔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
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
世其害未究故害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
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恐無

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
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
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詩

宋陳集賢

七十

周公論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三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末四、五、相、距千里如畫基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七十一

王克商而及商政列爵惟五分上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羣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子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大國無以受之吾

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固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簡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七十二

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

不爲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于衍沃，蓋平川下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行，惟町之壯，預以町爲小頂，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論

五伯威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患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

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井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和鄆之君爭鄆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狄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

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之而尚何以爲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符堅論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成山東省立圖書館藏不能通也猛之將歿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國鮮早先虜我之仇誓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歿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小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以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

天下不一爲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藉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簷之憂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第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遠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疏旣命侯于

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
裸將常服黼黻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
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
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際
曰子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
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
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
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
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
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
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
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于垂葢也哉使堅信猛
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葢百人
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也

鄧禹論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
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
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
長安財官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月之計財
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敕
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
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歿卒不
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
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
然赤眉方彊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
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收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彊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
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
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助而西歸也
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

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
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淝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
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
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又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荀彧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漢高帝之于房也董昭建九錫
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
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于
漢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郡
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
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
于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
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
古。文。讀。編。卷。之。二。歷。代。論。樂。城。集。錄。七。十。九。
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
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
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
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誼論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誼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舉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誼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漢集錄 全

之難哉使公誠用誼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慮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執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遜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厭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

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焉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誼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誼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旣還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漢集錄 全

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征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患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此篇與長公魏武帝論絕相反自今較之大公之說爲當蓋長公爲少時作此作出晚年故也

王衍論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東坡集錄 全三

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指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

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滯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東坡集錄 全四

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開聖人之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至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譏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

要之與王行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聞吾則罪人爾矣。

此篇與長公日喻一篇同一意皆爲王氏發也。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滯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狎淺見信於帝專以法

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孽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爲國晉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

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誥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鐵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論

秦城集錄

全七

鄭國小而偏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子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人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于皆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路伯石以

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實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論

秦城集錄

全八

狄仁傑論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梁城集錄 九

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陳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戡殺天下豪傑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旬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反使廬陵王不決旬得五萬人今欲拉鋸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

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附始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梁城集錄 九

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狄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論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璟集錄 九十一

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導以曲爲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來未終不可巡幸壞屋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謹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聖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

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已也百司已戒

供擬已具請車駕卽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

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關元末帝在東都

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

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

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崇

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

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

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璟集錄 九十二

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牛李論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百欬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九十三

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遽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

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沂隴不三日至咸陽睨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及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九十四

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墜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邪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許其乾沒府錢肆拾萬緡實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借逆意悻然小丈夫之

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蒨、襲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邪？子由此論似有感時事，以奇章比冰水云者。畢竟牛李兩人定論不盡然。崔德符楊嗣復論頗合余意。余有說在其後，姑存此篇以聽參詳。

陸贄論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暨。』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當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暨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卽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芑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

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
安者必久人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
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
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
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
涵養藩鎮凡節度使從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
後難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宜武劉士寧以暴慢失
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
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進之可也討而逐之可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城集錄

卷七

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
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
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
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
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豈肯拍軀與之同惡乎今若
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
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
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
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

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
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
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
爲河朔諸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
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侵天德塞軍使張仲武
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
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
之逐也以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宋城集錄

卷八

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威王自嘗
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
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
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
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
友因而爲鳴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絕然
無後患歟後可以言智也哉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譬無主
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
竊悲之宋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
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仁問
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殺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
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管子者無其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集解

宋城集解

九十九

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行弑公而立景公晏
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
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
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
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
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

附于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
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
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
于夷狄而性本不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
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
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
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
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
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

古文讀編

卷之二

集解

宋城集解

一百

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
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
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
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
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
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
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
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于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
議者誠少恕哉

青箱雜記云世議公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本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讐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卽世秦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爲墮于虎口而道免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迂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生平不曾妄語莫能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

古文讀編

卷之二

歷代論

秦城集錄

一百一

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蓋俗人惟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齊 以下古史論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誼無異夫陳平賈誼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爲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歟死不旋踵適庶爭立威公不得墓幸而不亡以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一百二

天下必先治家以爲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爲齊大夫寒門反玷身備三歸而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微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亦患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輪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威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

遂與威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威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味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于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攷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爲。指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

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歟哉。

陳

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爲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產曰。子爲國慎之以禮。不狃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懼。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鄭顛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亾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亾偪而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仆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爲亾之先後也。

蔡叔

世俗之說曰舜禹堯不得其死而遂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佚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况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况於聖人手彼小人何以知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二百七

晉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欲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厥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收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欽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遠邇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一百八

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邪齊桓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厭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服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等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斂不戰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

楚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後之狀
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
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
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
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
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
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
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一百九

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
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
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
諸侯而楚遂以與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燕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
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
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
之事說之自是交兵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
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
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
與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
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獨在恣行以速滅
也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一百十

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
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千丹不聽鞠
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
亦何救秦之滅燕而况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

越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凌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示
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
號霸王而實歛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昇楚
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
至王無疆無閭閻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
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
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美經營中夏食而不止
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
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
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
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強北征
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
如蔡謨吾有取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二百一

老子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樂
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
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
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
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
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
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教也周故示人以
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
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畧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
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
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
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
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
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二百一

晏平仲

管子以威公伯欽其家淪後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
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
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
於威公其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
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
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
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
遊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
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
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東坡集錄 百十三

屈原

漢賈誼爲長沙傳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
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
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
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
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
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庶直而不知道
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
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
歲幾乎其志也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東坡集錄 百十四

孟嘗君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威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平城集錄

百十五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拒燕有燕頗趙舍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彊秦難矣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平城集錄

百十六

魏公子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威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慕之醺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百十七

春申君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爲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繫於中乎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秦城集錄 百十八

蘇秦

秦疆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爲橫者易爲功爲從者難爲力歟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愈歟蘇秦本說秦爲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爲之術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歟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歟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是矣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錄

秦策集解

百九

王翦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大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剛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錄

秦策集解

百九

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集解

百三

刺客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賢孔
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翻以
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
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耳而
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
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彊
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
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

古文讀編

卷之二

古史論

集解

百三

始以謀于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
十二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七
首劫齊威求侵地者故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
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莊
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
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
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
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七首劫威公得非要盟
平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

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歟亦非所謂賢也

古文讀編之八蘇文定集錄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王 驥弟志長志慶察閱男侶偕做編輯

君術策一

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

詔兩制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偽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推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爲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

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而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歛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欽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二

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蹏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進速驅之有方而擇之有時則終日踐蹏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者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

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管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三

敦厚長者以服其超超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效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

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是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策二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泰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

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狀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

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朕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入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李林甫是也

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不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蠱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

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之談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勢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李林甫是也

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策五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
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狎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
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
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
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
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
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
夜渾渾。越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五

咆勃潰亂。蕩狀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汙漫而無所
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
怒全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
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狀天下之人。常狎其安。
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
感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徐其。
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
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
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

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

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
直行犯君而无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
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
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
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
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
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
今不為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五

俛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
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外。橫潰而不可收。譬如
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
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
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
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
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
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假
及於為變。苟其蓄渾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

皆將勃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天下之賢人必無忿而自決之理。決之者必天下之庸人而奸人遂得而乘之耳。此漢唐之局也。若宋之末年。但見日趨於靡靡。誰爲決者。子由蓋未見此也。

臣事策一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亦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

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狀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狀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蹙狀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

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俗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李城集錄 十三

乃敢上章譴諫。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清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表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晉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

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而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李城集錄 十三

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晉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三代以後。重臣決不可爲。雖聖賢豪傑爲之。亦不能善其終。以人情日薄。而人言日煩也。然次公此

論國當存之天地間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梁城集錄 十四

臣事策二

仲尼之鄉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
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
此未嘗不旁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
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
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
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
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梁城集錄 十五

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
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朕明斥其罪故夫天下
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
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朕後可以深服天下
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
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
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
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
得不朕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

政之患。朕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

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狀。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諫。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愚。不。可。爲。者。有。愚。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朕。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臣事策三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漑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城集錄 十八

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燁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有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梏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

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城集錄 十九

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旣安先世老將已歿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蒞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季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畧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貴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

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於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朕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城集錄

三

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事策四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晉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晉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城集錄

三

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秦城集錄 三

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

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播擻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秦城集錄 三

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晉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擬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語作而意不佳

臣事策五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秦城集錄 子部

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圍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

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做睨邀賞，不肯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而闘，必有事而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蹇蹶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闕之所在，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秦城集錄 子部

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蹇

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
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
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
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
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很
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
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累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
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
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爲戎御使訓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城集錄 三

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
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法不能用則
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
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臣事策六

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
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殫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
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
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
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腰汲汲於事常若
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
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管者世之隆替臣
嘗已畧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洪水橫流民不粒食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城集錄 三

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
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
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怠荒之心各
安其所而不顧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亾者惟
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
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
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
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

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遷選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城集錄 三十八

為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為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

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博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督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城集錄 三十九

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皆懶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苦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

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爵祿已極而怠心生皆因學不正若以術使之終
是治標之法而已然却是真實語

臣事策八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
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
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
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
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
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
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
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

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旬
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
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
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
金玉錢幣、此其富、得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
誅滅、此其勢、非特一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
權利而專之、是故虜虜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
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
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

天子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爲者。此其可怪也。往季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效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賞之。矧朝廷之間，不出十季，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惟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十人，凡此皆備具而無

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天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荷

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殆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訓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大旨不過曰任法不如任人中間摹法敝一段極爲生色

臣事策九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管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壯壯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遠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

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遘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牛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適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五

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五

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策十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瀛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三

敢欺武吏爲之操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右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

用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歸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三

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耻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

以其祿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外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辦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特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葉城集錄 四

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教而有以自養各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者矣

民政策二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葉城集錄 四

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弟廉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狙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趙之心而

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晷晷良邦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鏘斯趙以蔣黍麥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樂城集錄 四

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猥矣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

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隱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樂城集錄 四

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惟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議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策二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二

戰攻、雖其死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刼而從之、則可以與之能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

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二

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

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六

其所求且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開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及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

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四七

民政策四

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霽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析孤竹西攘北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漢九令諸侯築夷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集錄 四八

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闢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

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宋集錄 四九

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

險誠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蹙。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戡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唐荆川曰。首尾俱是戍兵。中間咤出土兵一段。甚是跌宕。若使他人為之。則必說了罷戍兵。而後言

土兵之可用。則便成格眼套子矣。

民政策五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弊端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季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井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五

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井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以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

無餘飢季則轉成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

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歛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五

故特爲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行者也夫知之而不可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或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實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

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災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倍。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陳集賢 五十五

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

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陳集賢 五十五

民政策六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

五十六

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久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

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胡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由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

五十七

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昔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旆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舂築。官室遺城郭。此非有必凶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

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
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
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
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
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
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歿亡遂
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
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
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卷六

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
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
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
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
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
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
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
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
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

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
緩矣

唐荆川曰此篇之妙全在說國病與農病二者夾
雜混融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卷六

民政策八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食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策 策 策 策

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觀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爲亂取礪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需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聚粟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

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疾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燒塿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逖邇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策 策 策 策 策

水旱民之菽茹往者因其成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季盛夏泉水決溢無

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飢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志故
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
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
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
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方
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
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
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
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李誠集錄 空

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
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
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
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
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
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自三代以後土田寬狹生齒多寡遂判然不齊漢
唐西北無盛宋以來江南殷阜由勝國至今都城
在東北幾四百季而三輔之地一望斥鹵自虞集

爲京東水田之議至今爛熟書生口吻而卒不可
行此何以故也近于文定筆墨有一議似可用然
條議無及者偶讀次公策括出此段與議者商之

古今家誠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卷四

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儺億、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縣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

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歛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話頭自韓子解老來、却甚切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卷五

古史序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踰聖人之書。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以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東坡集錄 六十六

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東坡集錄 六十七

皇帝爲七本記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掾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捐裨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因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史紀事本末

六十八

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帝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維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

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

畜金幣，爲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半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聚，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史紀事本末

六十九

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而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官邸官吏冗積，貢溢於位，財之不瞻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收弊之意，羣臣疎覲，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用於

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
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億矣今二聖臨御方
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
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
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
而戒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
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
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 宋城集錄 七十一

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
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
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
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不旋踵于弟內叛羌胡
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
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
心矣然而空置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
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
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

爲端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蓄
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
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
實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
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僑耳、真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菰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而實、自曹劉鮑謝李杜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三

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貶俗慮、便辭世、使汝等勿而仇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東、希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

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懷以陷于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所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以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東坡集錄 七十三

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梁谿湯謙云、子由原作師範其萬一也、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于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則然、今文乃東坡所毀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蘇軾集錄 七十四

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踞晚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其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翩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酒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蘇軾集錄 七十五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漲江
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倚江之潞水
患尤甚既至敵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
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充支其款斜補其
圯缺開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于一責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
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
知夜之既旦且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
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亞然自笑也余昔
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
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
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
解羈縻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
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
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樂城集錄 七十六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
人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
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瞻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
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
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
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
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
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
老矣而非所敢望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樂城集錄 七十七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淵洶涌風雲開闔晝則升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蘇軾集錄 七十八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騁其流風邈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自適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爲快哉也哉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蘇軾集錄 七十九

齊州閔子廟記

屋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簋豆有列饋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古文讀編卷之三記 齊城集錄 全十

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

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價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願升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古文讀編

卷之三記

齊城集錄 全十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颺然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集錄 全三

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饒饒埋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廢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

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既然我亦如是辯才杭於潛徐氏子名元淨辯才其賜號也嘗事明智韶師聽講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而悟生平修西方淨業未嘗須臾廢將終謂其徒曰吾西方

古文讀編

卷之三

集錄 全三

業成出偈告衆至七日奄然而寂師于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靜庶幾能聽此事甚爲可法此記所云利其富迫而逐之者其僧名文捷爲之與援者呂惠卿也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及葉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記

宋

蘇轍

全四

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葺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冥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

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根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卽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長公與李公擇書云子由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然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記

宋

蘇轍

全五

管勿安畫贊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勿安蓋勿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繫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後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勿安而誰與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贊

東坡集錄 八十六

哉舊史言勿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襦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晚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歿久矣恨其能成吾意者始爲之贊曰

勿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勿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閑不求通白帽布襦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贊

東坡集錄 八十七

天之逸民

東坡贊孔北海穎濱贊管勿安皆生平所竊比也。

御風辭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餘冷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莊子集解 八十八

蒲以爲履斲柳以爲屨富者伐檀以爲輻秦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履屨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華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羣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下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

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起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墮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屢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鐘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莊子集解 八十九

逍遙翱翔放於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凝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克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次公以公事至列子祠作此詞魯直問子瞻文作何體子瞻云非詩非騷直是屬韻莊周一篇耳

頴州擇勝亭詩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其丘旣成不化
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
前炊釜鬻後鑿區洩晝設豆觴夕張衾稠出入潯瀾
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
居無四隣行無朋儔胡鄉之民駕車以游外纏羈韁
內輯貂馳美水薦艸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樵
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羣
不懷一旣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滂爲層樓
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恐
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
修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
塞剛立采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
山盤水嬉習氣未渺豈以吾好而俾民憂頴尾甚清
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民曰公來庶幾無愁乎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九十

長公作錄次公作詩其實體一也此編集未錄詩
獨是篇以長公例錄入錄中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宋城集錄

本

書楞嚴經後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柱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卽墮生灰道中。根若不墮。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卽是涅槃。實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誌。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後 齊城集錄 九十三

書白樂天集後

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隨動念中。卽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于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卽流通。住卽被縛。故五祖告上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此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于瞻兄。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後 齊城集錄 九十三

八漸偈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覺偈云。唯真常在。爲妄所蒙。直。妄。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定。偈云。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滅。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慧偈云持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明偈云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遮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通偈云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濟偈云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捨偈云衆苦既濟。大悲亦捨。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書金剛經後

子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樂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寓。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水流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旣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各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數日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任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

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六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惠眼也入萬法通法界法眼也以惠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惠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爲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後 蘇軾集錄 九十六

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爲法而畏生滅則亦有惠眼而已耳。

巖下放言云蘇子瞻初未知有禪學爲鳳翔簽判有兵官王凱者教之始大知愛時歐陽文忠公尚無恙子瞻既不以疑其叛爲嫌後爲杭州倅特過汝陰反以此勘公公笑而不答凱王說之父也捨歐公而從一兵官可謂豪傑矣自是從辯才等諸人于杭州所入益深子由貶筠州時江西談老南臨濟禪盛亦多有倖人子由日從文開西壽聖臨遊

自謂有得余固不獲親聞二人之言而閱其書多矣質之近世爲禪者往往許其高明善辨而不許其直到此當自知非他人所能察然子瞻論理超勝出入大乘諸經無所留礙誠爲闕妙子由晚作老子解乃其心法自許甚高與其他解經不類天下至理不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二人後必有能辨之者按凱全斌之孫凱子緘緘子詵石林誤也

古文讀編

卷之三 書後 蘇軾集錄 九十七

黃樓賦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
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
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
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
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
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
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
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汙漫千餘里

古文讀編

卷之三賦

李城集錄 九十八

漂廬舍敗塚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
槁灰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
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
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
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術以木堤
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
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望以黃土曰土實勝水
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
弔水之遺跡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
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
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
危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
歎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
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浪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爲一窺吾甯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
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洞泐而不進環孤城以
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闐帆檣於睥睨方颶風之迅發

古文讀編

卷之三賦

李城集錄 九十九

震輶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收分閭閻之橫潰幸冬
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
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
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
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
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
天宇之宏大綠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
其如席桑麻蔚平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
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霏

雲山川開闢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背馳
 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丹旂紛披魚鼈顛沛
 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峯臨平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翔巍巍相重激
 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
 爲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
 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漫漫古汴入
 焉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鳥號呼賈客連
 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鉏湧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賦 梁城集錄 一百
 於青壁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
 磧激飛楫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
 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
 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
 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
 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
 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
 餘矣故吾將與子吊古人之既逝閱河決於疇昔知
 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袂而笑頽

矢就醉河傾月墮推扶而出

古文讀編

卷之三 賦

梁城集錄 一百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惟懼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在位成王在左曰子惲惲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啻相子執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嘗遯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爰歎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勢如絲衆比如繭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古文讀編

卷之三

序文

東坡集錄

一百二

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鉅其大甚復其本原自斐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歟靡它將享令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暮開天以雨浹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礎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難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歎歎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卷之三 畢

古文讀編二十三卷

通行本

明王志堅撰志堅有讀史商語已著錄是編乃其督學湖廣時所選唐宋八家古文凡諸集中稍涉俳偶者皆不采錄以別有四六法海一書登載駢體故也其曰讀編者取劉熙釋名讀者獨也獨出其所以注於海之義蓋以八家爲正派餘爲支流故所選歷代之文別名瀾編云

詩歸五十一卷(一)

(明)鍾惺 譚元春編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
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
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

鍾序

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
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
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
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

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
爲古詩因而名古詩爲
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
選嗚呼非惟古詩無幾

鍾序

二

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
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
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
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

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
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
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
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

鍾序

三

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
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
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
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

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
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
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
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

鍾序

四

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
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
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
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

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
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
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
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

鍾序

五

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
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
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
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

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
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
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
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

鍾序

六

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
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
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
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

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
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
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
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

鍾序

七

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
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
求者之幸于一獲人者
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

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
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
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
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

鍾序

八

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
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
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
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

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
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
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
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

鍾序

九

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
所止者其故何在吾
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
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

得不有所止者也

景陵鍾惺伯敬甫撰



鍾序

十

詩歸序

春未壯時見綴緝爲詩者以爲此浮瓜斷梗耳烏足好然義類不深口輒無以奪之乃與鍾子約爲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亦旣入之出之參之伍之審之

序

一

克之矣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彫飾而不暇求於靈迥朴潤抑其心目中別有

風物而與其所謂靈迥朴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

序

二

非苟然而已古人大矣往印之輒合遍散之各足人咸以其所愛之格所便之調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滯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學之古人自以爲理長味深而傳習之久反指爲大家爲正

務人之爲詩至於爲大家爲正務馳海內有餘矣而猶敢有妄者言之乎嗚呼此所以不信不悟而有才者至欲以纖與險厭之則亦若人之過也夫滯熟木陋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

序

三

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古人不廢此數者爲藏神奇藏靈幻之區今人專借此數者爲仇神奇仇靈幻之物而甚至以代所得名之一人與一時所同名之數人及人所得名之篇與篇

所得名之句皆堅守莊誦而不敢颺言之不過曰古今人自有篤論夫人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爲之咨嗟徬皇者此詩品也譬

序

四

如狼烟之上虛空裊裊然一綫耳風搖之時散時聚時斷時續而風定烟接之時卒以此亂星月而吹四遠彼號爲大家者終其身無異詞終其古無異詞而反以此失獨坐靜觀者之心所

失豈但倍也哉今之爲是選也幸而有不徇名之意若不幸而有必黜名之意則難矣幸而有不畏博之力若不幸而有必勝博之力又難矣幸而有不隔靈之眼若不幸而有必驚靈之眼

序

五

又難矣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趣不强括以詣所安爲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爲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爲才惜一時之聲臭以動古今之波瀾波瀾無窮而光采有主古人進退焉雖一

字之耀目一言之從心必審其輕重深淺而安置之凡素所得名之人與素所得名之詩或不能違心而例收者亦必其人之精神止可至今日而不能不落吾手眼因而代獲無名之人

序

六

人收無名之篇若今日始新出於紙而從此誦之將千萬口即不能保其誦之盈千萬口而亦必古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一出古人之詩之神所自爲審定安置而選者不知也惟春與鍾

子克慮厥始惟春克勗厥中惟鍾子克成厥終詩歸哉

景陵譚元春友夏甫撰



序

七

古詩歸第一卷目錄

古逸一

皇娥

皇娥歌

白帝子

答歌

黃帝

兵法

唐堯

古詩歸

堯戒

虞舜

卿雲歌

許由

箕山歌

夏禹

玉牒辭

箕子

麥秀歌

卷一目錄

八伯歌

帝載歌

鑄鼎銘

季歷

哀慕歌

伯夷叔齊

採薇歌

無名氏

商銘

周武王

几銘

杖銘

古詩歸

書履

書鋒

筆銘

無名氏

周嘉量銘

西王母

白雲謠

周虢王

卷二目錄

盟盤銘

帶銘

檀銘

矛銘

書車

杖銘

衣銘

書硯

金人銘

祭侯辭

西王母吟

二

宋正考父

非銘

辛甲

虞箴

孔子

去魯歌

獲麟歌

倚蘭操

柳下惠妻

古詩歸第一卷目錄

柳下惠誄

魯人驚

孔子誦

鄭輿人

子產誦

無名氏

成人歌

古詩歸第一卷目錄終

古詩歸第一卷

景陵 鍾惺伯敬同選定

譚元春友夏

古逸一

皇娥

○皇娥歌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歷經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

古詩歸第一卷目錄

乎水際與皇娥讌戲並坐撫桐峰梓瑟皇娥

倚瑟而清歌云云白帝子答歌云云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鍾惺云男女

大本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者曰傍鍾惺云三字

深幻杜詩漾舟清光傍估客船隨返照來皆當

出於此譚云蒼日傍者字妙在右落

白帝子

○答歌

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景窮水域譚云驅光逐景窮水域

遊戲璇官夜靜。當軒織錦。妙句。此七字竟足齊梁神通。旋官夜靜。當軒織錦。妙句。此七字竟足齊梁

鍾云二歌純乎七言古矣。義皇之時已

有歌行。其真偽自可存而不論。然其奇

渾高妙。自非漢以下所辦。如漢工倣作

三代銅玉器製。當其時。病其大近。傳至

今日。已為法物矣。○又云想皆後人用

其事擬作。如擬古樂府之類。一辨即癡。

黃帝

○兵法

鍾云防微慎漸之語。却藏殺機。古聖賢

如黃帝太公皆是狠人。○譚云金人銘

氣質似本諸此。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則。鍾云

既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炎

炎奈何。兩葉不共。將用斧柯。鍾云妙。為

摧行將為蛇。鍾云語語是。先發制人。黃帝

唐堯

○戒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

鍾云要如此真聖賢憂勤語。與黃帝語

同旨異。

虞舜 附八伯歌

○○卿雲歌

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

唱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

卿雲爛兮。糾緱緱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歌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鍾云星陳二字似生。日月

光華。弘于一人。鍾云日月光華同一語也。前云

于一人。則體質渾古。各有其妙。

○帝載歌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千

論樂配天之靈。還于賢善莫不成。應鍾云大聖

集 337—664

鍾云前八句似李斯泰山會稽碑語。後四句似小雅坎坎鼓我等句法。如古玉古鼎摩娑無近時氣。然爲周爲秦爲漢亦無確據。○又云三歌與明良同爲虞歌。然明良和雅有典謨氣。三歌奇秀有騷賦氣。予選古詩雖意在存古。然去時

五所歸一卷

四

許由

○箕山歌

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以清
節約聞於堯。堯乃遣使禪爲天子。鍾云一清節豈可節
作天子。可見古人看清節二字極深。有天下
而不與。皆從此看出。又云舍者不與。堯是
也。廉者不求。許由是也。惟其由喟然歎曰。匹
夫結志。固如磐石。采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

貪天下也。堯既徂落，乃作箕山之歌。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
叶音虎。好餌虫。好眼虫。山川照。

崎嶇鍾云麗嶇二字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

見字用得妙游放其間何所却慮叶○譚云是古人下語幽

嘆彼唐堯獨自愁苦謂云嘆彼二字是許由
開心熱腸。○鍾云洪荒

世處士。帝勞心九州憂勤。后主謂予。欽

明鑒云。敬字下加一明字。卽敬字上加一傳字。也可見帝王主敬不是鶻突學問。

易。相。我。樂。何。如。蓋。不。貽。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

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蕭兮相錯連鍾云奇語悲秋數十句

古詩歸卷

五

○又云三語甚有山水之情之暇。居此之處傲堯君。叶○鍾云堯君二字
○樸野之甚。○釋云七字多少搖曳睥睨。

鍾云巢由冷眼堯舜熱腸如澄溺輩之

於孔子也不論治亂天地自然並生此

兩等。本是天地大處。

夏禹

○玉燦辭

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譚云奇與鮮穠。使後世不能無李賀一

派○鍾云雖純乎七言。似古圖議。

○鑄鼎錄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鍾云賁與不必言。妙在用一南一北與遷于三國叶韻。而折西東句屬下文章法奇甚。鮑照梅花落叶法用此人不能知。

箕子

○麥秀歌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婦人骨動。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古音又音彼姣童兮。鍾云又音亦不與我好。叶詩兮。鍾云未語。咽吞吐氣。恨甚。可悲。

李歷

○哀慕歌

太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太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託為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得喪哭於門。鍾云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鍾云終不肯止。適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鍾云

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懷音追念伯仲。我季如何。鍾云十分難過。十分梧桐。鍾云寫得

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鍾云有一。段苦情苦境。在處人骨肉之外。說不出來。

伯夷叔齊

○採薇歌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採薇首陽山。餓且死。作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微矣以暴易暴兮鍾云此詩人然實有所觀不知其非矣譚云不知其非此說是一味模稜病神農虞夏忽焉沒今我適安歸矣鍾云妙家妙甚武樂之意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鍾云妙

鍾云此詩真有一段不滿於周之意非獨不忘殷也古人胸中是非天且不能奪而况人乎○又云揖讓之不能不化為征誅也孔子感之孟子順之宋儒周旋之○又云武周克商前不生夷齊後

生詩歸一卷

鍾云此詩人然實有所觀不知其非矣

八

無名氏

○商銘

兼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兼嘽之食不足狂也不能為膏而祗離咎也

譚云說德在前食在後便是古人文章今則必以德作正義為語意之殷欲深反淺知者誰乎○鍾云不足就不足狂

二語人能言及之取憂離咎則想不出說不出然是深思實驗之言兼兼兩字形容細人情貌入微

周武王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譚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為纖皇皇二字鄭重異常○鍾云讀口戕口三字疎然骨驚覺金人銘反饒舌

古詩歸一卷

九

○黑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鍾云溺於人三字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危語

譚云俱題外着想此猶枯着溺字盤杖諸銘并是全副脫出矣○鍾云銘者書於器以自警也有切而妙者有不切而妙者若一一求切則是俗人詠物詩矣

○盤銘

母曰胡戩其既將然母曰其既將大母曰

胡傷其既將長

鍾云懲慈之語。仇蟲蜂螫在前。讀之使人不敢樂。

○秋銘

惡乎危於公。憂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

鍾云三惡乎妙甚。有事事責備。杖意深遠不可言。

○帶銘

古詩錄下卷

火滅脩容。鍾云四字與而確。獨人語。○譚云

慎戒必恭。恭則壽。鍾云恭說到壽上。言約可。譚云子每見履眉老人。子孫滿前。諸福俱備。而老人溫謹退讓過於少年。輒思此壽之確。感。

○才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成後世子孫。

鍾云卽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意。然緊簡各妙。宋二語似贅。然周業以戎事起。不無歸後世兵端。殊有深慮。

○書履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鍾云僥倖二字。說在履上。妙妙。

○書車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鍾云真克己之言。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硯

石墨相著。而黑。鍾云古今多少硯銘。此一語。遂邪心。謔言。無得汗白。

鍾云乙卯子主試。點閣。夢吳明卿持一

古詩錄下卷

士

硯見示。云是李龍眠物。銘曰玉之理全。於此語亦簡至。而又叶韻。得於夢中。奇甚。附記之。

○書鋒

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鍾云極切。極厚。銘體可法。○譚云大謬論。大文章。只是八字。

○杖銘

人無倚扶。人無咎。

鍾云真不負心。人語。○譚云前枝銘全
是責備。後書杖全是勸勉。古人視細物
何如哉。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鍾云惜福厚語。○譚云果報之言使人
不敢為侈。使人不敢自薄。

○筆銘

毫毛茂茂。

叶房月反。鍾云陷水可脫。陷文不

古詩歸一卷

活。鍾云安作者。讀之墨然。陷字。下得。陷人。○譚
云。隱然。授。執筆。者。生。殺。予。奪。之。權。矣。妄。者。可
以。自。揚。作。者。可以。自。尊。

鍾云讀諸銘想見古人於小物碎語。皆
以全力付之。以細心體之。○譚云武王
諸銘。可謂欽明文思。○又云古人數字。
便如一篇大文章。今人一篇大文章。不
當數字。古人不全說出。無所不有。今人
說了又說。反覺索然。則以古人簡而深。
今人繁而淺。古人是有意。思偶然露之。

題目。今人是遇題目。然後來尋意思。如
何相及。

無名氏

○周嘉量銘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
厥後。茲器維則。

譚云雅頌之音。

○德人銘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古詩歸一卷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然。鍾云。無多言。多言多
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鍾云。
有本。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
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
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
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鍾云。
益。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

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鍾云此一步其不易到。又云可見古人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鍾云起結呼應得妙。

鍾云一副大學問。一篇大文章。以韻語出之。悠揚而警策。○又云本題是慎言。

古詩歸一卷

古遠一

十四

而通篇自起語數句。及口是何傷二句。外似別有一段。柔密恭順。持身涉世之學。漸漸說開。似不照題。不知南容謹言。孔子以爲不廢。免於刑戮。身世之學。又就有過於慎言者。此古人詩文有意無意。若問若合之妙。

○祭侯辭

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爾食。曾孫侯氏百福。

譚云祝得斬截。○鍾云後二語却又溫細。

西王母

○白雲謠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

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鍾云尺爲反。道里修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鍾云將子字。尚復能來。之反。

鍾云亦自與。僞作不得。○譚云秀甚。無

古詩歸一卷

西王母

五

蟲濁氣。與在將子無死句。

○西王母吟

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譚云仙人。口氣又將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維天之望。

周穆王

○答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儕見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譚云一仙人語一天子語明明露出本色。○鍾云待萬民平均後而始求仙此富貴人不能學道之故

宋正考父

○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僇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譚云有此一妙若僇而而體於是人敢侮則非聖賢有用之學矣粥於是糊予口鍾云本三句又粘在鼎上在連若說妙妙

辛甲

古詩歸一卷入古詩一

七

○虞箴

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邦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庶壯武不可重用不恢千夏家反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鍾云較五子歌尤覺宛至

孔子

○去魯歌

孔子相魯齊人遺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聽政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履哉游哉聊以卒歲譚云入然然

○丘陵歌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不能賞作此歌登彼山陵別處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譚云二句央是未世人擬議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鍾云水經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維以永

古詩歸一卷入古詩一

七

歎涕賁潺湲

鍾云此等四言風氣似又出漢以上

○蟪蛄歌

孔子歌云云政尚靜而惡譁也鍾云四字達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

譚云謠歌風刺情理心口之間有妙者矣難得如此悠揚緼藉○鍾云妙在歌中似不露題

○獲麟歌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鍾云情詞無限有一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部大書在內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鍾云三麟今麟兮我心憂

鍾云語平感深聖人之言○又云聲體全是易水大風垓下諸歌矣

○龜山像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

古詩一卷

太

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之蔽魯也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鍾云龜山在山上便不熟何

斧柯用在山上便不熟何

○槃操

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與卵鳳不翔留鍾云

合得慘予心悲還原息鍾云四

、猗蘭操

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猗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

今乃與衆草伍止車援琴鼓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鍾云一身

鍾云操中一字不及蘭古人文字寄託不拘如此

柳下惠妻

○柳下惠諒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

古詩一卷

太

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鍾云自乃諒曰

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

人無害兮鍾云害當柔屈從俗不強察兮鍾云

妙蒙恥救民鍾云四字難言非聖人德彌大今

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鍾云四字加柳

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

逝兮鍾云四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

爲惠兮鍾云筆確其

鍾云惠之和之介之不恭和盤託出真

知己真執友也。○又云筆力又在東方朔誠子及畫贊上。

魯人驚

○孔子誦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鍾云此誦作至吟可見當時不熟讀名文書

履襪而轉投之無戾。轉之靡義。投之無郵。

○又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鍾云

古詩卷一

手

妙妙畢竟是此兩字。服人卑集惠字不覺。

鄭與人

○子產誦

子產從政二年與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鍾云兩事

心口固無足惜然須從一段極寬極靜極誠念頭做出。外者借口不覺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鍾云何玉德發

○又

我有子弟。子產誦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

譚云合四章讀之可畏可感

無名氏

○成人歌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高子臯為成

宰遂為衰成人歌曰

羣則續而嬭有匡范則冠而嬭有綏鍾云奇兄

則死而子臯為之衰。鍾云硬坐子臯為成人衰橫甚諷甚

譚云不淺不俚誦誦亦然今人作詩者

古詩卷一

主

愧此反多。○鍾云口角之妙在三則字

古詩歸第二卷目錄

古逸二

伯牙

水仙操

祝牧

借隱歌

無名氏

越謠歌

鄂君子哲

古詩歸第二卷目錄

越人歌

魯陶嬰

黃鵠歌

宋華元

宋城者謳

無名氏

澤門之哲謳

優旃

暇豫歌

甯戚

飯牛歌

優孟

優孟歌

無名氏

忼慨歌

楚昭王時童謠

楚昭王時童謠

夫差時童謠

楚漁父

漁父歌

古詩歸第二卷目錄

伍員

河上歌

越文種

越羣臣祝

又

采葛婦

采葛歌

陳音

彈歌

莊周

引聲歌

紫玉

紫玉歌

韓憑妻何氏

鳥鵲歌

狐援

狐援辭

屠門高

古詩歸

卷二目錄

三

琴引

荆軻

渡易水歌

無名氏

三秦記民謠

河圖引蜀謠

湘中漁歌

逸詩

左傳引

鼓缶

古語

孔子家語

左傳引

列子

又

鄒子

又

列女傳引古語

又

牟子引古諺

四民月令引農語

月令注引里諺

古語

古詩歸

卷二目錄

四

水經注引

方回山經引相冢書

文選注引古諺

魏武選令引諺

疏引諺

古諺古語

慎子

魯連子

劉向別錄引古語

風俗通

桓子新論引諺

劉子引古諺 易緯引

又

汜勝之引

齊民要術引諺

又

梁史

史炤通鑑

又

又

又

古詩歸第二卷目錄終

天地父母某日甲與乙為友善上下四旁莫不並見鍾云諸本無此五句從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鍾云後段流麗似七言歌

譚云不作同謾諛詞不只責望別人古

鄂君子哲

○越人歌

鄂君子哲泛舟於新波之中乘青翰之飛

直讀碑二卷

三

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於是鄂君乃榆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

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

同舟蒙羞被好兮鍾云四字深隱婉發不訾詬恥心幾煩

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

今君不知鍾云君不知無求知意比思公子今未敢言更深

譚云絕是離騷○又云輕鬆而深永歌

中聖境○鍾云媚而正不傷性情

魯陶嬰

○黃鵠歌

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孤幼無疆昆

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鍾云以

求復嬰聞之恐不免乃作歌以明志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鍾云四字宛頸獨宿兮

寫盡孤苦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鍾云性情

此處諱不得鍾云此處諱不得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鍾云性情

安命此古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今

死者不可忘鍾云有淚飛鳥尚然今況於貞良不

古讀碑二卷

更添一句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鍾云讀故雄字

文君鍾云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鍾云讀故雄字

宋華元附役人歌

○宋城者謳

鄭公子受命於楚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四駟以贖華元於鄭宋

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以譏之華元亦作

歌使驂乘者答之役人又復歌之

睥其目瞻其腹鍾云此戲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

○ ○ 驗乘答歌

鍾云妙在一字不正答一字不分訴滑
稽得妙頭鈍得妙

牛則有皮波反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 ○ 役人又歌

鍾云又歌又不正說又妙只就棄甲二字順口相跌答其字不答其意

從其有皮叶同丹漆若何

古詩歸一卷 鍾云

五

譚云三章歌者答者若不認真若認真若相蒙若不相蒙至深至曲至有機鋒非遊戲者可能非詰屈者可能每誦此輒嘆後人之淺

無名氏

○ 澤門之哲諷

宋皇國父為人宰為平公築臺於門妨於農
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罪公弗許築者諷曰
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黔字皆以面色呼人至今猶然○鍾云諸葛武侯與關公書云木若犀之逸羣絕倫也蓋怪以

優施

○ 暇豫歌

晉優施通于驪姬姬欲害中生而難里克乃
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
枯鍾云里克託孤生死已久置度外矣

寧戚

古詩歸一卷 鍾云

六

○ 飯牛歌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
旅將任車宿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
辟任車爇火甚衆越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
商歌鍾云行齊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
命後車載之授之以政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鍾云飯牛人
○ 鍾云妙在勸主開此不以短布單衣適至
○ 鍾云又云句法連得此餘知布單衣適至
○ 鍾云又云句法連得此餘知布單衣適至
○ 鍾云又云句法連得此餘知布單衣適至

何時日

○又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八半鍾云此句黃布單衣裁至胛清朝飯牛至夜半鍾云此句黃
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鍾云此句黃
休息三言全是情矣無情之人何可以相國然
則愛美者何必諱其假生○鍾云孟子辨飯牛
事則對愛美者何必諱其假生○鍾云孟子辨飯牛
心故飯牛而不得如此說耳所謂晉祿不人於
非用世出而此段大道聖太作用大學問
人不與道

○又

古詩歸卷

鍾

七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鍾云此句黃
關宇說松布衣今縕縕時不遇今堯舜主牛
相尤妙今努力食細草鍾云此句黃
人言別是木等對大臣在爾側鍾云此句黃
牛言別是木等對大臣在爾側鍾云此句黃
出言別是木等對大臣在爾側鍾云此句黃
吾當與爾適楚國鍾云此句黃
遇鍾云此句黃
資必從固策外非惟放之曰快之恐之矣
鍾云三歌同異各有其妙

優孟

○優孟歌

譚云此歌妙在直直嘲罵下歌妙在婉
婉付度合看始備其義

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貪鄙者餘財
不顧恥辱鍾云此句黃
受賊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鍾云此句黃
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鍾云此句黃
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鍾云此句黃
為之實嘲笑深
隱可畏可思

古詩歸卷

鍾

八

鍾云此歌初疑其無音韻姑欲舍之然
其性情節奏無非歌者則亦歌之矣詩
不必韻雖不可為法然亦間有之廬江
小吏妻漢五言古也何嘗拘韻諸語單
句何處安韻亦入詩類但其性情節奏
合不合耳故詩有無韻而可以為詩者
此類是也有有韻而可以為詩者亦可以
者中包否歌詩實諸弟子職蘇秦荀老
中諸韻語是也

○○抗慨歌鍾云抗慨二字

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

譚云句法起忽之極○鍾云而可為而不可為

語各兩用自商自量妙甚下文雙承分兩如作

文法奇變之極○人語

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鍾云分明將當

貪家計○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鍾云

吏又將可為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

薪貪吏常苦鍾云苦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

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鍾云但作無意將叔敖

妙若實實訴其子困窮楚王反不見聽

癡人讀此反以為不激切不用情矣

鍾云優孟古之義俠篤於友者以滑稽

蔽之憤甚到溉輩何處生活○又云羊

舌之泣優孟之笑異情同義皆是千古

人○又云優孟為友又不在振其子之

困而在表其身之廉知人哉叔敖也

無名氏

楚昭王時童謠

楚土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案

鍾云妙在若直敘而讀者不以為韻語

○靈寶謠

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

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

其文不可識令人齋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

重謠云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

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

七字有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慶

○吳夫差時童謠

樞官秋吳王愁

鍾云只六字寫亡國氣候慘然心目

楚漁父

○漁父歌

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

呼之漁父欲渡因歌曰

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

○又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鍾云

鍾云妙在心急甚口中不敢急說

○又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鍾云此與上歌

鍾云此歌辭益緩心益急至今讀之似

若低聲不敢出於紙外○又云漁父是

一義俠一片憐才憂國念頭在。眉睫間。

古詩集卷二

土

千載如見○諱云招搖迫切有急人之

阮甚於身危之意不惟仙骨銜結千載

窮士心死矣

伍員

○河上歌

楚白喜奔吳吳王闔閭以為大夫與謀國事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

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

同病相憐同憂相謀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

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鍾云此字越

驚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鍾云愛其所近

悲其所思者乎鍾云止得妙若又說何正語

鍾云苦調促節亦復宛至

越文種

○越羣臣祝

越王句踐五年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

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

夫前為祝其詞曰

古詩集卷二

土

皇天祐助前沈後揚鍾云此言越終

始禍為德根鍾云此言越終

服從者昌王離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

上皇鍾云此言越終

感傷臣請薄脯酒行二觴鍾云此言越終

而後在愛勤鍾云此言越終

鍾云使越君臣至此鬼泣於幽欲不亡

吳得乎

○又

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

鍾云此章一味恩勉亦是君臣至情。平大雅質反似頌語具一片幽思隱憤心。口間有不敢說出處。○又云合二章君臣之間始備不可以此章語平妄加去取。○譚云朴得動人。

古詩歸二卷

結二

主

○祝越王辭

越王既滅吳霸諸侯置酒文臺羣臣爲樂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鍾云是從來根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鍾云是從來根臣盡其力上入蒼蒼不可掩塞鍾云是從來根觴酒二升萬福無極

○又

我王仁賢懷道抱德滅弊破吳不忘返國賞所悵羣邪杜塞鍾云是返國善後要策下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

鍾云前祝辭二章其辭激發辱之中志存報主此二章其氣異安樂之後意兼自全

采葛婦

○采葛歌

葛不連蔓榮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

古詩歸二卷

結二

主

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今不敢遲鍾云義氣弱於羅今輕罪罪偏輕號絺素今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八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杖茵蓐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其王何憂能不移

鍾云質而婉○譚云越王新膽之忱下通婦女涕泣鼓舞盡於一歌欲不召吳得乎三代而後不能使民至此

陳音

○彈歌

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
鍾云：道字問對曰。臣聞弩生于方，方生于彈。彈起於古之孝子。發明道字，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此論至理，覺內器二字，其無罪矣。用者深思之，可止嗜欲之念。

歌曰

斷竹續竹

鍾云：四字無限思。理兩竹字鄭重。

飛土逐穴

宋古肉字

古詩歸二卷

入古詩二卷

上

本

譚云：如血古屍班眼中，口中有此一兩句，足以厚人之氣。○鍾云：此春秋人語簡奧，若此益足證皇娥等歌之偽。

莊周

○引聲歌

天地之道，近在骨髓。
鍾云：丹經呼喚精神以養九德，謂云：四時養渴，不求飲，不索食，處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嚴嚴之石，幽而清涼。
鍾云：妙語，然似枕塊寢處，樂在其中央，寒以發詩人語。

涼回固

鍾云：四可以久長。

鍾云：讀此覺真誥諸詩雖深妙，尚露神仙作家氣。

紫玉

○紫玉歌

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形見，顧重，延頸而歌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

古詩歸二卷

古詩二卷

本

大

成殄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
鍾云：鳳凰為鳥，已與諸重張羅，以下說為匹雙，自己都說向義，上上不說情，上妙說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譚云：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拘父母

板住，不能成對，齎情而死，讀紫玉歌，益

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非膽到識

到人不能用。

韓憑妻何氏

○鳥鵲歌

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鳥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譚云只似一首高人逸士詩妙

○又

鳥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鍾云妙在不婉曲不使好色人胷中得

古詩歸二卷

卷二

七

有富貴二字

○答夫歌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譚云有三百篇之柏蒿所遜者微傷嚴

促耳○鍾云至此才有死念妙在前二

章對宋王全不露出苦心深志○又云

何氏短經綠珠墮樓敗盡千古聲色中

騎矜勢力之興傷心中快事

狐援

○狐援辭

狐援說齊湣王王不受狐援出而哭五日齊

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斯王曰行法

鍾云臣之請藏見於斯之一狐援乃言曰

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園圍吾今見民之洋

洋然鍾云洋東走而不知所處

○又

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覲居使人之朝為草而

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

古詩歸二卷

卷二

大

若言又斷之東間每斷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鍾云隱語復是危語心亂節促亡國之

音○譚云絕妙銘體

屠門高

○琴引

琴引者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高見宮女

幼眇寵麗於是援琴而歌之作為離之操

曲未及終琴折柱摧絃音不鳴鍾云舍琴而

更援他琴以續之

酒坐俱母往聽吾琴之所言。譚云酒坐琴言是
有妙理舒長哀似舞兮。鍾云似舞乃喻秋何
曼奏章而却逢兮。願瞻心之所躡。借連娟之寒
態兮。譚云寒態字新妙假卮酒酌五級。泣喻而
妖兮。納其聲聲麗顏。歌長愉兮。嘆曰。騎美人廟
婉紛。嬋榭霜羅衣兮。羽旄夜褒。圭玉珠參差妙
麗兮。被雲鬢登高臺兮。望青埃。鍾云埃疑作常
羊啖還何厭兮。歸來

鍾云此歌雖有脫誤難讀者。然其可讀

古詩歸二卷

九

處語輒入妙。誤書思之便是一快。亦不
必思而得之也。難與章句小儒道。○又
云其斷文促節。亦自有琴折柱摧絃音
不鳴。援他琴以續之意。

荆軻

○渡易水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譚云風蕭蕭一語。凄苦難讀。壯士而詩
人者也。

無名氏

○三秦記民謠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鍾云四字去天
一握。鍾云三百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
鳥籠。勢與天通。

鍾云似識似銘似記。置心口間。可教
近之氣。

○河圖引蜀謠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鍾云作遊帝以會昌。神以

古詩歸二卷

十

建福

○湘中漁歌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鍾云只八字。抵一篇衡山湘水記。想嘆
古人筆力之高。筆意之妙。

逸詩

左傳引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置。鍾云代置二字說盡天道物理
使人。薄人。淺人。疎然而低。

○鼓缶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鍾云。孔子刪詩。不入三百篇者。非必諱以辭理之佳。惡為去取。亦自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二條。以志其凡。

古語

○孔子家語

相馬以與。相士以居。

鍾云。真英雄讀之慨然。

古語

○左傳引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鍾云。畫出細人。

○列子

生相憐。死相捐。

譚云。趣殺薄人。

○又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鍾云。此語似難為君臣。却極真確。苟祿人不必言。從古忠臣烈士。食人之食。死人之事。亦只是此八字打

過

鍾云。一部老莊。盡此四語。只是一箇字。○譚云。曰失半。則婚宦之外。別有情欲。曰道息。則衣食之外。別無君臣。

○慎子

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

鍾云。明暗異用。如此。○又云。上二句大作用。下二句大受用。○譚云。聾瞽亦有。用處。然非聰明人。不能聾瞽。

古語

○韓非子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鍾云。妙諺。然不必認真。

○鄒子

截趾適履。鍾云。愚在追。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宗可憐可笑。

○曾連子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媼。

譚云。駭矣。然強不得。○鍾云。只十二字。

當一首樂府古詩

○漢書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鍾云只是一穩字。

○又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鍾云危語斬人名根。

○劉向別錄引古語

屠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譚云二語甚聰明甚深厚并屠

古詩歸二卷

五

亡句亦覺新矣

鍾云老臣告君妙語。○又云音調搖擺。

○列女傳引古語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叶刺繡文

不如倚市門。

鍾云叶法甚奇。各句中以田年桑卿文

門字相押。○譚云後二語尤感甚。

○風俗通

狐欲渡河無奈尾何

譚云似樂府

○又

婦死腹悲惟身知之。

譚云腹悲妻奇。

○桓子新論引諺

人間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

屠門而大嚼。

○牟子引古諺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古詩歸二卷

五

鍾云譚語難得如此質而重。○譚云大

奇大奇。讀之使人粲然而笑。

○劉子引古諺

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

其巔。

鍾云竟是五言

○易緯引

一夫兩心。拔刺不深。

鍾云此語末世臣子。當書諸紳。

○四民月令引農語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鍾云。憂勤語。寫景韻甚。

○又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鍾云。奇。○鍾云。水生骨。腹字骨字。皆古語之與。月令水腹堅。此者。反爲後人刻畫者。開一便門。

鍾云。後一條尤與。○譚云。名爲俚諺而

奇質鮮傲若此。今之詩人愧死矣。○又

云。若經鍛鍊。其實開口而成。天機所在。

古詩歸二卷人

五

鍛鍊之至也。費心費舌。便有不好光景。

○又云。二解共二十四字耳。似看唐人

兩首七言古詩。

○月令注引里諺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

鍾云。驚字。眼。嬾字。誰得妙。○譚云。子瞻曾書蟋蟀二語。人以爲備詩

用耳。不知此語可愛。故偶然筆之。豈有

子瞻先辦詩料者哉。

○汜勝之引古語

上長冒。陳根可拔。耕者忌發。

鍾云。周以前語。

○齊民要術引諺

夏至後。不沒狗。但雨多。溼橐駝。五月及澤。父子

不相借。

鍾云。勿生於朴。奇生於厚。故後人厝手

不得。

○水經注引

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古詩歸二卷人

六

鍾云。朴而與。

○方回山經引相家書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

如土。

鍾云。語太盡情。然有至理。○譚云。豁達

高識之言。足以破惑消僞。○又云。兩能

語。奇想妙談。口角未乾。

○文選註引古諺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鍾云一片真率親愛。盡此八字。覺老死不相往來語。太不近情。○又云八字可抵儲光義王維田家五言古一首。

○梁史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譚云老。

○魏武選今引諺

失晨之鷄。思補更鳴。

○史紹通鑑疏引諺

古詩歸一卷

足寒傷心。鍾云內經妙語。民怨傷國。

○又

妍皮不裹癡骨。鍾云皮相得妙。○譚云妍皮妍字。原看得深。

○又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鍾云幽感名通。

○古諺古語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將噬者爪縮。將文者止朴。譚云將文者止朴。至理也。何法止朴之妙。妙在不與上三句相同。

鍾云大好勝人所為。

○又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譚云人臣對君之言。不必如此巧妙。然驕慢淺鄙之氣。吾知免矣。

○又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鍾云此句尤佳。得妙。杜甫從此化來。俱能無國之稷。易為求福。使鬼神惡笑。

鍾云諸諺語。有可為詩者。有不可為詩者。

古詩歸一卷

夫

者。總之古人數字。亦可成一篇。讀之能使人氣厚而筆簡。

古詩歸卷第二

古詩歸第三卷目錄

漢一 計四十五首

高帝

大風歌

武帝

瓠子歌

李夫人歌

昭帝

淋池歌

古詩歸 卷三目錄

趙幽王友

幽歌

淮南王安

八公操

燕刺王旦

王歌

廣陵厲王胥

悲歌

臨川王去

又

落葉哀蟬曲

秋風辭

華容夫人歌

望卿歌

項羽

垓下歌

唐山夫人

安世房中歌

又

又

又

又

古詩歸 卷三目錄

又

戚夫人

春歌

班婕妤

怨歌行

韋孟

諷諫詩

東方朔

誠子詩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司馬相如

封禪頌

蘇武

詩

李陵

與蘇武詩

又

李延年

歌一首

楊惲

古詩

卷二目錄

拊缶歌

息夫躬

絕命辭

卓文君

白頭吟

王昭君

怨詩

歸第三卷目錄終

古詩歸第三卷

景陵

鍾惺伯敬

譚元春友夏

五、

漢

高帝

○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鍾云雄大不浮。○又云前一句言創其

古詩歸三卷

高

武帝

...

0

氣大後一句言守其思遠雖欲不爲帝

王不可。○譚云與虞兮歌互讀英雄遭

時失時成敗之際可想幸勿有意看兩

公相去太遠也。○鍾云。刻在斜。霸氣。

一毫不謬便是真帝王真功

武帝

○勢于馬二首

瓠子決兮將奈何

王曰於乎二句之感
譚云慮
殫字古殫爲河兮地不得寧

辭云功無已時今吾山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魚
弗鬱兮柏冬日譚云魚用弗鬱字妙可想正道弛今離常
流鍾云治水蛟龍今放遠遊歸舊川今神哉
沛不封禪今安知外鍾云中漢出有龍格人
意爲我謂河伯今何不仁鍾云氣移不執泛濫不
止今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今水難
緩

○又

河湯湯今激滯潏北渡回今迅流難宰長受命

古詩集卷三

湛美玉河伯許今薪不屬鍾云又不可謂罪河
不屬今衛人罪燒蕭條今噫乎何以禦水
感動天人是噴林竹今健石舊宣房塞今萬福來

鍾云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恨人畏天
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者
也功成而利亦溥不得概以好大二字
抹殺之○譚云二章有不得已不忍見
不可緩三意其格調雄奇博厚自是漢
人文章風氣之根

○秋風辭

鍾云達○譚云英雄帝王其來易悲非
曠觀者不知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鍾云蘭
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鍾云三子深
蕭鼓鳴兮發權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
今奈老何

○李夫人歌

古詩集卷三

鍾云真感溺俗人假作不得○又云英
雄往往打不破此關然亦不必打破○
又云妙在殺鉤弋夫人手段能作此語
可與解人道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翻何姍姍其來遲
譚云自有悼亡氣與待生者愆期思韻

大別

落葉哀蟬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鍾云無聲猶有聲是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局

昭帝

○淋池歌

秋素景兮鍾云三字聯得佳而妙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菱荷涼風淅淅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鍾云竟言萬歲為樂豈云多

趙幽王友

○幽歌

鍾云冤氣纏於帟外感天動地不待夜鍾幽明合掌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今疆授我妃我妃既如今誣我以惡鍾云亂國今上曾不寤我無忠良今何故棄國自決中野今蒼天與直可恨吁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為干饑死今誰者憐之呂氏絕理今託天報仇鍾云蒼天與人與仇人不得不有此一想使人聞見諸漢中不願遇此

淮南王安

○八公操

煌煌上天照下土今知我好道公來下今鍾云淮南王作此奏公將與子生毛羽今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璿光過北平今鍾云過北平今今悠悠將將天相保今

燕刺王旦

○王歌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鍾云此看出語中固知國中之無人

○華容夫人歌

鍾云如淒風寒月過古戰場及墟墓間髮紛紛兮實渠骨籍籍兮亡居鍾云此句悲壯在此二句然非此二句求灰夫則三句篇末之詩矣有鑒於此回兩渠間今君子將安居

廣陵厲王胥

○瑟歌

欲久生今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鍾云待字指人當與人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鍾云三字妙憂生出入無怵。為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閤。鍾云此語富貴人聰明人讀不得庸身自逝。鍾云此語至危至切聲勢逼人讀之冰淪

廣川王去

望卿歌

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

詩非望今誰怨

譚云此歌妙在穆然不可喜。

項羽

垓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鍾云真有情真不負心人。妾與馬俱舍。不得此一念便是不能救漢王之根。又云觀劉季卒負項羽。可見古今無極。

唐山夫人

安世房中歌

朴心極厚。道帝王只作用不同耳。○譚云。味力拔山兮二語。霸王已大悟矣。可奈何。奈若何。哀衷深致。非處人語。

鍾云無雅頌之和。大亦無漢以下之虛近質。與幻杳自為一音。在四詩為雜。在漢以後為正始。○又云樂府之有郊廟。即近體中之有應制也。不庸不痛。可

古詩歸三卷

唐山夫人

七

以為法。○又云。女人詩定帶娥娟。唐山典與古嚴。專降伏文章。中一等韻。土郊廟大文。出自閨閣。使人慙服。○譚云。讀此覺練時日等樂府。又是後代矣。愈高格愈幽。響如江海之出。而為澗泉。非不更可驚喜。然故步稍狹矣。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鍾云此四字與前則雲景杳冥不落落金支秀華。庶旌翠旗。有此八字與前則雲景杳冥不落落詩家秀語。此補綴妙法也。

人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晏娛。庶幾是聽。粥粥

音送。細齊人情。鍾云樂記中與語。○譚云與忽

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聊聊。經緯冥冥。譚云淵

備此

○又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鍾云西字僅深。漢治

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夫孝

四極。爰轅

古詩集三卷 唐山人

○又

鍾云此首似李斯泰山諸碑銘。

王侯秉德。其隣翼翼。顯明昭式。清明昭矣。皇帝

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又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鍾云

行樂交逆。簫勺群愚。肅為濟哉。蓋定厥國。

○又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鍾云此語

化方有卷。開。馬。考。德。少。思。皆。太。山。崖。百。丹。殖。

民何貴。貴有德。

譚云自此以下變調。叠出似急。似繁。絃

管。嘈。嘈。真是可歌可賞。

○又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遊上天。

高賢愉。樂民人。

鍾云此章質而近險。

○又

古詩集三卷 唐山人

豐草萋。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

長莫長。被無極。

譚云又宕出一章。波紋細動。能使前後

有情。○鍾云郊廟詩。宜於賦體。此章用

比興。與而動。

○又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

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鍾云此章平而妙。在字句有沈晦處。

○又

都嘉遂芳。宵衣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謂云
孝思孝。孝道隨世。謂云四字。深於言孝。鍾我署文
六武周達孝只此四字。

○又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
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又

古詩歸三卷

唐夫人

十

磴磴卽卽。師象山則。嗚呼。孝哉。謂云讚歎得好案撫戎
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又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
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又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
不荒。惟民之則。鍾云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
問在舊。孔容翼翼。

○又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
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鍾云此等平調無可喜。却使人不敢刪。
此漢人分格也。

○又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謂云此等錯出。重出。不荷。不易。雲施稱民。
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
無疆。

古詩歸三卷

唐夫人

土

戚夫人

○春歌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戎為伍。相離
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鍾云漢高帝終不以戚姬故。下嫡不獨
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
立其子。正當用武帝處。鈞弋夫人法處
之。始快人心。

班婕妤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颼致炎熱。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鍾云輕婉卑順。却是婦人語。調亦平。

常孟

諷諫詩

鍾云肅肅雅雅。有雅頌之音。正在穆無奇動處。不當以工拙求之。○譚云微

妙鮮巧詩一大部。得此等詩一兩首。即鄭重矣。可以想其詩品。

肅肅我祖。國自承章。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咲厥生。阨此嫪秦。采芣斯耕。悠悠嫪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

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予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鍾云以上歷述祖德。詳至死曲。正是字字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媼。鍾云人字妙。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圖是

恢惟諛是信。踰踰諂夫。謬誇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鍾云四字雄。主病根。追欲縱逸。嫪彼顯祖。輕此削黜。鍾云四字雄。主病根。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鍾云告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爾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嫪。鍾云三百篇字法。近人不能。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與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

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予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鍾云以上歷述祖德。詳至死曲。正是字字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媼。鍾云人字妙。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圖是

恢惟諛是信。踰踰諂夫。謬誇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鍾云四字雄。主病根。追欲縱逸。嫪彼顯祖。輕此削黜。鍾云四字雄。主病根。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鍾云告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爾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嫪。鍾云三百篇字法。近人不能。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與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

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予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鍾云以上歷述祖德。詳至死曲。正是字字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媼。鍾云人字妙。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圖是

恢惟諛是信。踰踰諂夫。謬誇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鍾云四字雄。主病根。追欲縱逸。嫪彼顯祖。輕此削黜。鍾云四字雄。主病根。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鍾云告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爾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嫪。鍾云三百篇字法。近人不能。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與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

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予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鍾云以上歷述祖德。詳至死曲。正是字字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媼。鍾云人字妙。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圖是

恢惟諛是信。踰踰諂夫。謬誇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鍾云四字雄。主病根。追欲縱逸。嫪彼顯祖。輕此削黜。鍾云四字雄。主病根。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鍾云告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爾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嫪。鍾云三百篇字法。近人不能。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與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

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予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鍾云以上歷述祖德。詳至死曲。正是字字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媼。鍾云人字妙。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圖是

恢惟諛是信。踰踰諂夫。謬誇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鍾云四字雄。主病根。追欲縱逸。嫪彼顯祖。輕此削黜。鍾云四字雄。主病根。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鍾云告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爾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嫪。鍾云三百篇字法。近人不能。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與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

鍾云子嘗謂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兩種。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遠有。遠之合。後世作者各領一派。

○
○
誠子詩

鍾云步步占便宜人。○譚云以此談子

古詩歸王卷

東方

毒

俗情盡矣。然是深於涉世語。○又云
讀此夏族東方○作可也。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

曼倩立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鍾云工拙二字開

莫作鄉愿媚世語看。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鍾云依隱二字妙見隱亦通人所託認真不得莫作偽隱看詭時不

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

餘不匱自盡無多諱云一正一聖人之道一龍

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講云隨時之宜無有

常家

司馬相如

○封禪頌

譚云比諷諫詩。差動而有光。然皆似三

百篇所逸。○鍾云氣調和近而意自古。

覆鍾云句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

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大穗我穡曷蕃非

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詩云深淳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云

名山頂立。見二書之天。鍾工默古。立

名山累仁望君之來讓妙語君乎君

通音無船之聲樂以君國白質黑章其

石鼓文曰。時穆穆君子之節。蓋聞其聲。
來譚云。四族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

以興翟翟之麟游波靈時盛冬十月君

馳我君輿帝用享祚三代之前蓋未嘗

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燿燿輝煌。正

覺悟黎丞鍾云四於傳載之云受命所

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諄云相如難

是此四字。鍾云四字。自論以封爵。
是詞臣獻議護短之言。

鍾云相如歟矣。封禪復何所希哉。亦只是胸中有此一篇好文字。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尚不鮮。何暇慮及希寵乎。

蘇武

○詩四首 選三

鍾云只是極真。極厚。若云某句某句佳。亦無尋處。後人一效擬。便失之遠矣。

古詩集三卷

七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

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鍾云李詩送于以賤鍾云各此

語然更昔爲鴛鴦。與鴛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

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鍾云子妙於言思非深

情人不知。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

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鍾云

尊酒別情淺得妙唐

○又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鍾云兩不疑方是恩愛故於結髮言之

夜夜思。人及燕。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

何其。人及燕。此道。參辰皆已。沒。鍾云五字點

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

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永當長相思。鍾云與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

依依。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

以喻中懷。鍾云深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

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鍾云哀生於慷慨長歌正

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鍾云

願爲雙黃鵠。鍾云雙飛龍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鍾云李陵降虜。畏死耳。其說武降也何

居。日分謗也。然則武何以贈詩款款也。

古人交情意趣。各不相妨。達懷厚道。難

與世人論也。

李陵

李陵

李陵

李陵

○與蘇武詩三首

譚云使是偽作。蘇李必是一手結構。一副光景。今蘇詩以悲而李詩以悲。蘇在格韻妙。而李在情景妙。自是兩人相對相贈之作。端明智慧蓋古今。不能不矣。此一言。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譚云對面屏營衛路側。執手野踟躕。蘇詩字。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

此別且復立。斯須鍾云別情至。又云蘇李要知是生。城漢人古詩。移入近體不得。其故難言。欲因晨風發。送子以展軀。

○○又

譚云字字真。所以字字苦。字字厚。所以字字婉。只此一首。唐人妙手。猶費經營。况齊梁小兒乎。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鍾云長思。如何各言。

妙在此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鍾云真有一副肝腸。在眉宇舌端間吐出。李陵叛人。能使蘇武與之交。司馬遷為之被罪而不悔。有以也。

李延年

○歌十首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鐘云寧不知三字。可起古今女美亡國。意。

佳人難再得。譚云古今愛惜樂語。

鍾云此歌出他人口。則為有情。出延年自歌其妹。則有倡優賤氣。

楊惲

○拊缶歌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鍾云亦似不甚怨。何以速禍。○譚云得禍在荒蕪不治四字。從來以詩文得禍。

息夫躬

○
○
絕命辭

玄雲泱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鍾云二字若浮焱鍾云浮焱說增亦趣動則機兮。鍾云三字簡甚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崔蘭鍾云以下俱薛幾不成聲

古詩歸三卷

嘆一息大躬

下

心結幘兮傷肝虹蜺耀今日微孽杳冥兮未開
痛入天兮鳴嘯譚云六字冤際絕兮誰語仰天
高今自列招上帝今我秦招字奇秋風爲我塗
浮雲爲我陰嗟若是今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
須遊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今世我思德云此語似發

鍾云滿肚怨尤。無一語自反。此其所以
死也。又云激而興。

卓文君

○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鍾云語哩。逼人。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躑

御溝上鍾云蹊蹊流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

娶不須啼鍾云五字是婦人語願得一心人白

頭不相離。鍾云。文君此時爲此語。若其初奔。止愛相如之才。非必以其爲一心人也。

然有才人竹竿何嫋嫋魚尾何撻撻男兒重意
赤自有情

氣何用錢刀爲諱卓王孫女富中乃有此一虎

諱云有此妙口妙筆。眞長卿快偶也。不

百韻三卷

卷二

主

奔何待。○又云有一種極難爲長卿語。長卿不得不止。文君之奔與妬。生於才耳。○鍾云如此方耐他妬。世上愚婦人。如何妬得。

王昭君

怨詩

鍾云此明如詞也。何等宛憤。何至如後世庸冗。○譚云石季倫詩。明叙其事。明妃自作怨詩。反委曲旁引。一字不露翻

恨季倫有錢穀氣。鍾云明如入胡。是
千古傷心事。他人代他。想不得。說不得。
況自己乎。一說明便淺。

秋木萋萋其葉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
毛羽。形容生光。譚云如好既得升雲。上游曲房。
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
委食。心有徊徨。譚云如好既得升雲。上游曲房。
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峩
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鍾云父母可
明說其悲

古詩歸主卷

王

王

者甚多。當
從此句想之。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古詩歸第三卷

古詩歸第四卷目錄

漢二

班固

寶鼎詩

傅毅

迪志詩

張衡

同聲歌

朱穆

古詩歸

卷四

與劉伯宗絕交詩

高彪

清誠

蔡邕

飲馬長城窟行

琴歌

趙壹

嫉邪詩

仲長統

翠鳥

述志詩

孔融

雜詩

又

辛延年

羽林郎

宋子侯

董嬌嬈

白狼王唐叢

遠夷樂德歌

遠夷慕德歌

遠夷懷德

古詩歸

卷四

二

歌

蔡琰

悲憤詩

又

蘇伯玉妻

盤中詩

竇玄妻

古怨歌

蘇耽

蘇耽歌

陰長生

古詩

又

無名氏

長安童謠

崔少府女

贈盧允詩

焦贛摘易林

乾之蒙

需

同人

觀

无妄

解

古詩歸

卷四

三

歸妹

渙

坤之屯

履

泰

剝

漸

既濟

屯之小畜

大鼎

節

蒙之萃

歸妹

節

需之恒

訟之歸妹

師之節

泰之巽

大有之坤

小過

謙之乾

臨之困

觀之豫

噬嗑之離

賁之旅

渙

剝之大有

復之遜

恒之坤

否

姤之旅

姤

漸之大過

小過之鼎

頤之離

咸

晉之頤

萃之睽

夬

豐小過

未濟之

大過之震

遯之遯

明夷之離

困之睽

震之既濟

兌之咸

古詩歸第四卷目錄終

古詩歸

卷四目錄

七

古詩歸第四卷

景陵 鍾惺伯敬 同選定
譚元春友夏

漢二

班固

寶鼎詩

嶽脩實今川效珍吐金景今歛浮雲鍾云語有

步口錄云作寶鼎齋記萬言不能分此一語之高參寶鼎見今色紛緼

煥其炳今被龍文登祖廟今享聖神昭靈德今

古詩歸第四卷

彌億年

傅毅

○通志詩

咨爾庶士迨時斯最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奮力維父在茲弱冠通經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貳述阿衡克允具訓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續脩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伊余小子穢陋庸速懼我世烈

自炫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誰能昭闇啟我

童昧鍾云翼翼小先人有訓我訓我誥訓我

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鍾云字字

知其真奇不契濶夙夜庶不懈志秩秩大猷紀

綱庶式匪勤匪昭匪言匪測鍾云測農夫不息

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

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

如彼兼聽則愒於音鍾云兩條亦自勸常語跌

匪壹匪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

古詩歸四卷八鍾云

日鍾云四字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鍾

四鍾云聿同始卒

鍾云憂勤之音情詞促促上薄變雅○

又云鼓風鍾詩多音語

張衡

○同聲歌

鍾云此國風專一之思貞作昵情看○

又云平子此詩情語至境昭明不取取

其四愁何也○諄云情語不在艷動在

真尤不在快樂無方而在小心翼翼昔

人謂謹身以媚君子謹身即媚也讀同

聲歌愈悟其微

邇近承際會得充君後房鍾云情好新交接

忍慄若探湯鍾云不知鍾云愛和敬此非情是

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調繆主中

饋奉禮物悉當思為苑蕩席在下被匡牀願為

羅衾幃在上衛風霜鍾云在下鍾云溫行得被

情賦灑掃清枕席鞶芬以狄香鍾云重戶結金

古詩歸四卷八鍾云

局高下華燈光鍾云局高下二字衣解巾粉御列

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鍾云我師

木色鍾云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

可忘

朱穆

與劉伯宗絕交詩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窺不定息鍾云

相饑則木梲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

腸滿膝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鍾云此說得可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鍾云此語反似對知已

鍾云描寫千古醜人形態性情曲盡罵得快笑得毒幾於巷伯之惡惡矣詩之刺體有極露而妙者此類是也

高彪

○清誠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鍾云直又不養以福

古詩歸四卷入鍾云

使全其壽年鍾云用虛字得力飲酒病我性思

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欲亂我真神明無聊

賴鍾云此詩妙絕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

若風過山鍾云此詩妙絕形氣各分離一往不

復鍾云此詩妙絕十慙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去穢累飄

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有古玄中玄澄心剪思

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

赫赫盡谷神綿綿有

鍾云質而秀漢詩之極易辨而難託者

蔡邕

○飲馬長城窟行

鍾云轉折甚多不啻不脫篇法妙甚

青青河海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鍾云三

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鍾云三

宛是聽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

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鍾云三

古詩歸四卷入鍾云

初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

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

食下有長相憶

○望鳥

譚云性情極微光燦極大○鍾云此等

詩是寄託不足悲所以能達又能微

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脩

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鍾云此是幸脫

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鍾云此詩妙絕唐詩人錄

心託君素譯云五字則深微鍾惟保百餘

○琴歌

練余心。今浸太清。滌穢濁。今存正靈和。液暢今
神氣寧。情志泊。分心亭亭。鍾云養性之旨。嗜欲息今
無由生。鍾云上 悼宇宙而遺俗。今妙翩翩而獨
征。

趙青

○疾邪詩

玆家多所宜。效嚙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

青詩歸四卷

卷二

六

爲芻蕘。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其分。勿

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鍾云不成語

鍾云如此卽是疾惡矣。此詩有二首前

首太露故刪之

仲長統

○述志詩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鍾云見幾二字。是學 任意

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鍾云二語

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鍾云

一語寫出一片浩海。并無天堂地獄之分。免甚
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鍾云
氣爲舟。微風爲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孔融

○雜詩二首

嚴嚴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曩灼

寒素。鍾云後是何等語。前語如此。昂昂果世士

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

青詩歸四卷

卷二

七

囚臣獨能建功祚。鍾云老匹夫。大小囚臣。獨得

甚有抑揚。又云大兒。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

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

同拳屑。由不慎小節。庸大笑我度。品望尚不希

夷。奔何足慕。鍾云此詩。以代夷。奔。品望尚不希

中流有砥柱。不若爲人。管仲。呂望。之匹。鍾云

鍾云前作嘲罵聖賢未已。此忽作昵昵

○又

鍾云前作嘲罵聖賢未已。此忽作昵昵

平正在於此

古詩歸四卷

計執念疾須知之

羽林郎

家胡胡姓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

窈窕歸云鬟言窈窕亦窈窕云看美人正在難

何所見
也
一
世
良
所
無
一
髮
五
百
萬
兩
髮
千
萬
餘

鑄云要知此二語
不在質上講價
不意金吾子娉娉過我廬銀

鞍何煥煥。羣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綠繩提玉

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鮓鯉魚鍾云好貽我青銅

鏡結我紅羅裙。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

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字。屬年。貌重字。屬情。義字。語下得分。賤。○譚云。

辛丑年 宋子美

後婦女子重前夫其言雖烈將繇來比素新

離其言而厚皆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妾

謝金吾可必愛此品。鍾云善後處終叶

言不子一 狂旁行 且 片 女 郎 過 於 老 成

卷之四

各易茂更各比入

陽坊東路傍代社自耕墾果自

春風東北起花葉

正低昂鍾云妙於看花不知誰家子提籠行

採桑蠶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飄花謂落非折枝也

甚相人有情之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鍾云高
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聲
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鍾云又說向不哀
何時盛年去惟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終
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白狼王唐歌

作都夷歌三章

譚云三歌妙在無中國淹熟之氣無文
人摹擬之象樂德慕德懷德隱隱分別

古詩歸四卷

白狼王

十

是其可玩處○鍾云妙在奇與處從朴
野出譬之腥膻惟結懷中有寶玉氣

遠夷樂德歌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更譯下端不從我來聞風
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續作其美酒食昌樂肉飛
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鍾云

有起○譚云妙在聖德深恩與人富厚鍾云說
語不加飾鍾云然聖德深恩與人富厚鍾云說
地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
是遠夷口中語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
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墮墮食肉衣皮不見鹽穀鍾云
所以得制鍾云然吏譯傳風大漢安樂鍾云傳
要領在此鍾云然吏譯傳風大漢安樂鍾云傳
携負歸仁觸目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
發家百宿到洛鍾云然父子同賜懷抱

古詩歸四卷

十

匹帛鍾云夷人相贈不謂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鍾云三詩語語似不識書人口授不由
筆寫者無文字氣而暗合聲詩或疑其
爲文士偽作恐不然

悲歌

悲憤詩二首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吳私先害諸
賢良鍾云此一語盡亂世之原有人皆中
逼迫遷舊邦擁土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

其計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
弱兵皆胡羌獵野闢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戮
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遑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還顧還冥其肝脾爲爛腐所略自萬計不得令
地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話失意幾微間
復惜性命不堪其苦罵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復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歎
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有何辜乃遭此厄禍
遇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
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
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問之常歡喜迎問其消
息輒復非鄉里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問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通近微時願骨肉
來迎已自得自解免當復棄兒于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問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別離
胡之辱者不言更自勝心天屬綴人心胡之辱者不言更自勝心天屬綴人心人語學
語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之悲與之辭胡之辱者不言更自勝心天屬綴人心人語學
語不條胡之辱者不言更自勝心天屬綴人心人語學

苦老叶新婚垂老無家兒前抱我頭問母欲何
之人言母當去苦老叶新婚垂老無家兒前抱我頭問母欲何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
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
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常發復回疑
鍾云當想他此處自母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
別慕我獨得歸鍾云當想他此處自母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哀叫聲摧裂馬爲
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歎欲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慙遙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
交會念我出腹于鍾云當想他此處自母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同輩相送一段判判不依忽
古詩歸四卷鍾云當想他此處自母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主
爲推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鍾云當想他此處自母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補城郭
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
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筑筑對孤景恒咤糜
肝肺登高遠眺望魂復忽忽逝若壽命盡旁
人相實天爲復復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
人竭心自最厲鍾云當想他此處自母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補城郭
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率耳

又

譚云一副經史胃中一雙古今明眼作此辱事讀其所自言又覺不忍鄙之反添人憐惜而已○鍾云五言古長詩雖漢人亦不易作惟悲憤詩及廬江小吏妻耳一詩之妙亦略相當妙在詳至而不冗漫變化而不陳斷續而不碎脫若有有意若無意若無法又若有法惟老杜頗優為之元白長詩人病其無法拖沓可厭不知實本於此特其力疲而體

鍾云文姬胡笳十八拍與此首同是七言而淺深雅理老稚皆知其不伴矣余嘗謂十八拍并文姬上而以此一首定之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羗蠻山谷眇眇兮路漫漫春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

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鍾云文姬詩於胡只是畏死前云欲死不能得猶是歸詞此句却露出真情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先離兮狀竊亭歲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冒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蹕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乳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鍾云胡笳後起還顧心恒絕今又復生蘇伯玉妻

○○盤中詩

鍾云詩奇盤中事奇想奇高文妙技橫絕千古相如伯玉不作負心事不能發二婦之奇然必待詩成而後易慮可謂

鮑參曰才人有情吾不信也○譚云女

人氣幽語快逼真文士秀士者當以此

為第一○鍾云房中歌非婦人語白頭

吟盤中詩真婦人語然皆非文士所易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饑

鍾云六語比興之體最厚最中吏人婦會夫希出

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

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

十字一何無可斷續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

無期結巾帶○鍾云謝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

無地自容之妾忘君罪當治一字責人使負心

山下者谷○鍾云其女對漢君不通文理姓者

蘇字伯玉○鍾云此二句所得妙人才多知謀足家

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鍾云羊

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鍾云婦人對

極哀怨愈佳○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

從中央周四角○鍾云千古不識字男子被此女

一語輕薄殆盡○又云四角

角字當音讀漢書注角里之角亦此音今人不得其讀作角字屬誤矣

鍾云此詩人知其柔秀不知其實直○

又云婦人感動君子得其憐悔全在柔

婉不在怨怒以是知悍婦皆愚婦也

賣玄妻

○古怨歌

紉乳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鍾云怨得實直

蘇耽

蘇耽歌

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

蔽野青山舊時鍾云語人翹足高屋下見群兒

外却返吾居○鍾云一肚悲憫我是蘇仙彈我何為翻身雲

陰長生

○古詩三首 選二

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

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

鍾云用貪生二字亦又何求超躋蒼霄乘飛駕
浮青要乘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迢
遙太極何慮何憂遊戲仙都顧盼群愚鍾云仙
世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忽未幾泥土為儔馳
走索歎不肯暫休鍾云此語刻甚真甚說得怕
人與作非愚乎直可欺

○又

維千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族
五經辟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煖衣

古詩歸隱卷八

七

饑不暇食思不敢歸鍾云此一語人不能道
此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
敢哀識鍾云一字非苦心遂傳要訣恩深不測
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既成貨財千億鍾云
備以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譚云仙佛每自叙成仙成佛之由不作
誇誑直是老婆心切見身說法耳鍾
云歷觀漢魏以來仙詩出口皆與幻真
不從人間來而唐以下多拖香淺俚

無名氏

○長安章詩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鍾云世人肉眼仙入福心游戲寫出

崔少府女

古詩歸隱卷八

七

○贈盧充詩

譚云漢魏古詩幽冥中何得有此筆研
煌煌靈芝寶光麗何倚倚華豔當時顯嘉異表
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靈韻委榮耀長幽滅世
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盤可願兒鍾云
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

焦贛

鍾云焦延壽用韻語作易占蓋倣古

辭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類也其語似識似謠似諱似隱似寓似脫異想幽情深文急響取其靈響奇與可純乎四言者以存漢詩一派

○乾之蒙

鵲鳴鵲鳴專一無尤鍾云若于是則長受嘉福

○需

目。睨。足。動。鍾云四字喜如其願舉家蒙寵

○同人

子號索哺母行求食反見空巢言我長息

幸

鍾云悲促之音鵲鳴全首十六字寫盡

○觀

江淮河海天之奧府鍾云衆利所聚可以長有

樂我君子

鍾云絕妙頌語

无妄

傳言相誤非于徑路鳴鼓逐狐不知跡處鍾云

○解

暗昧冥語相傳註誤鬼魅所舍誰知卧處

鍾云寫得滿紙陰氣

○歸妹

背北相憎心意不同如火與金

○渙

跛踣相隨日暮牛罷陵遲後旅鍾云渙旅二字

失利亡雌

○坤之屯

蒼龍單獨與石相觸推折兩角鍾云龍不見石

室家不足

主

○履

解苟在梁魴逸不禁鍾云詩解苟在梁其魴

意丁然失詩語漢此語漁父勞苦連室乾口

○泰

雷行相逐無有攸息鍾云二語最奇之佳情

木此戰于平陸為夷所覆

○剝

南山大獲盜我媚妾快不敢逐退而獨宿

漸

探懷得蚤。所愿失道。

鍾云此語隱而可思。

○既濟

持刀操肉對酒不食。夫行從軍。少子人獄。抱膝

獨宿。

鍾云無思無慮。思亦抱膝二字。寫此。

○屯之小畜

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淫心失望。不見所歡。

鍾云聲情似樂府。

古詩贈內人

鍾云

李

○大壯

冬採薇蘭地凍堅難。利走東北暮無所得。

節

衆神集衆相與議語。鍾云南國虐亂興師征討。

更立賢主。

○蒙之萃

龜羹分香。染指拂棠口。饑打手。鍾云四公子恨

饒

○歸妹

體重飛難不得踰關行坐憂愁不離室垣

○節

三夫共妻莫適為。唯子無名氏。翁不可知。

鍾云譚得妙。

○需之恒

蠅螺生子深目黑醜。雖飾相就。

鍾云醜人生。正在此四字。

衆人莫取。

鍾云與類母銜。螺。不得坐同一好笑。

○訟之歸妹

孤翁寡婦。獨宿悲苦。目張耳鳴。無與笑語。鍾云

古詩贈內人

鍾云

重

鳴二字。說苦境。最真。人不能知。却又可笑。

○師之節

日月相望。光明盛昌。三聖茂功。仁德大隆。

鍾云易林語多詼奇。不可不錄。此冠冕

正大語。

○泰之巽

澤狗水鳧難畜。少雖不為家。饒心其亟通。

鍾云名言。炯戒。晉召胡亂。正昧此語耳。

○大有之坤

蟠枝失岐與母別離鍾云母字下得奇漢與府李代桃璽等語皆是此

○小過

視日再光與天相望長生懽悅與福為兄鍾云如此用詩是較與前為婚語更無理而妙

○謙之章

嚙嚙嚙嚙其昧相持鍾云千古陰邪不出此多言少實語無成事

○臨之困

履危不止與鬼相視驚恐失氣如騎虎尾

○觀之豫

鰥寡獨宿憂動臍臆莫與笑食鍾云笑食二字合得妙

○噬嗑之離

鵲笑鳩舞來遺我酒大喜在後遺我龜紐龍喜張口超拜福祉

○賁之旅

猾醜假誠鍾云假誠字外前後相遠言如驚咳鍾云嘲盡情可為嘲嘲下注釋太語不可知白下士大笑如新柳臂與此同妙

○渙

火石相得乾無潤澤利少囊縮

○剥之大有

庭燎夜明追嗣日光鍾云嗣日光奇陽軟不至陰雄生晃

○復之遯

仲冬兼秋鳥散飲憂困於米食數驚鸛鳴

○頤之離

一指食肉口無所得采其鼎鼎舌饒於腹

○大過之需

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鸛鳳以底召伯避暑鍾云避暑字新妙各得其所

○恒之坤

燕雀衰老悲鳴入海鍾云果憂在不飾鍾云四詩各有一妙差池其羽頤頤上下寡位獨處

○咸

簪短帶長鍾云四字中無數回思苦窮瘠蠹小瘠以病之瘠

○遜之遜

三塗五岳。陽城大室。神明所住。獨無兵革。

鍾云謹識此語可以避亂

○否

海老水乾魚驚。蕭索鍾云。于歌魚弗鬱。今柏驚顛倒魚驚蕭索蕭索弗鬱顛倒蕭索用任魚驚

上筆端奇效然鍾云。魚驚在水清性形。驚真高落無潤獨有沙石鍾云。記奇語

○晉之願

跣行竊視。有所畏避。蔽目伏藏。以夜為利。

晉書錄事人

主

○明夷之離

山林麓藪。非人所處。鳥獸無禮。使我心苦。鍾云

○姤之旅

左手把水。如光與鬼。不可得徒。鍾云。奇想

○萃之睽

目不可合。憂來搔足。鍾云。千古憂愁。休惕恐懼。

去其邦域

○困之睽

坎中蝦蟆。乍盈乍虛。三夕二朝。形消無餘。

○姤

東南其戶。風雨不處。睠睠仁人。父子相俦。

○萃

被髮獸心。難與比隣。來如飄風。去似絕弦。為狼所殘。

○震之既濟

鬪鬪齟齬。貧鬼相責。無有懽怡。一日九結。

○漸之大過

鷹鷂獵食。雉兔困極。逃走見尾。為人所賊。鍾云

晉書錄事人

主

二字寫得妙
笑如在目中

○豐之小過

網密網縮。動益蹙急。困不得息。

○兌之咸

白鳥啣餌。嗚呼其子。旋枝張翅。來從其母。

○小過之鼎

流浮出食。載參入屋。釋轡繫馬。西南無下。

○未濟之震

電梅零蒂。心思積憤。亂我雲氣。

鍾云易林以理數立書。文非所重。然其筆力之高。筆意之妙。有數十百言所不能盡。而藏裝回翔於一字一句之中。寬然有餘者。其鍛鍊精簡。未可謂無意為文也。予既錄其全首數十則。其句之可摘者。仍錄於後。如：春且壯。莫使道通。拜謁主母。飲勞我酒。歡喜堅固。可以長安。遷延惡人。使德不通。一身五心。嫫母銜嫁媒。不得坐。其露體泉太平機關。炎絕續光。水藏船丹。無根以浮。白龍黑虎起。發暴怒。坐立歡門。與樂為隣。目動頻。喜來加身。水深無岸。魚驚傾倒。慷慨笑。長女無夫。左手搔頭。兒得水沒。喜笑自咏。蹇兔伏。辱行難。藥寒。憂思約帶。鹿得美草。鳴呼其友。苗髮不生。白鶴嘶珠。夜食待明。馬倚僕臥。雨驚我心。風感我肌。恐醜少羞。無

面有頭。魂孤無室。衆鬼瓦聚。秋風牽手。相提笑語。憂不能笑。黑龍吐光。使陰復陽。乘雲帶雨。與飛鳥俱。秋冬夜行。照覽星辰。東壁餘光。數暗不明。飛言如雨。麒麟跡耳。遊食萍草。孤牝不駒。棧機發發。身頑僵覆。坐席未溫。憂來叩門。蝦蟆群聚。從天請雨。一身三口。語無所主。篤心自守。與喜相抱。日暮閉目。隨陽休息。心惡來怪。張氏揖酒。倚立相望。引衣欲裝。朝暮日月。四馬過隙。近地遠天下。入黃泉。羊蛇叔虎。野心善怒。依青夜遊。六目俱觀。各飲有志。陽春草生。萬物風興。高樓水起。

第五卷目錄

樂府古辭

練時

朱明

日出入

有所思

臨高臺

薤露歌

古詩歸 卷五目錄

陌上桑

豫章行

陞西行

婦病行

滿歌行

泣

鮑司隸歌

聞奴歌

又

帝臨

白如

大馬

上邪

江南

蒿里曲

長歌行

相逢行

西門行

孤兒行

悲歌

古歌

隴頭歌

古詩一首

青陽

玄冥

華燿燿

戰城南

東光

鷄鳴

君子行

東門行

艷歌行

枯魚過河

白秦歌

又

古詩

五卷目錄終

古詩歸第五卷

漢三

樂府古辭

練時日鍾云造題與共

鍾云奇響深文靈光剡剡紙上有幽氣

練時日候有望熇膺蕭延四方鍾云六字便如深夜珠夾人神

九重開靈之旌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

李詩歸五卷

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然如見左蒼

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三字由前

般裔裔得真靈之至慶陰詩云

相放悲震澹詩云六字不可言不可靈已

坐鍾云詩生三字受知在其上五

音飭虞至且承靈位性蘭果乘盛香尊桂酒賓

八鄉靈安留吟青黃詩云編說此

瑞堂衆妍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厠

露穀曳阿錫瓊珠玉俠嘉夜鍾云蘭芳澹容

景陵 鍾 惺伯敬 同選定 譚元春友夏

與獻嘉觴

鍾云此章似是總敘而以下皆分獻之辭章法本出于九歌簡與似過之

○帝臨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鍾云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溫昭明三光穆穆優游鍾云四字嘉服上黃

○青陽

鍾云以下四首兼素問月令之妙義而

古詩歸五卷

卷五

二

出之○譚云四時辭飲極難得妙最忌書生小儒氣如此四首覺其制作特與天氣時物真相相發

青陽開動根多以遂音淵汴愛踐行畢鍾云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嘒嘒惟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相生茂豫鍾云涼風欲來靡有所

訃數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鍾云然廣大建祀肅雍不忘鍾云雅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西顓

西顓沆碣秋氣肅殺令參垂穎續舊不廢鍾云鍾云說得秋氣肅殺令參垂穎續舊不廢鍾云生氣積香字尤新多偶不唯大率伏息鍾云殺機陽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

古詩歸五卷

卷五

三

玄冥陵陰蟄蟲益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鍾云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鍾云素問○譚云冬末宜條理信義鍾云有此心精不是天說條理信義鍾云望禮五嶽藉飲之時掩收嘉穀

鍾云此首情理尤與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鍾云時三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鍾云又云春夏秋冬著一非字作解如泊如鍾云曉覺天地奇人之筆連人之言

匪源之池。譚云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譚云六字。虛中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
嘗黃其何不徠下。

○天馬

太一況天馬下。露赤汗沫流赭。志俶儻。鍾云用馬深。譚云古詞言馬曰志俶儻。杜甫言馬口氣深穩。支通言馬曰神駿。一以志。一以氣。一以韻。鍾云總不知孔。精權奇籥。浮雲掩上馳。體子德之一字。該盡。容與廼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華燁燁

古詩歸五卷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鍾云過車千乘。

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鍾云排字說得有形有聲周流維拔

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僣僣。神之傑。泛

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壇宇九夷行變

龍舞神安坐。鵝吉時共翊翊。合所思。有鍾深聖。

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洲施祐汾之阿

揚金光橫秦河莽若雲
增揚波從騰騰騰天歌

鍾云郊廟祭歌事鬼之道也附感玄通

志氣與鬼神接膚語文語如何用得漢

人不學雅頌自爲幻與之音千古特識

魏以下。步步套倣漢人。便失之矣。○又

云正以其奇與處不及雅馴然語亦有

平平者正是郊廟肅雍之體譚友夏謂

圈點所不能加正是古人文章大處至

言也。此可類推。然庸者未可借口。○譚

三樂府古辭不極與極深極恍惚極靈

動則與癡呆抽手了無以辨今所選或

如毛詩或如尚書或如騷夢或如行藏

古詩歸五卷

後人且不能望其塵不能解其故何乃

言樂府耶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綽之密得妙得妙聞君有他心

拉剌惜燒之摧燒之

當風揚其灰詩云長短承檣中寫出女

從今已往勿復相思

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不聞。

當知之。鍾云上段怨怒極矣。鳴狗吠以。上緩大抵情語有極。自怨怒始不可。總是情語。非兩心相。時所出。如呼稀秋風。蕭蕭晨風。颯東方。須更高知之。思中。兩知之。其

鍾云覺。一語便可散作六朝子夜讀曲歌數十首。彼非有餘。此非不足。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鍾云乃敢。字。發情。乃美。君絕。俱在內。便是古樂府身分。

○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鍾云可字。有。意。妙。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鍾云。腐肉。作人。諒。安。能。去。水。深。激。激。蒲。葦。冥。冥。鍾云。八。字。難。堪。更。是。梟。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鍾云。篇。中。三。字。寫。得。梁。室。何。以。南。何。以。比。承。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鍾云。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胡。行。出。攻。莫。不。夜。歸。鍾云。胡。馬。以。深。即。唐。人。言。胡。馬。更。應。將。在。不。意。而。繁。簡。淺。深。較。然。矣。

○東光。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早行多悲傷。鍾云不必多。不必深。氣自幽涼。

○東光

○薤露歌。譚云此挽貴者。下歌挽賤者。此歌稍溫。和如雍門琴。微微入人。下歌甚嚴急。如水火刀劍鐵圍諸獄。活捉人衣裾。愚人濃睡中。非此喚不醒。

○臨高臺。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鍾云。目。以。蘭。黃。鵠。高。飛。離。我。翻。開。弓。射。鵠。令。我。王。壽。萬。年。收。中。吾。

○江南。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鍾云。此。處。佳。乃。正。是。後。人。行。才。是。處。

○東光。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早行多悲傷。鍾云不必多。不必深。氣自幽涼。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鍾云。人死
一去何時歸。

○蒿里曲

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魂無賢愚。鍾云。用聚歛字

鍾云。如此用聚歛。知古人化。舊為新之法。鬼伯

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鍾云。此用聚歛字。又用

鍾云此田橫門人哀橫之辭也。英雄強
死及故主分義。一字不及。蓋一說則傷

心矣。然更自深若今人則一字不肯放
過。不然即以為泛矣。

○鷄鳴

鷄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

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璧

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鍾云。作使

鍾云。劉王碧青。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

中雙鸞。鸞鸞七十。二羅。刻自成行。鳴聲何啾

啾。聞我殷東廂。鍾云。本是。我聞。例。兄弟。四。五人

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鍾云。富貴。觀者滿路

傍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煌煌生露井上。鍾云。無端

平。立言。以極。應而。妙。李樹生桃。傍。遇來。齒。桃。根

李樹代桃。殢。鍾云。說得。桃。字。有。意。氣。有。思。隨。一

鍾云。然。其。並。語。反。似。率。布。樹。本。身。相。代。兄。弟。還。相

鍾云以艷羨起。以感慨終。其一片寄託

不盡之妙。全在無轉。無接。無平。無應。

○陌上桑

鍾云妙在貞靜之情。即以風流艷詞發

之。艷亦何妨於正也。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鍾云。白。名。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

為籠。條。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

相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將

脫帽。著。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

怨。怨。但。坐。觀。羅。敷。鍾云。但。坐。觀。羅。敷。一。解。妙。尤。妙。在。此。句。是。謂。得

鍾云。然。其。並。語。反。似。率。布。樹。本。身。相。代。兄。弟。還。相

語音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

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妙。一。字。不。妙。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

五頗有餘。

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

有夫二解。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居上頭。君之望也。一字不必對。使君失此不

樂未王語。更若力。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

人以爲性。不正。

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帶寶劍，可值千

萬餘。

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情懷在處

兼頗有鬚。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

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

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

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譚云真古詩。不厭其平。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

諒得其柄。

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鍾云二詩甚平。然能使從來好奇者。終

日心目間。不敢棄之。是古人身分。

○豫章行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

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

落。

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

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相捐。

會爲舟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

章山。

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

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

○相逢行

○相逢行

相逢狹路聞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較問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中門凡遊
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
酒作使部郎偶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
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
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傷入門時左顧言左顧
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育輝
何雍雍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
小婦無所為許云無所為之中有挾瑟上高堂

古詩歸五卷樂府古詩 主

丈人且安坐事在此五字調絲方未央

譚云俱是諸樂府中所有合不異妙。

鍾云與鷄鳴語多同而各自為起落古

人語同意反異今人語異意反同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云絕善受經歷名山芝草襟襟仙人王喬奉藥

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內手知寒妙然足樂

府中巧妙慚無靈輒以報趙宜三解此為月沒

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餐四解
歡日尚少歲日苦多何以忘憂彈爭酒歌五解
鍾云對酒當歌的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
龍遊戲雲端六解

鍾云忽而飲酒忽而學仙忽而報恩無
倫無緒樂府古詩多如此非獨筆端參
錯蓋當時作者胸中各有段情事在
於言外直直說不出來處

○隴西行

古詩歸五卷樂府古詩 主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

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

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鍾云

好請客北堂上坐客飽穩穩清白各異樽鍾云

再拜跪然後持一杯鍾云四語將明人送

慎莫使稽留鍾云見長廢禮送客出鍾云

慎莫使稽留鍾云見長廢禮送客出鍾云

慎莫使稽留鍾云見長廢禮送客出鍾云

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邁門。慙云筆之妙。補出一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云大段對的來。

鍾云男女幾於仰矣。而不及亂。真所謂好色不淫。世上淫人。與好色自是兩種。既嗣宗日狎隣女。而終無所私死。又哭之真好色。惟此一人。若有所私而狎之。而哭之。便是泛泛用情矣。烏乎好。

○西門行

出西門。步急之。鍾云可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拂鬱當復待來茲。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鍾云此一句。今可解愁憂。惟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鍾云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不行樂。但為後世嘆。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益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鍾云此句。可加按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鍾云此句。可加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鍾云此句。可加共舖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為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鍾云此句。可加莫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君歸。鍾云此句。可加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鍾云此句。可加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饑且寒。有過慎莫笞。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鍾云此句。可加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兒餽。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婦索。

反覆助我者少覆二語寫孤兒羸弱饑寒之狀

上有運湖在。

雨由人四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
字簡妙

鮑司隸歌

鮑氏聰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鍾云

鍾云搖曳作態

隴頭歌二首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
望遠涕零雙墮

又

古詩歸五卷

隴頭流水鳴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自如

匈奴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祈連山使
我六畜不蕃息

譚云白渠歌微似雅頌司隸歌直入樂

府隴頭歌則宛然詞人聲韻矣匈奴歌
似未脫於謠故稍減

古詩一首

行行臨道經歷山陵馬啖柏葉人
柏脂不可長飽聊可過饑

鍾云骨韻氣質蒼涼孤直為魏武樂府
之祖

古詩二首

鍾云厚語憤甚

孫蔡莫傷根傷根蔡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
不成

古詩歸五卷

不成

又

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荆棘利傷有倚刀食人還
自賊

譚云前首訓薄人此首訓貪人訓薄人
破其世情訓貪人動以身家使人不敢

不聽○鍾云樂府與古詩聲情微異此
二詩及上詩雖以古詩命題當入樂府

古詩歸第五卷

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鍾云府吏兒已薄祿相鍾云薄祿相三字幸復得此頰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鍾云妻說共事三二年始爾末為久女行無偏斜鍾云母雖橫惡此豈投機解何意致不厚鍾云府吏於此絕人却自情深其妻所以為之疾也輕薄兒寡情只是不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鍾云此頰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怨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鍾云就說到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古詩歸大卷鍾云此頰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鍾云入伏惟字奇鍾云今若遣此頰終老不復取竟慙阿母得聞之搥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鍾云惡母所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鍾云舉言謂新婦噤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鍾云府吏迎事亦有之然此機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

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勞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綵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鍾云好情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鍾云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鍾云後人在何處先設出一眼道在後復無他語鍾云府吏死心亦在於此雞鳴之聲想其腸斷古詩歸大卷鍾云府吏死心亦在於此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鍾云新婦起嚴粧是破遺再嫁出門時此是何等景象何等心情收放拾拾開門聲詳悉只如作好事一服傷心若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絳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瑤指如削蔥根目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鍾云時生不出野望本自無教訓蕪媿貴家子鍾云母錢帛多鍾云對俗惡村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東鍾云然語却與小姑別

淚落連珠干。新婦初來時。小姑怡快沐。鍾云入

一服人譽我詩。樂府妙手。鍾云今日被驅遣小

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鍾云讀之

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鍾云不出門登車

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

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

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

還。歸誓天不相負。鍾云字新婦謂府吏感君之

風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

當作蒲葦。蒲葦初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

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鍾云

記伏義根。又云此類所遺公兄父兄無非愚

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鍾云數語已足入門

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鍾云五字是阿母大拊

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

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云從頭說

起。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

芝慚阿母。鍾云慚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鍾

古詩歸去卷

樂府古辭

四

此處。遷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鍾云見五有

第三郎。窈窕世無雙。鍾云若是今人手筆便通

苦。及母兄。一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

阿女。汝可去應之。鍾云談何容易。阿女含淚答蘭芝。初

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

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

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鍾云五字無不堪

吏人嬖。鍾云入阿母作難套聯一豈合令郎君

牽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

請還說有。聞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

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鍾云此處

其事。與後迎婚一段。講歸其盛。不是直說太守

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

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既敢言。阿兄得聞之。

悵然心中煩。鍾云其兄又舉言謂阿妹。作計何

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鍾云張心不成

憤。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

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鍾云曉明轉

古詩歸去卷

樂府古辭

五

云對愚橫人只謝家事夫婦中道還兄門處分
得如此打發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
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鍾云語大媒人下牀
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
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
便利此月內出有鍾云趣六合正相應良
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連裝
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鵲舫四角龍子幡窈窕
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轡鞍

古詩歸大卷

樂府古辭

六

簪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
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鍾云此等處阿
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鍾云此等處阿
母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鍾云
看不得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海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
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曉曉日欲眠鍾云
難得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
至二三里推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鍾云此躑

履相逢迎悵然還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
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
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
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
高遷鍾云卿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
紉便作日夕間鍾云府吏謂新婦賀卿得
日勝貴吾獨向黃泉鍾云府吏謂新婦賀卿得
頗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
然鍾云府吏之歎其母殺之也其妻之歎其母殺之也
母之兄殺之也二語便是公案父母俗惡之

古詩歸大卷

樂府古辭

七

效可畏可畏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
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殊別恨恨那可論
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
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
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
神鍾云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鍾云府吏
少不得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
子仕宦於臺閣鍾云慎勿為婦歎歎貴賤情
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鍾云又記起前

此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鍾云不相諒之府

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

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鍾云點景難堪

其端妙新嬪入青廬菴菴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

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

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

東南枝鍾云夫類相死結局歸重在此一段却

不專在死曲而在生曲如人今節不專在貞一

靈變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

古詩歸六卷漢四八

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

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

駐足聽寡嬪起彷徨鍾云與寡嬪何上此多謝

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譚云人知其詳處不知其略處人知其

真處不知其諧處人知其苦處不知其

複處人知其烈處不知其細處此數

者可以讀此詩鍾云此古第一首

長詩當於亂處看其整纖處看其厚碎

處看其完忙處看其閒此隆古人氣脉

力量所至不可強也後來惟老杜差能

厝手然能爲古詩不能爲樂府古詩猶

易長樂府不易長也又云蔡琰悲憤

廬江小吏妻累千數百言人知其委曲

詳至幾於無餘矣不知其意言之外手

口之間有一段說不出來處所以爲長

詩之妙也

無名氏

古詩歸六卷漢四九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鍾

依字似有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

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鍾云

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又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窻牖。鍾云五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背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鍾云苦命語然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又

青靑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鍾云語甚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鍾云語甚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鍾云一索字往來間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其娛心意。

古詩歸大卷

戚戚何所迫。鍾云如此情境人然

○又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鍾云令德二字齊心同所願。鍾云此五字宴會中豈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軒長若辛。鍾云歡宴未畢忽作熱中語不平之甚

○又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鍾云似在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鍾云何可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又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

古詩歸大卷

傷以終老。鍾云同心二字厚道古誼覺情之一

○又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鍾云此首明月皎夜光八句為一段昔我同門友四句為一段南箕北有斗四句為一段似各不相家而可以相接歷落顛倒意法外別有神理大抵十九首首中正反起止有似非出於一人一時一事者而終不可分為數題即一首中亦似有非出於一人一時一事者而終不可分為數首十九首不必皆可選而難去其一其故在此他詩則不然知者

古詩歸六卷

漢四
無名氏

王

審之

○又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婿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鍾云性情與草木相調與鮑照同為梅谷嗟首非尋常觀物之言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鍾云全不疑其薄相思中極敦厚之言然愁苦在此

○又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鍾云妙語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鍾云氣貫從三篇鍊來

○又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鍾云千古語出又云脉脉字疊得奇不可解老杜墨字之妙法多本此

○又

古詩歸六卷

漢四
無名氏

王

迢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鍾云寫得嘆而悲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鍾云所遇無故物陶詩良苗亦懷新古盛衰人皆極賞之可見新故之際有舊人情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鍾云予嘗言使我有一杯酒語近極蕩使酣放無忘人借口請看榮名以為寶寶字獨在何如鄭重○又云夢知與虛名復何益不是兩意始可與讀十九首

○又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

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鍾云懷傷二字。着。晨風蟋蟀上妙。志上加。有居心不淨。而能放者。未。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鍾云人。微苦語。馳情整巾帶。美人沈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又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古

古詩歸六卷

漢四

古

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鍾云說得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有見之言。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又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鍾云。得。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推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又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又

凜凜歲云暮。蟋蟀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綬。願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鍾云。所以可思。無數婉變。無數愛惜。亮無晨風翼焉。能凌

古詩歸六卷

漢四

古

風飛。眄眄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又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鍾云。亦借。此。非。遣。古。人。之。外。朋友。非。獨。此。上。言。長。相。思。下。言。入。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鍾云。珍重。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又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
尚爾鍾云工五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
相思緣以結不解以粵長膝中誰能別離此

○又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
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譚云此句精神在引領
之句其精神又在蕭蕭惟幕幕其淚下沾裳衣

譚云十九首無諸古詩之新編奪目以

古詩歸本卷

無名氏

去

溫和冥穆無可甚快在諸古詩之上千
古無異議諸古詩亦若將安焉此詩品
也○鍾云蘇李十九首與樂府微異工
拙淺深之外別有其妙樂府能着奇想
着與辭而古詩以雅穆平遠為貴樂府
之妙在能使人驚古詩之妙在能使人
思然其性情光融同有一段千古常新
不可磨滅處被後人作詩者人人擬作
一番若以為不可已之例不容變之規

高者別求奇興於木色已遠若但摩娑
其面貌音字使俗人手中口中眼中人
人得有十九首至使讀書者喜誦樂府
而不喜誦古詩非古詩之過而擬古詩
者之過故樂府猶可擬古詩不可擬也

○古詩五首

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晚問故夫新人復
何如譚云問得悲甚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
妹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譚云新人從門入

古詩歸本卷

無名氏

去

故人從閣去鍾云看不得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
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
不如故譚云語語為故人所吐氣正是安新人
妙訣非獨故薄實是有情人之言
鍾云此首情詞宛至却可作樂府

○又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
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根擬銅盤雕文各異類離
婁自相聯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
中青烟颺其間譚云叙得清韻不俗用其中具

從風入君懷四座莫不飲香風難久居鍾云香風二句空令蕙草殘

鍾云通篇比託謹身謙素讀之感人

○又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鍾云寄簡至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
放得如佳人喜讀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鍾云歸重在此離合之感反輕耳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古詩歸六卷

漢四

六

○又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鍾云情欸感四時
鍾云厚道語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念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鍾云五字是憂中所必至人多不

○古詩三首

橋樑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餘鍾云不必作此喻物物猶自相稱放便自
委身玉盤中歷年與兒食鍾云寫物情芳菲

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鍾云獨用羽翼二字不詳

鍾云託物之旨深死異順得微賤自達高遠之義上本離騷下為陳正字張曲江感遇諸詩語之祖

○又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鍾云如聞其聲
鍾云無家別垂老別不憐於此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免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

古詩歸六卷

漢四

九

生旅穀井上生旅葵鍾云花草字奇烹穀持作飢采
葵持作羹羹飢一時熟不知貽阿誰鍾云四句另番一意愈見凄闊
鍾云家中有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譚云古詩中佳者自無蔓調然亦從筋肉中生出轉折以為波瀾未有想頭寥寥謂之清真者周公東山詩法從庭戶無人生出許多妙語遂為此詩鼻祖
鍾云以上數詩聲情全是樂府

○李陵錄別詩八首 選五

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

南陵。鍾云：聞字下欲寄一言去，託之賤綵繒，因

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路。鍾云：鳥辭

願為雙黃鵠，等語外。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

驚馬不可乘。

○又

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

垂帷。譯云：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使過

古詩歸六卷 漢四

手

庭髮髯能復飛。鍾云：鳥得飛然。寒家路踟躕

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邊

樹枝以解長渴饑。

○又

鍾子歌南音，仲尼嘆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

故廬。陽鳥歸飛雲。譯云：無飛蛟龍樂落居人生

一世間，貴與願同俱。鍾云：即人生貴適此語妙

凶罪何為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鍾

二語寫盡功名富貴人行徑心思，真不如及清

時策名於天衢

○又

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譯云：為鳳凰安知鳳

凰德貴其來見稀。鍾云：楚狂歌無此二語，斬截

蔡敬夫云：四語識力橫絕千古。○譚云

鳳凰知己亦是從來高人行徑。○鍾云

骨勁氣傲，語不在多，亦復不能多。

○又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

古詩歸六卷 漢四

主

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廬子，獨

行如履水，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絕，瀉水置瓶

中。焉辨滯與通。鍾云：四句氣韻似樂巢父不洗

耳後世有何稱。鍾云

○蘇武答詩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譯云：泥連翩遊客子

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

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

心常慘戚。晨風為我悲，瑤光泫何速。行願菱荷

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鍾云割字低頭還
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鍾云錄別數詩。幽衷苦調。有蘓李所無者。正其下。蘇李一格處。然觀作者。胃中全無欲使人望而知其為蘓李意。不過借蘓李題目。寫其所欲言耳。此擬古之妙。難與後人言也。○又云詳數詩骨韻。似非孔融蔡邕輩不能。可見蘓李詩。其來已久。可証其非六朝人手矣。

古詩歸六卷

漢四
無名氏

主

○古詩

客從北方來。欲到到交趾。遠行無他貨。惟有鳳凰子。鍾云鳳字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為市。久在籠中居。行儀紛不理。鍾云高放之飛翔翔何時
鍾云實甚。偽作不得。

古詩歸第六卷終

古詩歸第七卷目錄

魏五

武帝

短歌行

觀滄海

上不同

龜雖壽

遊家行

嵩里行

善哉行

秋胡行

文帝

短歌行

善哉行

又

燕歌行

陌上桑

豔歌何嘗

古詩歸

卷七目錄

行

雜詩

甄皇后

塘上行

明帝

步出夏門行

種瓜篇

陳思王植

野田黃雀行

泰山梁甫行

聖皇篇

美女篇

棄婦篇

安薄命

當來日大難

贈志詩

贈白馬王

彪

又

王粲

從軍詩

陳琳

飲馬長城窟行

徐幹

答劉公幹詩 寧思

應璩

雜詩

古詩歸

卷七目錄

繁欽

定情詩

程曉

嘲熱客

秦宓

遠遊

嵇康

幽憤詩

阮籍

詠懷詩

又

又

大人先生歌

無名氏

行者歌

吳誦

詩歸

卷七目錄終

三

古詩歸第七卷

景陵 鍾 惺伯敬 同選定
譚元春友夏

魏

武帝

譚云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吾即取為此老詩品。○鍾云曹公心腸較司馬懿光

古詩歸七卷

明些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明明供出讀其詩知之。○又云英雄帝王未必盡不讀書。而其作詩之故不盡在此志至而氣從之。氣至而筆與舌從之。難與後世文士道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契濶談讌心。○念舊恩。○厚道各不相妨。○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古詩歸七卷

譚云少小時讀之不覺其細。數年前讀之不覺其厚。至細至厚。至奇英雄騷雅。可以驗後人心眼。○鍾云四言至此出脫三百篇始盡。此其心手不粘帶處。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鳴四句。全寫三百篇。而畢竟一毫不似其妙難言。

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悲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海賦亦有此意高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鍾云直寫其胸中眼中一段龍蓋吞吐
氣象○譚云亦自有五嶽起方寸隱然
詎能平意

○土不同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淅浮漂舟船行難錘不
入地曹賴深與水竭不流水堅可蹈士隱者食

古詩歸七卷

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鍾云西語古今
致亂之由深憂
長處無省處望
之人不可與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鍾云此章較淅沔龜壽等篇稍平在古

樂府中猶然氣骨此魏武身分也

○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鍾云物氣橫議在不但二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鍾云不但在天腐儒吐舌及讀
詩云何始知真英雄無欺人語幸甚

至哉歌以詠志

○薤露

鍾云俯視群雄之言便有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意○又云氣脉朴甚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鍾云人沐猴而冠帶

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鍾云此二語道盡羣
雄病根惟玄德中謀

足局自敗此定因符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

受殃鍾云千古首創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

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

古詩歸七卷

且行鍾云漢末實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

咸陽鍾云古其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力牽制不能成功盡此五字即此老赤壁之敗

勢和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

於北方鎧甲生蟻虱萬姓以灰亡白骨露於野

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鍾云一

人不能道此聲響中

鍾云看盡亂世羣雄情形。本初公路景升輩落其目中掌中久矣。○譚云薤露蒿里如此着想如此寄意。讎盡從來疑古門戶。

○善哉行

自惜身薄祐。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解其窮如抽裂。鍾云接得陡然。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鍾云語直氣悲。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涕泣於悲夫。鍾云。

五言詩歸七卷

五

乞活要能覩。我願於天窮。瑯琊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解快人由為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鍾云此以上周。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鍾云此是處二字。又無奈此歎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愁中有愁。思外有思。

鍾云薤露以下皆五字。然字字是樂府。不是五言古。今人以樂府語入五言古。反唐曹公以五言古作樂府。反與何故。

○秋胡行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天非遠。不感年。往愛世。不治。鍾云無此念。存亡有命。慮之為出。歌以言志。不能成好。維。四時更逝去。威威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威威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鍾云。解。不再來。非奇。人。不悲。智慧。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況。況。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威威欲何念。鍾云。老瞞生漢末。無坐而臣人之理。然。

五言詩歸七卷

六

其發念起手。亦自以仁人忠臣自負。不肯便認作奸雄。如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不戚。年往憂世不治。亦是真心真話。不得槩以奸之一字抹殺之。○譚云總是大胸襟。原與奸不相妨。醜醜無關係。人亦奸不得。

文帝

鍾云文帝詩便婉。變細秀。有公子氣。有。

文士氣不及老瞶遠矣然其風雅編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

○短歌行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存神靈倏忽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呦呦遊鹿銜草鳴鹿云銜草鳴鹿悲鳴情境似悲翻翻飛鳥挾子巢棲我獨孤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得妙長吟永歎懷我聖老聖老

古詩歸七卷

文帝

七

○善哉行二首

上山採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譚云野雉羣雛猿猴相追悲涼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譚云來無方三字非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譚云本謂客遊似行舟反云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驅聊以忘憂

○又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鍾云知音識曲善爲樂方風流哀絃微妙清氣含芳爲得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譚云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鍾云代昔人作此語不必悲

鍾云緩節安歌靈通幽感其口角低回心情溫頓有含辭未吐氣若芳蘭之意

古詩歸七卷

文帝

八

○又云同是短歌同是善哉父子同作詳其聲意武帝之武文帝之文各在言表矣

○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慄慄思歸心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鍾云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鍾云明月

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譚云此歌中極和穩者誦之不厭可見好奇人亦有公道也

○陌上桑

譚云奇調奇思奇語無所不有○鍾云他篇和雅此作思路欽崎有武帝節奏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窄虎豹嗥動雞驚禽失羣

古詩歸七卷

九

鳴相索鍾云體物盡情登南山奈何踰盤石鍾云奈何樹木叢生鬱差錯寢高草陰松栢涕泣雨面鍾云用字亦露枕席鍾云用字亦伴侶單稍稍日零落鍾云稍稍惆悵鍾云目憐矣又云相痛自憐相痛惜鍾云目憐矣又云相痛

○豔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無憂鍾云極善居心極了但當飲醇酒炙肥牛鍾云極善居心極了長兄爲二千石中兄被貂裘鍾云二驅馭往來王侯長者遊鍾云二

妙也。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樛蒲六博對坐彈碁。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誠迫日暮殊不久留。解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許。吾中道與卿共別離。鍾云約身奉事若禮節不可虧。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

譚云以豔起以悲結任眼底馳驅享用人心各有一段缺陷不自快處○鍾云顧盼搖曳情態之妙生於音節

古詩歸七卷

文

○雜詩

鍾云曹氏父子高古之骨蒼涼之氣樂府妙手五言古則減價矣○譚云鍾此論盡確作樂府歌行手以之爲五言古多有格格不合處作者亦不自知西北有涼雲平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譚云此首獨清灑然寄意亦薄

甄皇后

○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

鍾云我蒲花有白其葉何離離

傷能行仁

義

鍾云此處

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

別離

鍾云使君二

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

見君顏色

感結傷心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

寐莫以賢豪故棄捐

素所愛

鍾云好在此句放

是棄府免

便

莫以魚肉賤棄捐慈與薤莫以麻

泉賤棄捐管與蒹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

鍾云

古詩歸七卷

卷七

士

繁絃

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從軍致獨樂延

年壽千秋

鍾云反說開

樂府多如此

鍾云婉朴有漢樂府遺意

明帝

○步出夏門行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

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

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

絃歌樂情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

風東西鍾云乃春西嶺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

町帶天弱水滂游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

間

鍾云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

朝遊清

冷日暮嗟歸

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

枝摧雄來驚雌

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茫茫荆棘葛生絛絛感

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古來之

說嗟哉一言

鍾云冷冷細響如出端瀕訴得動人

○種瓜篇

譚云亦是豔情詞氣端烈無隋煬帝陳

後主之習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

瓜葛相結連寄託不官軀

不全鍾云代物被蒙丘山惠賤妾執奉奉天日

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陳思王植

鍾云子建柔情麗質不減文帝而肝腸氣骨時有磊塊處似為過之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然其不見離間雀見鷗自投羅網羅網黃雀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捐羅網黃雀得飛飛快其飛飛摩蒼天

謝少年

鍾云人亦復是俠客譚云儲光羲

野田黃雀行以外數首皆出於此無君子心腸無仙佛行徑無少年意氣而長於風雅者未之有也

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

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間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亦是仁人心眼看出寫出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用符下

不得顧恩私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鍾云此與贈白馬王虎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韓曜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清笳聲。鍾云滿
祖道魏東門淚下沾冠纓。拔蓋因內顧。倦仰業
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關庭。鍾云文帝哀薄
人詩車輪為徘徊。四馬踟躕。鍾云馬踟躕下踏
無情。作有情。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

鍾云世上俗惡人不足言。文帝一肚文
雅。有甄后為之妻。陳思為之弟。除却骨
肉文章中。亦宜有臭味。而毫不能有所
感動。回旋真不可解也。

古詩歸七卷

鍾

五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
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
飄。輕車隨風還。鍾云還字顧盼遺光彩。長嘯
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
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
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
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鍾云前半說得好。觀自

女上說出名士風采。○譚云既是
真佳人。便不可無此意。然亦難言。眾人徒嗷嗷。
在好色上好笑。安知彼所觀。鍾云嚴甚。勸盛
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鍾云情深而止。譚云
將無幾遇之。

譚云有才人不。必其為朋友。有色人不。
必其為妻妾。讚歎愛慕千古一情。漢武
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予讀陳思美女
篇。輒抱此想。○鍾云美女篇。緝洛神之
餘材而成之。自為淒麗之調。真是才子。

古詩歸七卷

鍾

六

○棄婦篇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彩有
光。榮光曄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
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
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鍾云
得。○譚云讀至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
此。○譚云讀至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
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鷄鳴。
還入房。蕭蕭帷幕聲。鍾云不寐時出入起坐自

出無一毫不通與。鍾云妙在。寒帷更
無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
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鍾云。招搖待霜露。何
必春夏成。晚獲為良實。願君且安寧。

○妾薄命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
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盃盤。
能者穴觸別端。舞盡情。不外此六字。騰舩飛爵。

古詩歸七卷

十七

蘭干同量等色齊顏。鍾云。處處如意。人。
手任意交屬所歡。鍾云。情。朱顏發外形。蘭。
合來。生。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僊體輕。裳解。
履遺絕纓。倪仰笑喧無呈。鍾云。媚入。
佳人玉顏齊舉金雀盤。手形羅袖良難。鍾云。
有。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裏粉。
君傍中有霍絢都。榮雜古五味雜香。進者何人。
齊姜。鍾云。妙處歸。鍾云。此六字。想。
用字之法。最是此。恩深愛重難忘。鍾云。與。
等字。極難。頃放。召延。

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
稱露未晞。

鍾云。妮妮致。致不盡情不已。看其音節。
撫弄停放。遞則生媚。促則生哀。極頓步。
低昂之妙。又云。極風流。人生極富貴。
家處極無聊。地方能作此想。此趣。

○當來日大難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東厨。廣情。
故心相於。闔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鍾云。
四字。

古詩歸七卷

六

有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鄉。鍾云。千古別。
口頭。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鍾云。和媚款曲。纏綿紙外。

○矯志詩

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鍾云。
試。磁石引鉄。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
聞焉。鍾云。抱壁塗乞。無。無為貴。寶履仁
遘禍。無為貴道。鍾云。鴛鴦遠害。不羞卑棲。靈
亂避難。不恥汗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

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關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必得英雄堂卿見歎齊士輕戰越王式蛙國以灰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幃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禁闔舌為發機門機之闔楮矢不追

譚云全篇似古逸詩古銘古誼及于書中鍛鍊佳語亦四言古最高之格○鍾云曹氏四言入樂府則妙入古詩則弱此篇情事崎嶇語脉參錯而氣甚高古

古詩歸七卷

十九

蓋古詩而樂府者也

○贈白馬王虎

選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翻騰羽翼孤獸走索群鍾云漢樂府詩集卷之五不遑食鍾云漢樂府詩集卷之五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又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鍾云無可奈何強作壯語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

必同舍儼然後展應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鍾云五能不懷苦辛

王粲

鍾云郭下西園詞場雅事惜無蔡中郎孔文舉補正平其人以應之者仲宣諸人氣骨文藻事事不敢相敵公謠諸作尤有乞氣故一切黜之即黜唐應制詩意也稍取其明潔者數首以塞千古耳食人之望試與曹氏父子詩共讀之分

古詩歸七卷

二十

格自見不待饒舌

從軍詩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鍾云恨不將此等壯之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鍾云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鍾云恨我無時謀警諸具官臣勦躬中堅內鍾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畫無所陳鍾云此即妙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鍾云雖無鉛刀

用庶幾奮薄身

陳琳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

留太原卒。鍾云老杜歌行似此官作自有程。舉築諸汝聲。

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鍾云長城

何連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

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亦何鄙。鍾云

古詩歸七卷

鍾云

主

鍾云身在此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

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鍾云使民憤至君獨不

見長城下死人。白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

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鍾云全是長短歌行。然徑入唐人集中

不得。中有妙理

徐幹

答劉公幹詩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

三春。鍾云語似樂麻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諠

夏別。草木昌且繁。鍾云佳了妙意反無窮

鍾云質甚。○譚云清老

室思

譚云以名義厚道束縛人。而語氣特低

婉。○鍾云宛篤有十九首風骨。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鍾云別來歷年歲。舊

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鍾云得妙法

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鍾云她在先既厚不

古詩歸七卷

鍾云兩想

主

為薄。想君時見思。鍾云兩想

應璩

雜詩

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穴。膝理早從事。安便勞

鍼。○哲人觀木形。愚夫開明白。鍾云三字曲突

不見賓。焦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

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鍾云想雞跖食不已

齊王為肥澤。鍾云語亦荒稽之甚

繁欽

○定情詩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
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
亦悅我顏。鍾云二語通篇綫索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
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
明珠。何以致叩叩，鍾云叩叩香囊繫肘後。鍾云此
何以致契濶，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美玉綴
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何以結相於金
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後玳瑁釵。何以答歡
喜，鍾云古詩歸七卷

三

淒風吹我襟，望君不能坐。鍾云不能坐，尋常情
此語尤妙。悲苦愁我心，愛身何以為。鍾云五字
惜我華色時，鍾云此下兩長則不妙中情既款
款，然後剋密期。寒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鍾云
得爾此醜陋，質徒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
如連絲。

古詩歸七卷

三

程曉

○嘲熱客鍾云熱客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
相過。今世從穢子，觸熱到人家。主人問客來，聲
感奈此何。鍾云此語謂當起行去安坐正略嗟

深細人不能為此。○鍾云許多何以字。
妙在細求之意。義都無大別。語語犯重。
反覺語語生意。細求則失之。又看他首
尾腰腹藏露之妙。

譚云俗客在坐。鍾云不然。在諸上人。厭客妙在。寫出俗客在坐。一段。然不解人厭客之狀。一。在。所說無一急。賦物共此。五字。恰恰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鍾云。每苦。搖扇。中疾流汗。正滂沱。莫謂。小事。鍾云。亦是一大。瑕。譚云。正言。正色。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譚云。程曉。嘲熱客。李白。嘲魯儒。嘲得盡。情。盡。理。每。閉。戶。開。卷。見。之。幾。於。大。笑。失。聲。鍾云。非。平。日。實。受。俗。客。之。苦。看。不。過。忍。不。過。不。肯。開。如。此。口。

古詩歸七卷

秦宓

遠遊

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巖穴非我隣。林麓無知己。鍾云。知。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兄。弟。無。嫌。誰。謂。困。獸。走。環。岡。飛。鳥。驚。巢。起。猛。氣。何。咆。厲。陰。風。起。千。里。遠。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鍾云。落筆開口。似孔文舉。

嵇康
幽憤詩

譚云。似。自。狀。似。年。譜。歷。敘。得。妙。引。咎。得。妙。字。字。是。嵇。叔。夜。幽。憤。詩。摹。倣。移。動。不。得。鍾云。自。怨。自。艾。自。供。自。悔。知。其。所。以。殺。身。之。道。而。性。不。可。化。付。之。無。奈。高。士。每。有。此。病。總。之。千。言。萬。語。不。外。才。多。識。寡。四。字。又。云。句。句。自。責。却。句。句。占。地。步。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窮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

古詩歸七卷

秦宓

憑寵自放

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鍾云。後。世。高。人。行。徑。十。人。引。為。罪。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譚云。四。字。道。者。自。家。子。玉。之。敗。屢。增。惟。塵。人。疾。然。是。從。來。高。人。而。志。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鍾云。不。自。家。道。破。感。怕。思。怨。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諄。諄。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鍾云。此。悔。真。不。可。內。負。宿。心。外。應。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

神氣晏如。容予不泚。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
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訕。繫此幽阻。
實恥訟冤。譚云。幽居中。寫時不我與。雖曰義直。
神辱志沮。譚云。神辱二字。千古。澡身滄浪。豈云
能補。嗷嗷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適茲淹留。窮達
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
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抵攬
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鍾云。此下有東門黃。子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

阮籍

。詠懷詩

譚云。古今以嗣宗詠懷詩。幾於比古詩
十九首矣。盡情刪之。止存三首。三首中
氣格情思。視古詩何如。豈敢向古人中
吠聲耶。鍾云。予嘗謂陳子昂張九齡

感遇詩格韻興味有遠出詠懷上者。此
語不可告千古賸人。請卽質之阮公。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
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舉
折忘所歸。鍾云。忘所歸。折二字妙。豈爲夸譽名。憔悴使
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
路將安歸。譚云。結出悲響來。鍾云。安卑之語。其實不平。

。又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飄難

與期。豈徒嫵婉情。存亡誠有之。鍾云。蕭索人所

悲。阮囊不可辭。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譚云。又云。止此味長。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又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
可期。獨坐山崑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
靡相携持。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
事。日夕將見欺。

鍾云。愁懷達見。迫成異調。

○大人先生歌鍾云曹植中藏明帝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照。今日月。顏我。騰而上。
將何懷。

譚云空中幻思。荒唐得極妙。○鍾云思
境俱奇。知爲異人。

無名氏

○行者歌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
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古詩歸第七卷

鍾云

主元

譚云颯颯忽忽班班駁駁甚有異色。○

鍾云熱鬧中說出冥幻。

吳

無名氏

○吳語

曲有誤。周郎顧。

鍾云六字寫出解人。千古未有無煙英

雄。

古詩歸第七卷終

古詩歸第八卷目錄

晉一

司馬懿

譙飲歌

張華

門有車馬客行

傅玄

陳章行苦相篇

九秋篇

又

董述行歷

笑楚歌

古詩歸

卷八目錄

一

車遥遥篇

雜詩

又

又

雜言

雲歌

劉伶

北芒客舍詩

司馬彪

雜詩

陸機

陸機行

赴洛道中作

陸雲

贈鄱陽府君張仲膺

谷風

潘岳

悼亡詩

左思

詠史詩

又

招隱

又

嬌女詩

張翰

周小史

雜詩

董京

古詩歸

卷八目錄

二

詩

答孫楚詩

左貴妃

啄木詩

劉琨

胡姬年十五

郭璞

贈溫嶠

葛洪

洗藥池

謝尚

大道曲

孫綽

情人碧玉歌

王獻之

桃葉歌

庾闡

孫登隱居詩

袁宏

古詩歸

卷八目錄

三

從征行方頭山

詠史

習鑿齒

燈

王羲之

蘭亭集詩

謝萬

蘭亭集詩

華茂

蘭亭集詩

王凝之

蘭亭集詩

王徽之

蘭亭集詩

桓玄

南林彈

殷仲文

南中州桓公九井作

謝混

古詩歸一 卷八目錄

遊西池

宗炳

登半石山

湛方生

廬山神仙詩

後齋詩

帆入南湖

遊園詠

王齊之

念佛三昧詩

又

又

又

八卷目錄終

古詩歸第八卷

景陵 鍾 惺伯敬 同選定

晉一

司馬懿

○ 燕飲歌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奉辭遐方。將掃
通機。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
待罪武陽。鍾云待罪二字。老奸之語。孟德說不出。

古詩歸八卷目錄終

鍾云魏武狠其人却有情。司馬宣王狠。

其人特無情。魏武有熱處。此老一味冷。其一種陰鷲之性。似純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朋友閨房之趣。略不以分其心。此其所以狠也。○譚云凡立功成事人。發而為言。賢奸高下不同。各有一段梗質。成片處如此。一歌氣象體裁。必非纖夫曲儒。可望而知之。

張華

譚云古今極博人下筆出口多不能快
入謂司馬遷高才恨其不博予謂使其
極博恐胃中腕中反不能如此試觀張
茂先詩有何首高妙動人處答何劭詩
雜詩已被選而復汰之味不足也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相訊
譚云果是舊鄰里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詞端競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

古詩歸入卷八

二

尚未耳後憂方復起

鍾云僅運得動

傅玄

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
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
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
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
無復數婢妾如嚴賓鍾云情合同雲漢葵藿仰

陽春鍾云前半只說女子賤苦自此以下心乖并父母不樂生女之意言外說出矣
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
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
參辰

董逃行歷九秋篇

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鍾云遙想奇此景萬里不絕鍾云同是情語齊梁人長保初醺髮結何憂坐成胡越

又

古詩歸入卷八

三

顧繡領兮含暉鍾云情生皎日迴光則微朱華於態妙哉
忽爾漸衰影欲舍形高飛鍾云誰言往思可追

吳楚歌

燕入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雲為車
今風為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
鍾云無期有止前思多端今誰能理無二定分曉得

譚云細婉○鍾云吞吐起落音節生情

車遙遙篇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

西入秦願爲影。今隨君身。譚云此一句情中之詞者也。能止此耳。下君在陰。今影不見。君依光。今妾所願。如許。妙在陰依光。在陰字中。森然秀出。可思。鍾云比陶公影詩。似妙些。尤妙在淺。

○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鍾云讀之使人心寬。欲怯欲驚。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鬢髻。渥

古詩歸八卷八

四

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又

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鍾云此詩妙在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安貧福所與。譚云此詩妙在安貧。福所與。安貧福所與。安貧福所與。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又

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

與蟲。鍾云有識。依賢義。不忍近暴。自當窮。譚云其感慨。其嚴切。識之足以自悟。聞之足以戒作。雜詩體當如是。作六句詩。法當如是。○鍾云學問閱世之言。

○雜言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鍾云幻譚云纏綿搖蕩。驚悸感溺。盡此十三字。妙極矣。入口音節之間。更有快處。非長歌所有。○又云覺上不可加一字。下不

古詩歸八卷八

五

可續一字

○雲歌

白雲翩翩翔天庭。流景鬢髻非君形。白雲飄飄捨我高翔。青雲徘徊爲我愁腸。鍾云捨我高翔。爲我愁腸。生出許多情態。尤勝尤勝。

譚云音調可聽。繚繞紙外。

劉伶

○北芒客舍詩

泱泱望舒隱。黯黯玄夜陰。寒雞思天曙。擁翅吹

鍾云哀至便哭。哀至便歌。不必中節。不必諧衆。而自有一往至性。○譚云藏細響於麤服亂頭之中。發奇趣於嶮崎歷落之外。

古詩歸八卷八
落之外
六

司馬彪

○雜詩

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飄隨風轉。長飈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故株。邈然無由返。

陸機

譚云二陸才名。千古一詞。然手重不能通。語滯不能清。腹之所有。不暇再擇。韻

之所遇。不能少變。大陸一生筆墨。只留得民動如煙四字。小陸佳處。只天地則爾。戶庭已悠。二語耳。靜衷平氣。思之又思。若以爲妄。當與鍾子分之。○鍾云平生讀潘陸詩。輒恐卧而無以奪之。有譚子手重不能運五字。二陸無辭。千古大家。同爲語塞。

○隴西行

我靜如鏡。○鍾云靜字。民動如煙。○譚云風草之言。民動如煙。已奇矣。民動如

煙寫出情狀。更使人飄然而笑。

○鍾云偶然妙語。經思則失之。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典賢。

○赴洛道中作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鄉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鍾云銜思往此。深頓轡倚高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鍾云。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陸雲

○贈鄱陽府君張仲膺

神林何有奇華妙實。皇朝如何窮文極質。斌斌君子。升堂入室。太上有曜。子誕其輝。知機日難。子達其微。鍾云近道之語。除人想入輔帷幄。出御千里。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譚云四言詩可質也。不可以拙而託於質。可典也。不可以舊而託於典。此詩有清處。卽質。有莊處。卽典。若後四語則拙矣。舊矣。陸潛四言詩。盡以拙且舊黜之。

○○谷風

古詩歸入卷八

八

閒居外物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瓊牖綢繆。和神常春清節。爲秋。譚云當字爲字。俱妙。天地則爾戶庭已悠。譚云如此結構。一氣清轉。方可極中。便不見高手。不可不知。

潘岳

○悼亡詩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飢餒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鍾云真情。苦境細心。

不真不若。不若不細。幃屏無髮髻。鍾云髮髻已若。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鍾云其妻悵恍如或存。周道怵驚惕。鍾云五字幽爽。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鍾云四語不瀟。春風緣隙來。晨雷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鍾云庶幾者。情至不能莊。自主之詞。哀人實境。 缶猶可擊。

鍾云陸潛之病。在情爲辭沒。而不能自出。此作情居其勝。而辭不能沒。所以佳。

古詩歸入卷八

九

左思

鍾云太冲筆舌靈動。遠出潘陸上。使潘陸作三都賦。有其材。決不能有其情思。

○詠史詩 選二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鍾云不求甚解。欣慕書也。以足知判。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思人讀不得書。 苦鳴鶴。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嚆昔覽穰苴。鍾云運筆妙。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眄定羌胡。功成不

受爵讀云行運高卓長揖歸田廬

○又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讀云蔭字有心眼升降之妙鍾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條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鍾云古人詠史不指定一事寫意而已今人寫意詩反靠定用事

○招隱二首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讀云巷中情思蕭蕭要知此想所以同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鍾云舊字丹葩曜陽林石泉嗽瓊瑤纖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餽糧讀云養字開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得妙聊欲投吾簪

○又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

心神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鍾云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以然言招之結綬生纒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不怨不來鍾云良辰入奇懷自外以之內也道遠良辰入奇懷自外以之內也道遠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鍾云氣和語厚所以為真隱○又云詠史在事却入情招隱在趣却入理所以深妙而遠

○嬌女詩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纖素鍾云好口齒自清歷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憤握筆利形管鍾云利字是寫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締素誦習於所獲嬌得雅還挂猶在壁安仁所以悲其妙字惠芳妻誦習於所獲大中所所以愛女其妙字惠芳入妙妙兩目燦如畫輕妝喜樓邊鍾云其妙嬌妙臨鏡忘紡績舉觴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盡女兒鍾云玩弄眉頰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

延袖象飛翮。上下絃柱際。文史輒卷裝。顧盼屏風畫。如見已指撝。丹青日塵閣。明義為隱贖。馳驚翔園林。果下皆生摘。鍾云。蹄。紅葩掇紫帶。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譚云。此雅風雨意。更務躡霜雪。戲重茶常累。積。譚云。此雅風雨意。更務躡霜雪。戲重茶常累。積。譚云。此雅

極憫人事。動為鑑。鉅屈。挺履任之適。止為茶菽據。吹吁對鼎鑪。脂膩漫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譚云。得。情。任。其。孺子。意。蓋受長者責。譚云。極愛兒女之言。然極是父兄督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女之嬌在。又深一步。譚云。字字是女。字字是嬌女。盡理盡情。盡態。鍾云。妙在筆端。瑣屑潦倒中。有一嬌女在。又云。子嘗謂父母於兒女。真受用。真快樂。在一二歲以後七八歲。

以前掌中膝下。真有一部鼓吹。無論後此情欲世故。兒女孺慕不如前。即鼓篋後。父母胃中。有成人之望。趣亦稍減矣。此太冲所以賦嬌女也。

張翰

○周小史

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鍾云。新妙。香膚柔澤。素質參紅。譚云。團輔圓顧。茵茵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

古詩人卷八

轉側倚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鍾云。有香。

鍾云有憐惜語。無狎昵語。詠美男宜如此。一入狎昵。便淺。○又云。由容止看出性情。是衛風手如柔荑章法。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鍾云。二語。極甚。為千嘉。并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鍾云。熟中語。歡樂不照顏。幻妙不可。

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鍾云語

董京

○詩

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
流奔以文代質鍾云代字妙悠悠世目孰知其
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鍾云好

鍾云大本領大文章

○答孫楚詩

周道數今頌聲沒夏政衰今五常汨便便君子

古詩歸入卷八

古

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

化也哀乎哉鍾云憫世之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

餐何為棲棲鍾云獨處上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鍾云奇語似

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如霧緇袍不能令暖

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停鸚鵡

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

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吟彼梁魚逡巡

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鍾云造語嗟乎魚鳥

相與萬世而不悟鍾云透悟淵微之以

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

將闕我輩願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

州為狹靜以園堵為大

鍾云有道人處末世俯視旁觀靜慧之

言有似生似脫似晦處其奇與深隱之

妙在此不可以聲律責之

左貴妃

○啄木詩

古詩歸入卷八

南山有鳥自名啄木

強言饑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

性清者榮性濁者辱鍾云淑女之言有品

劉琨

○胡姬年十五

虹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

壚前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憐鍾云六朝以下

回頭堪百萬價重為時年鍾云不待五字的確艷詩

鍾云首節全是梁陳

集 337-766

郭璞

○贈溫嶠

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鍾云同鍾云。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塵冥。鍾云交遊同志中此情實難在日。

葛洪

鍾云景純出世入太真用世人臭味如此觀王處仲之待兩人想出兩人合處

古詩歸入卷八

去

○洗藥池

洞陰冷冷風佩清鍾云清如入幽洞。天劫華木長榮。

譚云清老之言真上清金仙口中出。李白纔說上清金仙去便開却近時膚誕一路語有真而幻者有幻而浮者須知之。

謝尚

○大道曲

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車馬不相識。鍾云相識者妙矣此用音落黃埃中。鍾云音在車馬上盡得妙音落黃埃中。

鍾云以幻杳精細之言形出喧雜之景偶然妙想偶然妙舌深求則失之。

孫綽

○情人碧玉歌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鍾云真感君不羞根。

古詩歸入卷八

去

王獻之

○桃葉歌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鍾云青樓妙語只作村裝男女行徑寫出妙妙。

庾闡

○孫登隱居詩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牖。鍾云

龍簪可游芳津可嗽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
生體之鍾云二寂坐幽岸凝水結樸熙陽靡煥
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則彈道有
冥廢運有昏消鍾云二達隱不嚴玄跡
不標或曰先生鍾云德道遙嵇子秀達鍾云鮮不玉折兆動
初萌鍾云妙鑒奇絕鍾云四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古詩歸入卷八鍾云大

鍾云此君不凡看此詩使遇蘇門先生
較嵇阮別有一副領對景

袁宏

○從征行方頭山

栽栽太行凌虛抗勢天嶺交氣鍾云澄流入神玄谷應
契四象悟心鍾云幽人來憩

○詠史

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為訥鍾云汲黯社稷器

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儔鍾云之俱令道不沒
譚云好眼好識看斷今古

習鑿齒

○熔

煌煌閒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煒燁風與燈
升降鍾云王羲之

王羲之

古詩歸入卷八鍾云十九

○蘭亭集詩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閒無涯觀寓目理
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
我無非新

譚云予嘗服右軍通識隨俗行藏之言
今吟寓目理自陳適我無非新二語真
是通識所發非一意孤高絕俗之流
鍾云山水朋友前一段幽適從曠衷厚
力中出七賢胸中恐遂此原委

謝萬

○蘭亭集詩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奇蘿翳岫。脩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玄嶠吐潤。霏霧成陰。

譚云詞藻而氣朴。所以可存。

華茂

○蘭亭集詩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欣載懷。

譚云似賦中小語。

王凝之

○蘭亭集詩

莊浪濤津。巢步頽湄。冥心真寄。譚云四字清遠之言。千載同歸。

鍾云四語居然名士。可消道韞天壤王

郎之恨。

王徽之

○蘭亭集詩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疎松籠崖。鍾云

整游羽扇。霄鱗躍清池。歸目寄歡心。冥二奇。

譚云嚴整中藏有森秀。然不如凝之高

簡。○鍾云昔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關

又云方寸湛然。玄對山水。何以關。何以

對。決不專在眺涉。嘯詠之間。讀右軍父

子蘭亭詩。可悟其微。

桓玄

○南林彈鍾云命題無妙便

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鍾云風流在目。歸關赴舊樓

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響。譚云妙。屢中轉應心

鍾云素蕩中入微之言。譚云古人遊戲千變

別有一意思。立於其外。貫於其中。讀屢中轉應

固非粗枝

殷仲文

○南中州桓公九井作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

興盡景氣多。明遠鍾云明遠二字說秋之性情

風物自淒緊。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

早秀。浮榮甘夙隕。鍾云甘字有情理何以標貞脆。薄言

奇松菌鍾云妙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廣筵

散泛愛譚云用泛愛始逸對紆勝引何其妙唐

人逐興引伊余樂好仁賦祛各亦祇猥首阿衡

朝將貽匈奴晒

鍾云清麗似謝康樂

謝混

遊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鍾云此中二句尋有

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

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

屯曾阿景曷鳴禽集水木湛清華鍾云寒裳順

蘭池鍾云徒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

暮獨如何鍾云無為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宗炳

登半石山

清晨陟阻崖氣志洞瀟灑鍾云山水間人知有

也鍾云少文山水嶮谷崩地幽

窮石凌天委長松列竦肅鍾云肅者松之神

萬樹巉巖詭上施神農蘿下凝堯時髓

鍾云斷缺中藏幽異之光

湛方生

廬山神仙詩

序曰尋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

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譚云數

記妙手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踪之所游竊窺

冲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

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鍾云人有樵採其

陽者鍾云敘境易幽敘事難幽太元十一年

於時鮮霞寒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

獨在巖中鍾云俄頃振裳揮錫凌崖

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

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

跡鍾云詩曰

吸風玄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鍾云一序行徑絕不與人境同詩微率

後齋詩

解纓復褐鍾云復褐二字比反初服更新故辭朝歸蔽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龍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携我親友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儒攸瞻坐對川阜心焉孰託託心非有素構易抱玄根難朽卽之匪遠可以長久

○帆入南湖

彭蠡紀三江廬岳主衆阜譚云紀字主字白沙可謂山川史筆淨川路青松蔚巖首此水何時流此山何時有鍾云直直問得妙觀達識不是汎汎遊人眼孔人運互推遷茲器不

古詩歸入卷八

晉王

孟

長久鍾云器字妙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後

、遊園詠

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澈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北館以悠曠對荆門之孤阜傍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含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幙長猗之森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恬鍾云一部莊子○譚云難恬二字道盡聰明人苦處性有方面易適譚云格言可差一毫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存事隔以不悖

古學道人通患故羈馬思其華林龍雉想其阜澤別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曠哉

王齊之

○念佛三昧詩四首

妙用在幽鍾云開口道涉有覺無神由昧徹識以照嚴譚云八字靈透之極使尋常智慧無與生活明鍾云從來大道中用聰明人不看莫認曉餘作義和精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

○又

古詩歸入卷八

孟

寂漠何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譚云神化無之先心悠緬域得不踐機鍾云學道人虛心用之以冲會之以希

○又

神資天疑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羣譚云兩淵鏡金水塵紛鍾云

○又

譚云此一章似懺似疏託崇淵人是學

道人好派頭
 慨自一生鍾云悲源夙乏惠識託崇淵人庶
 藉冥力思轉毫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主心西
 極

鍾云淵衷靜旨却步步有着脚處淺躁
 人當日置心目譚云題是念佛三昧
 却無一字禪家熟語

古詩歸第八卷

素

詩歸第八卷終

古詩歸第九卷目錄

晉二

陶潛

時運

又

又

又

榮木

又

又

又

勸農

又

又

又

又

又

命子

又

又

又

古詩歸

卷九目錄

歸鳥

又

又

又

和劉柴桑

與殷晉安

別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

使都經錢溪

桃花源詩

歸田園居

又

乞食

連雨獨飲

移居二首

又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又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飲酒

又

責子

又

詠貧士

擬挽歌辭

又

又

有會而作

雜詩

讀山海經

又

又

擬古

又

又

古詩歸第九卷目錄終

古詩歸 八卷九目錄

二

四歸第九卷

景陵 鍾惺伯敬 同選定 譚元春文夏

晉二

陶潛

鍾云坡公謂陶詩外枯中使似未讀儲光義王昌齡古詩耳。儲王古詩極深厚處。方能髣髴陶詩。知此則枯腴二字俱說不着矣。古人論詩文曰朴茂曰清潔。

古詩歸九卷不

曰維渾曰積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渾不雅不厚不光。了此可讀陶詩。○又云陶詩閒遠自其本色。一段淵永淹潤之氣其妙全在不枯。

○特選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慨交心。鍾云八字極人長篇妙處。不待慨字。合此二字始為真曠真達淡人不知。

過時運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條

餘露宇暖微霄鍾云有風自南翼彼新出鍾云

○又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暢稱心而人亦易足鍾云淵一觴酌然自樂

○又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鍾云從來鍾云為仙不道鍾云今高人鍾云少此鍾云窮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古詩歸九卷八

二

○又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子鍾云自感之

○榮木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鍾云總角開道白首無成鍾云承承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

若寄顧領有時鍾云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又

承承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鍾云道曷依匪善奚敦鍾云

○又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弗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但焉內疚

○又

古詩歸九卷八

三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鍾云人知陶公高逸讀榮木勸農命子

諸四言竟是一小心翼翼溫慎愛勤之人東晉放達少此一段原委公實補之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鍾云甚妙才是勸農本領智巧既萌資待靡因鍾云諸人則以為不智誰其瞻之實賴哲人

○又

哲人伊何時維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毋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又

熙熙冷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

鍾云。卽從作息。勤厲中。寫景觀物。討出一

段快樂。高人性情。細民職業。不作二

義看。惟真曠遠人知之。

○又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鍾云。至言。鍾云。而戴冀造。物不敢負心之語。

缺携麗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矧伊衆。庶曳裾拱手。鍾云。責游。情妙語。

○又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晏安自逸。歲暮奚冀。鍾云。不儲饑寒。交至。鍾云。妙手。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鍾云。懷愧字。深。不負心。不苟食。只此兩字。

○又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暇。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欽徃。敬讚德美。

鍾云。倒插有力。有趣。俱在言外。

○命子

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髮。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鍾云。命子詩。淵源。於無子。迂遠得妙。我誠念哉。孤

聞爾泣。鍾云。是。我。然。教。生。於。此。

○又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

聖。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鍾云。狂老。子自負。

○又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鍾云。達人真語。鍾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近情自妙。

斯情無假。鍾云。達人真語。鍾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近情自妙。

○又

譚云。如此數語。始可以委折真至評之。

○又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鍾云。父母望子之急。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

亦已為哉謂云二謂教子而子山角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爾求心謂云求心更遠於求友遠矣供自顧儔相鳴景庇清陰謂云以此句終便不得

○又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遊見林情依謂云鳴而歸鍾云二句寫得有情無心遐路誠悠性愛無遺鍾云

古詩歸九卷

○又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鍾云馴林好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鍾云處處易出夕氣清悠然其懷鍾云此語令人人自遠

幽居然要知此詩不是詠物

○又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遊不曠林宿則森標鍾云晨風清興好育時交鍾云嬋繳奚施已卷安勞

鍾云其語言之妙往往累言說不出處數字回翔略盡有一種清和婉約之氣在筆墨外使人心平氣消

○和劉柴桑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鍾云五字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畚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飢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鍾云極善勸世之言妙在極善勸世之言

古詩歸九卷

顧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鍾云止足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與殷晉安別

游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鍾云此知淵明接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隣負杖肆游從淹留忘有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鍾云別友實厚之言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

言笑難為因才華不隱世詩云氣色名江湖多賤賤
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詩云開山何處夕看

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詩云清風掃雲

翫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

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詩云有言思

此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詩云

宜霜柏詩云深厚○鍾云似宋之句

○桃花源詩并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
遠便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得云四子說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
有小口口父婦髮髻若有光便捨船
從口入是俗人來妙不初極狹纔通人鍾云
反矣便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
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

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

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詩云及以萬物

無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

絕境不復出焉鍾云武陵人之世與秦之世

不緣驅迫自然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

乃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鍾云好世界好光

此一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

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

遂迷不復得路鍾云桃源人可謂隱不可謂

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

無問津者

康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鍾云以武陵山基往迹浸復湮來逕遂無廢相

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寂寞隨時

藝春蠶收長綵秋熟靡王稅鍾云五字荒路暖

交通鷄犬互鳴吠租豆循古法衣裳無新製童

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

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鍾云光景世界屬得使人老病不必

仙去說何神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鍾云神奇蹤

隱五百一朝敝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鍾云有嘉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

風古詩歸九卷高舉尋吾契鍾云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

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

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

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鍾云五字難書

此後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戶

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籠裡復得返自

然

○又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

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鍾云高堂深居

此境此語非老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鍾云幽厚之氣有似樂府儲王田園詩

妙處出此浩然非不近陶而似不能為

此一派曰清而微遜其朴

○乞食鍾云偏有此等事為餓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鍾云行行至斯里

古詩歸九卷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鍾云

遺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紛至沓傾危情欣新

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

戟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鍾云是厚道

譚云讀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主人

解余意冥報以相貽四語廉恥忠厚溢

於言外覺與者受者行遲不同昔人稱

淵明有則終日留賓無則沿門乞食有

無取與之間皆有理趣存乎其間○鍾

妙在無悲憤亦不足嘲戲只作尋常素位事便高便厚便深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鍾云虛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鍾云忽忘天奇甚通大豈去此哉鍾云五字任真無所先鍾云如與天中真不相隔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顧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古詩歸九卷

主

譚云遠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鍾云素心人素心人素心人易樂與數晨夕鍾云非朋友為性命決不知晨夕相對便妙世皆傳王無功徒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鍾云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鍾云抗言談在昔思終年遠遊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鍾云又事尤不易到朋友至樂在此可見素心人不誤

○又

春秋多佳日鍾云多佳日三字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鍾云開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鍾云四語情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鍾云衣食不鄰曲朋友之樂古高人真處即是達處

鍾云二詩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官亦想見公和粹坦易一種近人處

古詩歸九卷

主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鍾云免字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鍾云餘善餘字本此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鍾云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鍾云用意深所保詎乃淺

鍾云幽生於朴清出於老高本於厚逸原於細此陶詩也讀此等作當自得之

○又

先師有遺訓愛道不憂貧瞻望逸難速轉欲志
常勤秉耒懼時務解顏勸農人鍾云實歷虛懷仁人平時交遠風良苗亦
懷新鍾云老杜能體貼其妙平時交遠風良苗亦
效在良字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鍾云苗人取
歸壺漿勞近隣長吟掩柴門鍾云上語蕭然聊為
龍畝民

古詩歸元卷

五

古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鍾云厚云就是都不營而
以求自安鍾云每諱老陶真實本分語覺不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鍾云
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鍾云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鍾云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逍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丙辰歲八月甲於下溟田舍穫

譚云無一字不怡然自得生涯性情
作不來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
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鍾云田野
之饑者懼初飽鍾云非我饑鍾云與我諧鍾云
候鳴鷄揚檝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鍾云
荒山裏猿聲聞且哀悲風愛靜夜鍾云
老有所以妙林鳥喜晨開鍾云此句之妙又不
五

古詩歸元卷

五

五

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類姿年逝已老其事未
云乖遥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

鍾云陶公山水朋友詩文之樂即從田
園耕鑿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一副
曠達之語所以為真曠達也○又云儲
光義王維田家詩情事真朴從陶公田
園等詩中出偶然作意言高遠從飲酒
諸詩中出古人雖無擬議然性習所近
淵源不遠

○飲酒 并序

譚云妙在題是飲酒。只當感遇詩雜詩。所以為遠。○鍾云飲酒詩如此寄託。如此含吐。酒豈易飲。飲酒豈易作詩。○又云感遇實勝詠懷。飲酒詩則又非感遇諸詩所幾也。難與人言。

余閒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鍾云趣。○鍾忽馬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鍾云一事。事無辭。

古詩歸九卷

六

無詮次。鍾云正在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鍾云此何關飲酒妙。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

持此欲何成。鍾云老。

○又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鍾云十九。去來何依依。日值

孤生松欽。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陰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又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鍾云心遠二字。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見宅無心得妙。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俗人必待讀完下語始賞之。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又

古詩歸九卷

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鍾云寂。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鍾云五字。微而要。唐詩人

○又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鍾云妙在傾身營一飽。老林往往有之。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鍾云此二語自招。不肯說。

其淳譚云一斤熱腸可食孔子曰又云孔子大聖人也下彌縫一字也久不敢且不能幾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營營叟彌縫使

○鍾云莊子一部書新據聖賢不知此語立言淵妙覺孔老一生述作周流及後來聖哲奔馳只是彌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鍾云雖字暫字孔筆妙

深江轉激響漂流速任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
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譚云區區字危矣爲事誠殷勤

如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所問津若復不快飲。鍾云此處忽說到飲空負

鍾云觀其寄興託旨覺一部陶詩皆可

用飲酒作題其妙在此若以泛與切兩字求之不讀陶詩可也

○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鍾云責子詩先說此二語有理人情望子
成立全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鍾云責子詩雅阿舒

已二八。頗情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鍾云笑。通子垂九齡。
 但覓梨與栗。夫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譚云極。散興語。

高說
曠得

○有會而作○
并序○與詩始○信此題之妙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鍾云。陂爲字。不敢自居之意。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

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
已來始念饑乏譚云始念楚潤中原歲云夕

古詩歸九卷

矣。慨然未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譚云前章樸語。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
甘肥。諱云妙於寫窮可歎可笑。○鍾云有怒如深乞唐人貧賤寡情欲似從此悟出

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譚云感甚不嗟來何

足客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匡難外所歸餒
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鍾云妙在有會而作命題曠遠而序與詩句句是饑寒衣食之言真曠遠在此

○擬古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鍾云。采厚。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鍾云。五字。直道。無一。意氣傾人命。鍾云。意氣二字。從。來。不。離。隔。復何有。

○又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

古詩歸九卷

干

知時。鍾云。賦。開。世。上。語。鍾云。非。狂。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鍾云。老。成。人。久。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鍾云二詩皆歎交道衰薄。朋友不足。賴然寓意立言。感慨深厚。

○雜詩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

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鍾云。此。五。字。賦。頭。句。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鍾云。無。聊。此。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念。此。懷。悲。悽。終。晚。不。能。靜。

○又

嫋嫋松標崖。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養色含精氣。粲然有心理。鍾云。內。經。妙。語。入。口。清。歷。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鍾云。以。貧。士。為。孤。雲。聲。價。高。矣。鍾云。孤。

古詩歸九卷

主

雲獨無依。妙矣。老杜又曰。孤雲亦羣遊。古人妙想無窮如此。然獨字。羣字。語若相翻。而幾實相引。暖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鍾云。兩。句。連。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鍾云。五。字。有。品。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鍾云。觀。物。觀。生。忽。然。既。耕。亦。已。種。鍾云。耕。字。安。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

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鍾云點讀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鍾云淵不其甚解正是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汎覽流觀四言

○又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鍾云秀妙手酣發新謠寧向俗中言鍾云後數語宛似仙人口出

○擬挽歌辭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古詩歸九卷

主

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鍾云自字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將奈何鍾云此句可作問語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鍾云不能動斷情愛莫死看親戚或餘悲鍾云或餘悲妙甚見他人亦已歌鍾云只就人情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鍾云悲得深

古詩歸第九卷終

古詩歸第十卷目錄

晉三

惠遠

廬山東林雜詩

廬山諸道人

遊石門詩

帛道猷

陵峰採藥觸興為詩

右英夫人

古詩歸卷十目錄

右英吟此

右英告公

太虛真人

太虛真人常吟詠

西城真人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詠

清虛真人

歌

郭四朝

扣舷歌

扈謙

詩

謝道韞

登山

謝芳姿

團扇歌二首

又

劉妙容

宛轉歌

無名氏

古詩歸 卷十目錄

二

天郊饗神歌

短兵篇

白鳩篇

獨漉篇

濟濟篇

晉白紵舞

歌詩

又

晉杯槃舞

歌詩

無名氏

子夜歌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子夜變歌

前溪歌

桃葉歌

又

又

又

又

又

夏歌

歡聞變歌

又

懊儂歌

聖郎曲

江陵樂

又

那呵灘

春歌

秋歌

又

又

明下童曲

安東平

又

又

古詩歸 卷十目錄

三

又

雙行纏

西洲曲

雜詩

孟珠

又

東飛伯勞歌

尋陽樂

樂辭

歸第十卷目錄終

古詩歸第十卷

晉三

惠遠

○廬山東林雜詩

鍾云高僧詩清鼻不必言其字句似生。

意義似脫正文士不能措手處。

崇岩吐清氣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羣籟響出山

古詩歸十卷

溜滴有客獨冥游鍾云冥游二字徑然忘所適

安足闢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就是騰九霄

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廬山諸道人

○遊石門詩

鍾云詩序與諸文不同高僧詩又與

文士不同若使望而知其從經史子集

中出則不如看文士詩文矣然一入內

景陵鍾惺伯敬同選定
譚元春友夏

典語尤俗○又云是鄴道元筆然鄴有
其字其句而無其篇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

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鍾云五

然心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

以為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

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

馬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

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鍾云同遊同趣

三十餘人鍾云謝靈運遊山從者至數百人

至三十餘人遊得不寒酸釋法師入石門同趣

寂寥皆山水間勝事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

鍾云增興二字妙甚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

甚快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為安鍾云從來

文辭朋友聲色器玩到極處皆是所悅為

樂此不為疲也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

猿臂相引鍾云險境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

岩詳觀其下鍾云自然細心始知七嶺之美

岩詳觀其下鍾云自然細心始知七嶺之美

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岩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爲障。崇岩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鍾云四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鍾云披面二。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鍾云法衆情奔悅。鍾云奔悅。二。曠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

可測也。鍾云。乃其將登。鍾云。好節。則羽禽拂翮鳴。後屬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鍾云。語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鍾云。高人

言也。退而尋之。鍾云。退尋妙妙。遊後追。勝水思理。不覺必欲當境。成詩。非惟詩不必佳。且亦有妙遊。趣夫補作。又似不情。請退尋。便門自是。至理。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鍾云。開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

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鍾云。請明照。篤言。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鍾云。告。所存已往。鍾云。大悟入語。退尋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鍾云。山水。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城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鍾云。是。曠觀。迺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遐矣。荒途日隔。不有逝人。風跡誰存。鍾云。自。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

同歡。鍾云。實有情。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

超興非有本。理感興自生。鍾云。山水。說理。忽聞石門遊奇。唱發幽情。鍾云。千古作。寒裳思雲駕。望崖想曾城。鍾云。多。此。思。馳步乘長君。不覺質有輕。矯首登靈闕。眇若凌太清。端坐運虛論。轉彼玄中經。神仙同物化。未若兩俱冥。鍾云。爲

帛道猷

○陵峯採藥觸興爲詩鍾云只人字

鍾云質與生趣

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鍾云雲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過人語云居

右英夫人

○右英吟此

有心許芥子。鍾云有心妙神仙言當采五芝芝

古詩歸十卷

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鍾云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

鍾云語亦帶戲合全首細吟之自見

○右英告公鍾云公者晉簡文帝

鍾云似識似謠調雜人鬼神天地間

種冥奧之文在七言體中尤難

精氣神妙參二儀。慎傳凡人賢者施。鍾云要知不是秘

○吾道要妙豈相欺。自壽奇神先兵規。火寸三

五天瑞之。鍾云參同秘與語

相推明匠保德慎無思。驅惡除逆疾。幸師此學

周處一流人。是神仙所喜。又云萬金之術龍之

熙隆數卒三失由兒。事鍾云此其源劉

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則近不足慮。憂遠

危五世之間真可。悲。纂歷有數帝座。虧得心寒

當見變異紛紜來金室在茲

古詩歸十卷

右英夫人

六

太虛真人

○太虛真人常吟詠

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鍾云開透悟之言

燕電掃嚴地。水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

但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可

鍾云仙家因果字字鍊人心。得大過也

西城真人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咏

形爲渡神舟。鍾云泊岸當別云鍾云怕人

形神妙解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徘徊生
盡此兩語○鍾云輪迴種子○在猶像二字
死輪但苦心猶豫○鍾云板盡諸苦之言猶像
二字是庸俗人智
慧人退轉病根

清虛真人

歌

紫霞儼玄空神風無綱領○鍾云滿入區
仇爾豁靈境入窓無常朗有冥亦有冥洞觀三
丹田寂寂生形景○鍾云文士口疑神泥九內紫
房何蔚炳大帝命我來有以應神挺○鍾云仙佛
聖賢每到

古詩歸十卷

卷八

七

謀不去時相遇女弟子雲姿卓鑠整愧無郢石
運益彼自然穎○鍾云五字妙學道人自然勤密
攝生道泄替結災青靈期自有時携袂陟松嶺
鍾云字字內經却無丹藥氣

郭四朝

扣船歌

駕歎舞神霄波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九
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鍾云此等句中
要使不知者望而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跡滅
實其語境之妙

包謙

詩

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搖○鍾云只此二語
四十九靈光在上照○鍾云說巍我襲著下獨向
冥理笑○鍾云此得真趣妙在絕不

鍾云神仙得道者也道豈庸俚之物今
人看仙詩多向快活邊求不向靈奧邊
求故庸俚者得託之以上數詩妙在文
士假託不得李太白輩無處著手

古詩歸十卷

卷八

八

謝道韞

登山

我我東嶽高秀極冲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
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氣象爾何物
問得作何○鍾云可謂驚人遂令我屢遷逝將
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謝芳姿

團扇歌

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鍾云清

○又

白團扇傾領非昔容。羞與郎相見。鍾云恨在羞却羞郎久道成矣

鍾云兩見字各一意各有其妙。

劉妙容

○宛轉歌

月既明。鍾云既字文章語有態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鍾云爭字奇姓不負千秋萬歲同一情。鍾云前四語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為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別集 九

星與漢形影共徘徊

無名氏 別集別辭

○天郊饗神歌

鍾云郊廟詩體氣貴質奧。寧艱無膚。魏晉以下一切應付可厭。取此以存其意。整泰壇祀皇神。精氣威百靈。宿繇朱火燎芳薪。紫煙遊鍾云遊字奇姓不負象形曠無方。幽以清靜之鍾云清字奇姓不負無兆神之至。舉歆靈。爽協動余心。鍾云動字注與

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

鍾云詩徵聖八音諸神是聽。咸潔齋並芬芳。烹牲牲

享玉觴。神悅饗。歡禮祀。有大晉降繁祉。祚京邑。

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無名氏 宣武舞歌一曰傳玄

○短兵篇

劍為短兵。其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鍾云武節齊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鍾云兵法攸象。軍容是儀。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別集 十

鍾云古人劍術不傳。讀此想得來。

無名氏 別集別辭

○白鳩篇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鍾云微軀字奇姓不負尤妙策我良駒。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亡餘。我心虛靜。我志霑霑。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

登臺浮游太清板龍附鳳目望真輕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詩云

四語便是樂府矣以後妙語相引如蘇雍雍雙

鴈遊戲田畔詩云以下八句似我欲射鴈念子

孤散詩云仁翻翻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

之同并詩云深情空牀低惟誰知無人此而云

風雨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箭中倚牀無施

鍾云骨氣俠烈有丈夫之槩者當於此語尋碎

唾遠鍾云肥肥細細血性忽動一段情緒

古詩歸十卷卷三 鍾云

難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

欲齧人不避豪賢詩云四字罵得妙鍾云此

當別有一副解備

鍾云隱隱露露戎戎整整合事吐情妙

得風刺之體○譚云句句折來皆有妙

旨一首合讀無碎金之迹國朝徐渭論

詩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即是興觀羣

怨此足以當之

○濟濟篇

三五大緒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同時此未央

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為歡娛衰老逝有何

期詩云英維人尤下淚鍾云多憂耿耿內懷思淵池

廣魚獨希詩云願得黃浦衆所依恩感人世

無比詩云有心悲歌且舞無極已

鍾云語似有歇斷處近漢饒歌音節下

數章如過於此而正以其太完好處遠

之此看樂府法也

古詩歸十卷卷三 鍾云

○晉白紵舞歌詩三首選二

輕軀徐起何洋洋詩云恰是高舉兩手白鵝翔

宛若龍轉乍低昂詩云容儀光鍾云舞如

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

安可忘詩云忽出華舞情態中忽作鍾云舞如

驚真晉世方目樂未央鍾云接得無鍾云舞如

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寫遺條作

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鍾云處分鍾云舞如

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詩云歌徐舞降祗神四

座歡樂胡可陳

○又

陽春白日風花香鍾云香連趨步明玉舞瑤璫

聲發金石媚笙簧羅桂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

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其意妙矣有態無意者方可言舞若

思疑且翔其意妙矣有態無意者方可言舞若

此七轉眄遺精艷輝光將流將引雙鴈行歡來

何晚意何長鍾云七字妙行樂者往往無奈此

發風景明君御世永歌昌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補謝歌

主

鍾云古人舞法不傳讀此可想其變二

詩便是一首絕妙舞賦然作七言詩看

則妙直以為賦則減價矣○譚云有一

片光艷散結於字句之中

○晉杯槃舞歌詩

鍾云白紵言舞此詩特寫其意然字字

是舞

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大寧四海安天下

歡樂治興隆舞杯槃舞杯槃何翩翩舉坐翻覆

壽萬年鍾云此壽萬年用翻覆二字妙不可

却說出一段風雅情致天與日終與一鍾云奇

是終與一左回右轉不相失鍾云此三句

箏笛悲酒舞疲鍾云酒舞疲妙語意同

看心中慷慨可健兒鍾云可健兒妙語意同

酒甘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鍾云醉復醒妙語意同

樂皆言工鍾云工妙語意同

樂皆言工亦舞此樂左右輕自相當合坐歡樂人

命長鍾云命長妙語意同

命長鍾云命長妙語意同

字更信此語之確人命長當結友鍾云忽

樂生之言千秋萬歲皆老壽鍾云壽妙語意同

也延年之道也結友者歡樂之道

鍾云風雨馳驟雲霞班駁水石漱激一

種幻杳之氣使人耳目不遑心魂忽寂

○譚云晉人作杯槃白紵二舞歌者想

是全副趣人風流跌宕好客急友之士

○鍾云嘗疑皇娥白帝諸七言為漢以

後擬作而無的據觀此伎倆辦之有餘

此處純乎情艷自其本色而於所擬者
稍改裝作質與面目耳

無名氏

清詞曲韻

○子夜歌

芳是香謂云香在袖中。冶谷不敢當。鍾云謙
妙天不奪人願。故使僕見郎。鍾云誠

譚云女郎有極誇口語。有極謙讓語。總
之遇有情人。誇口亦妙。謙讓亦妙。

○又

古詩十卷

無名氏清詞韻

十五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鍾云寫嬌態。婉伸郎膝下。
何處不可憐。鍾云

○又

崎嶇相怨慕。鍾云然慕着崎嶇二字妙。腸中車
始獲風雲通。玉林語石關。悲思兩心同。

○又

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鍾云易
字札在。思子已復生。

○又

擘枕比窓卧。郎來就僕嬉。小喜多唐突。鍾云極
人溫存。然非輕薄。相憐能幾時。

○又

郎為傍人取。鍾云取字妙。即貨取。負僕非一事。
譚云此句是責郎首句又難。門不安。橫無復相
關意。

○又

感歡初殷勤。歎子後遼落。打金側瑋瑁。外艷裏
懷薄。鍾云此用謎語。是子夜讀曲通套。只要
懷薄。如此添曲。不經人想。過使與詞家差遠。

古詩十卷

無名氏清詞韻

十六

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鍾云此一語在第二
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

○又

鍾云不必深意。只口角妙絕。子夜讀曲
之妙皆在此。

○又

擘裙未結帶。約眉出前窓。羅裳易飄颻。小開罵
春風。鍾云寫春風無理之甚。真兒女性情兒女
口角。譚云說羅裳有口。妙甚。小開罵甚。

○又

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鍾云端然字莊重得妙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栢鍾云此松栢妙在冷此一應有何比松栢戲之也如句之為戲矣連讀即知此句之為戲矣

○又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

鍾云情中影語難得如此深渾

○又

憐歡好情懷鍾云善于將人若移居作鄉里云

古詩歸下卷

鍾云此詩最足此語

七

語近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鍾云最足此語意遠

○又

遣信歡不來自往復不出鍾云妙在此句全不復不出罪過不金桐作芙蓉蓮子何能實鍾云至自往復不出罪過不

○又

恃愛如欲進鍾云此詩最足此語含羞未肯

前鍾云此詩最足此語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絃

○春歌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鍾云與

相反却同一妙鍾云三春春字自是肥腸中傷心語吹我羅裳開

○又

思見春花月含笑當道路鍾云此逢儂多欲擲可憐持自誤

○夏歌

反覆華簾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鍾云此待我整容儀待我整容儀鍾云此待我整容儀

○秋歌

初寒八九月獨纏自絡絲鍾云此句寒衣尚未了

古詩歸下卷

鍾云此詩最足此語

八

郎喚儂底為鍾云此詩最足此語

○子夜變歌

人傳歡負情我自未嘗見鍾云此五字正藏深三更開門去始知子夜變鍾云此五字正藏深

○歡聞變歌

鏤臂飲清血牛年持祭天鍾云此詩最足此語

命成灰土終不能相憐鍾云此詩最足此語

之後始作相憐尤為幻怪情之在天地間如此

○前溪歌

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
譚云聽此過世不致有薄幸人

○又

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
譚云結蒙籠一語曲而有餘永

○又

逍遙獨桑頭東北無廣親黃瓜是小草春風何
足歎憶汝涕交零

鍾云淺妙却又似隱語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清商曲

十九

○桃葉歌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
鍾云花語人妙○譚云女子死心在此冷

○懷儂歌

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有儂○又云似隔其
耳○常歎負情人郎今果成詐

○又

山頭草歡少四面風趨使儂顛倒

○又

懊惱奈何許夜間家中論不得儂與汝
譚云竊聽私語○又○鍾云調讀之使人有古曲之想

○聖郎曲

左亦不伴伴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
郎側酒無沙糖味
鍾云通字 爲他通顏
鍾云通字

○明下童曲

譚云性情極邪之言裝裹得極正便妙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清商曲

二十

走馬上前阪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
上兒
鍾云何等語存知趣○譚云語甚善就覺石子唐突

○又

陳孔騎豬白陸郎乘風騷徘徊射堂頭望門不
欲歸

譚云少年行

○江陵樂

不復出場戲踉蹌場生青草試作兩三回踉蹌方
就好

鍾云不必深不必婉直直寫來口角回翔覺數語之外尚有許多委折

○安東平

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鍾云里語妙

○又

吳中細布闊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鍾云親厚譚云有句緊要買心在此

○又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清商曲

王

王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鍾云足勝中通套餘有三

丈爲郎別厝鍾云妙在此句言外無窮譚云絕是瑣碎聞閣中不令人聞知語

○又

制爲輕巾以奉故人持作好鍾云謙得與郎拭塵

鍾云以上三解七言樂府中曾道之裁

作四言更簡更朴更婉

○又

東平劉生復感人情鍾云防得妙與郎相知當解

千齡

鍾云妙在以此二語接之

譚云五解至朴至俚至華至蕩女郎一片心文士千般舌得之欲狂

○那呵難

我去只如還譚云想終不在道邊我若在這邊良信寄書還

鍾云填詞俚曲語却高於唐絕句數格

知其故始可與言子夜讀曲諸詩○譚

云吞吐之妙任其情思之所止不似作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清商曲

王

二十字者

○又

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鍾云一片深情不若

又

篙折當更覓橫竹當更安鍾云又認真又各自

是官人那得到頭還

譚云二首一語一應感得妙毒得妙

○孟珠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鍾云領虎頭神攀條
摘香花言是歡氣息鍾云領虎頭神攀條

○又

望秋四五年實情將懊惱願得無人處回身與
郎抱鍾云太妖矣然既已有情何必諱

○雙行纏鍾云想其人情之細

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衆情共
所稱鍾云珠珠說

○又

古詩歸十卷鍾云

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鍾云何

獨我知鍾云得妙

譚云非但我言好他人不言好各一意

然遍采名聲與獨任知己皆是艷冶中

妙事合看始知

○尋陽樂

鷄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送鍾云

時閒鍾云此語惟其直所以為古曲若留却

○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鍾云憶梅妙與並泰軍備為折梅

寄江北單衫杏子黃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處

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郎

門前門中露翠鈿鍾云

字妙甚若開門一見便索然矣出門採紅蓮鍾云

下面許多情事皆從此五字生出

無聊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鍾云

蓮子鍾云

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鍾云有不語鴻

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

頭鍾云

高海水搖空綠鍾云

君愁我亦愁鍾云

此門採紅蓮鍾云

鍾云聲情搖曳而紅回不織不碎太白

妙派鍾云

有多少絕句然相續相生音節幽亮雖

其下愈盡而其上愈含蓄可味何情緒

之多也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
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間南牕北牖桂月光羅
帷綺帳脂粉香夕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
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慶然使人不敢言年貌二字

譚云花從風三字可評此詩

○樂辭

繡幙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

古詩歸十卷

無名氏清商

二十五

營中營二云淺立妙中字尤落得幻○譚云經愛
惜加窮襟防閑託守宮○譚云託守宮妙極多疑
事之妙○又云字字工整却今日牛羊上丘隴
字字是古樂府不是律詩○鍾云此樂府使
當年近前面發紅○鍾云說轉

○雜詩

鍾云竹態不覺妙妙

玉釵色未分○鍾云語衫輕似露腕○鍾云輕而似
得淺而拙○舉袖欲障羞迴持理髮亂

鍾云讀晉宋以後子夜讀曲諸歌想六

朝人終日無一事只將一副精神時日
於情豔二字上體貼料即黍微入妙其
發爲聲詩去宋元填詞途徑甚近甚易
讀者當知其深妙處有高於唐人一格
者然非唐人一反之順手做去則填詞
不在宋元而在唐人矣此物理世運人
事起伏頓挫之微嘗與譚子反覆感歎
之

